

廊坊市文物工作论文集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1)
三河县文物管理所		
唐山地区滦河流域新石器遗存初论.....	刘化成	(7)
自然环境演变与廊坊汉代前历史探述.....	刘化成	(15)
廊坊市三河县出土的汉代铁器.....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19)
三河县文保所		
廊坊市发现一座辽代墓幢.....	陈卓然	(24)
文安县宋家牌汉墓出土遗物.....	张晓峰	(25)
唐·隆福寺·长明灯楼.....	吕冬梅 张宏鹰	(29)
河北廊坊市大城县出土四方隋唐墓志.....	刘化成	(30)
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33)
文安县文物管理所		
河北文安县西关唐墓清理简报.....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43)
唐张仁宪神道碑考.....	张鸿鹰 吕冬梅	(47)
廊坊市出土辽代白瓷研究.....	张兆祥 武玉茹	(51)
试析廊坊西永丰辽墓白瓷器.....	张兆祥	(54)
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辽代壁画墓.....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60)
安次区文物保管所		
廊坊安次区翟各庄·南尖塔辽墓.....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67)
安次区文保所		
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天泽家族墓地碑.....	刘化成	(72)
河北廊坊安次区出土金代遗物.....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79)
安次区文物保管所		
明代李松墓志铭介绍.....	刘化成	(83)
从李松墓志铭看明代辽西虹螺山地段边墙的修筑.....	刘化成	(85)
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88)
香河县文物保管所		
我市发现的战国长城.....	刘化成 张兆祥	(93)
廊坊市战圉燕南长城调查报告.....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95)
苯并三氮唑(BTA)在铜器文物缓蚀中的应用.....	张晓峰 韩雪峰	(104)
试论上宅文化.....	刘化成	(107)
雕塑在博物馆展陈中的应用.....	高小龙 张兆祥	(115)
白瓷刻花牡丹纹梅瓶.....	陈卓然	(119)
三河市新集东达屯出土陶器.....	陈卓然	(120)

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大器时代遗址试掘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三河县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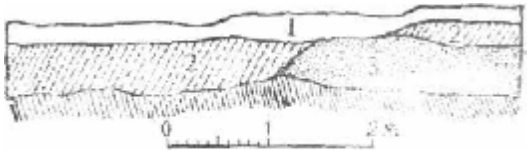
刘白塔新大器时代遗址，是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其位于三河县埝头乡刘白塔村东，沟河南岸的台地上(图一)。1991年10月为配合沟河大埝工程，廊坊市文物管理所会同三河县文物管理所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试掘。现将试掘情况，以及历次调查的采集品一并简报如下。



图一 刘白塔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地层堆积与遗迹

试掘共开10×2米深沟两条；5×5米探方两个，总面积45平方米。T1、T2、T4地层扰乱严重；T3地层保存较好，共分为三层。以T3西剖面为例(图二)。第1层：耕土层。层：战国文化层。含褐色斑的黄色粘土，土质较硬。出土有夹蚌红陶釜、泥质灰陶绳纹



图二 T3西剖面图

罐、夹砂陶罐等残片。厚25—50厘米。第3层：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黑色粘土。出土有泥质、夹砂、夹蚌陶器残片，以及石磨盘残块、红烧土等遗物。厚15—55厘米。该层下为生土。

在探方T3的北部第3层发现灰坑1个，编号T3H1。坑呈椭圆形，口大底小，平底。口径132×91厘米，底径110×70厘米，深63厘米。内填深灰色杂土，含有红烧土块、炭渣、夹砂红褐陶、夹蚌褐陶、夹砂黑褐陶和泥质陶器残片等。可辨或形有罐、釜、碗、钵、盆、鼎足等。

二、出土遗物

(一)石器、多数为采集品。器形有斧、铲、磨棒、磨盘、敲硬器等。

斧 1件(采：3)。磨制。平面呈长条形，两端均有双面刃。一端为直刃、较钝，一端为弧形刃，较锋利。器长33.2、宽10、厚3.6厘米(图三，1)。

铲 2件，其中一件残。均为磨制，器身扁平，双面弧刃。采：1，在器体上部中间钻一圆孔。器长12、宽9、厚1.8厘米(图三，2)。采：2，刃部崩开后又作为砸磨之用。器残长6.8、宽8.8、厚2.8厘米(图三，4)。

磨棒 1件(采：4)。琢制。残长10.4、径7.2厘米(图三，8)。黄色沙土，内含零星的夹蚌绳纹陶片、泥质灰陶弦纹陶片等。厚15—25厘米。第2

2015/20/18

磨盘残块 1件(T3 : 39)。琢制。从残块分析该器应是长矩形。磨面中部消内凹，有使用痕迹。残长9.6、残宽10.4、厚5.3厘米(图三，9)。

敲砸器 1件(采：5)。稍残。磨制。平面略呈长方形，两端均有使用痕迹。器长10.4、宽4.7、厚2.4厘米(图三，3)。

研磨石 1件(T3H1 :1)，残。磨面平。残长9.2、残宽5.8、边厚2.7厘米(图三，7)。

细石器 2件。均为柳叶片形。标本T : 2，顶部较尖(图三，5、6)。

(二)陶器 均为实用器。陶质以泥质陶为主，间有少量夹砂陶和数量不多的夹蚌陶。多数陶器为手制，少部分经慢轮修整及把内壁抹平。

1.夹砂陶 以红褐陶为主，其次有红陶、黑褐陶及夹蚌红、褐陶等。器形有罐、釜、盂、盆、碗、鼎足等。纹饰以划纹居多，其次为压印纹、戳刺纹和少量篦纹。

罐 均为口沿残片，可分为四式。

1式：标本T3 : 2，夹砂红陶。敛口，尖

唇，外折斜沿，直腹微弧，素面。口径31厘米(图四，6)。标本T1 : 5，夹砂黑褐陶。敛口，尖唇，外折斜沿，较薄，弧腹。外腹饰浅刮条纹。口径28.4厘米(图四，1)

式：标本T3 : 38，夹砂红褐陶。敛口，尖唇，外折沿，鼓腹。素面。口径24厘米(图四，2)。

式：标本采：6，敛口，圆唇，口沿微外翻，深弧腹。外腹饰划纹。口径24厘米(图四，3)。

式：标本T3 : 29，夹砂褐陶。厚圆唇，唇口下饰篦纹。残片很小。

盆 标本T3H1 : 35，夹蚌黑褐陶。微敛口，外折平沿，斜腹微弧。陶色不均匀，素面。口径28厘米(图四，13)。

釜 可分二式。

式：本标T3H1 : 2，夹砂褐陶，底呈红色。口微敛，外折窄沿，弧腹，圆底。外腹饰斜向划纹，近底部饰斜向方格纹，底的内壁有一圈腐蚀痕。口径21.2、高22.2厘米(图版壹，7；图五，17)

式：标本T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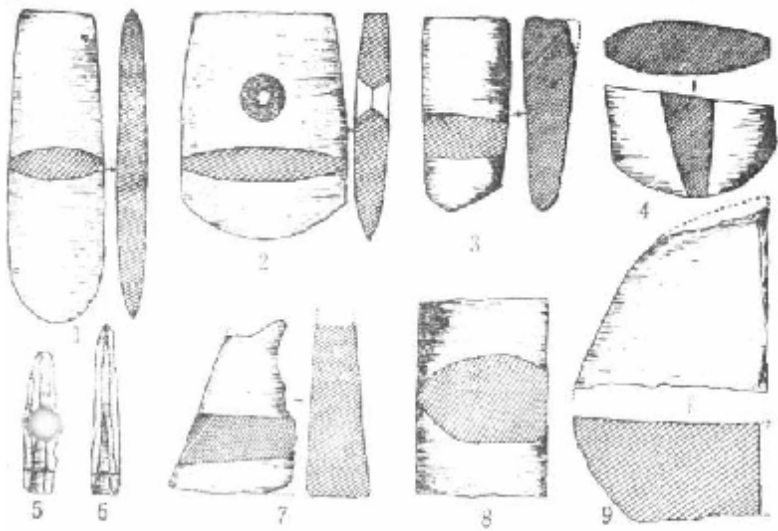
H1 : 3，夹砂夹蚌黑褐陶。敛口，厚方唇，下腹微鼓，素面。近口沿处有一扳(耳)痕。口径17厘米(图五，21)。

盂 可分二式。

式：标本T3 : 6，夹砂褐陶。敛口，尖唇微外凸，鼓腹。素面。外壁有烟炱。口径22.4厘米(图四，4)。

式：标本T3

: 7，口微敛，尖唇。外折沿，弧腹。素面。口径23厘米(图四，考古



图三 新石器时代石器

1.石斧(采3) 2.石铲(采1) 3.敲砸器(采5) 4.石铲(采2) 5,6.石叶(T1⑥:1,2) 7.研磨石(T3H1:1) 8.磨棒(采4) 9.磨盘残块(T3⑧:39) (3为1/8,4,5为1/2,余为1/4)

5)。

碗标本T3：10，橘红色夹砂陶。敞口，倒勾唇，斜直腹。腹外饰“<”形划纹。口径30厘米(图五，7)。

钵 标本T3H1：4，夹砂黑褐陶。敞口，宽方唇，弧腹，圜底。外腹饰戳刺纹，内底有腐蚀痕。口径24、高11.6厘米(图五，22)。

鼎足标本T3H1：9，夹蚌红褐陶。足呈圆锥形，足与腹壁相连处有捏接痕。足高10厘米(图四，7)。

器底标本T3H1：36，夹砂浅褐陶。斜直腹平底。壁较薄，底稍厚。底径8厘米(图五，13)。还有一件器底，腹外饰划纹。

2. 泥质陶 以红陶占多数，其次为细泥红陶和泥质灰陶。器形有盆、深腹碗、浅腹碗、钵、罐等，以红顶碗、钵数量最多。纹饰以弦纹为主，多施于盆、碗的口沿下。

盆 1件(T3H1：5)。直口，厚圆唇，斜弧腹，平底。红顶规整，下腹部及内壁呈浅灰色。外口下施一周凸弦纹。口径31.6、底径10、高19.6厘米(图版壹，3；图四，12)。

深腹碗 可分四式。

式：红顶较宽，唇口内壁亦呈红色，红顶带下星散射状碎红色。口微敛，平底。标本T3H1：10，尖唇，弧腹，近唇口处有一缀合圆孔。口径21.6、底径7.2、高15厘米。标本T3H1：13，圆唇，斜弧腹。口径22.4、底径8、高13.8厘米(图版壹，1、2；图五，14、15)。

式：均为口沿残片。标本T3H1：28，敞口，厚圆唇，斜弧腹。宽红顶不甚整齐，唇口下施一周细凹弦纹。下腹外部及器内壁呈黑灰色。口径25厘米(图五，18)。

式：均为口沿残片。唇口下有较宽的凹弦纹。标本T3H1：11，直口，圆唇，上腹弧下腹斜收。红顶效果不好，很不规整，界线不明显。下腹内外壁呈青灰色。口径22.4厘米(图五，19)。标本T3：31，器外表呈杏黄色。直口，厚圆唇，口径26厘米(图五，8)。标本T3：30，敞口，尖增，斜弧腹。下腹第8期

内外壁呈灰色，橘黄色顶较宽。口径24厘米(图五，16)。

式：均为口沿残片。标本T3：11，敛口，斜直腹。红顶不规整，下腹内外壁呈灰色。口径16.8厘米(图五，20)。

浅腹碗可分三式。

式：敞口窄红顶。标本采：7，尖唇，斜弧腹，小平底。外腹大部分氧化成粉红色，近底及内壁呈灰色。口径14、底径5.5、高8.4厘米(图版壹，6；图五，9)。标本T1：5，尖唇，斜直腹。口径21厘米(图五，10)。

式：标本采：8，直口，尖唇，弧腹，小平底。窄红顶，外腹大部被氧化成粉红色，近底及内壁呈灰色。外口下有一圆形缀孔。口径23、底径4、高10厘米(图版壹，4；图五，11)。

式：均为口沿残片。标本T3：9，泥质灰陶。敞口，厚圆唇，斜腹微弧。口径22.6厘米(图五，12)。

钵 均为口沿残片；可分五式。

式：标本T33：42，泥质灰陶。敛口，方唇。器壁较薄，内壁唇口下施一周细凹弦纹。口径18.8厘米(图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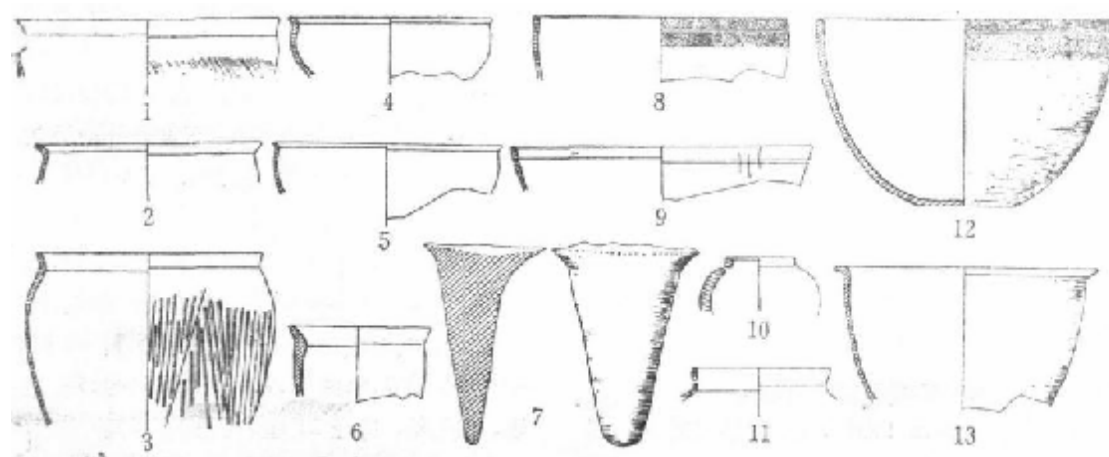
式：标本T3：27，细泥红陶。敛口、圆唇，上腹折，下腹斜收。口径14.2厘米(图五，2)。

式：标本T3：15，红陶。口微敛，倒勾唇，较厚。口径33.2厘米。标本T1：8，完整，细泥陶。直口，倒勾唇，弧腹，小平底。器表呈粉红色，内壁的下腹和底呈青灰色。口径16.2、底径5.2、高6.4厘米(图版壹，5；图五，3、4)。

式：标本T3：32，斜尖唇，口微敛，弧腹。器表及内壁唇口呈红色，内壁下腹呈灰色。口径15.2厘米(图五，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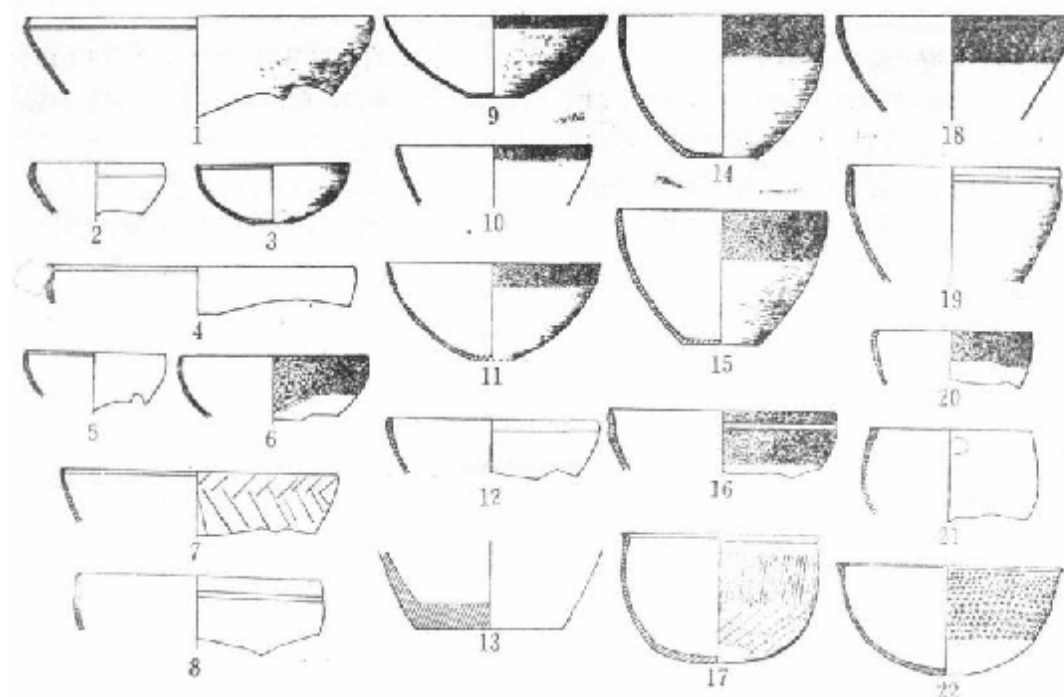
式：标本T3：4，敛口，厚圆唇，弧腹。红顶不规整，下腹部呈灰色。口径20厘米(图五，6)。

盂 均为口沿残片，可分二式。



图四 新石器时代出土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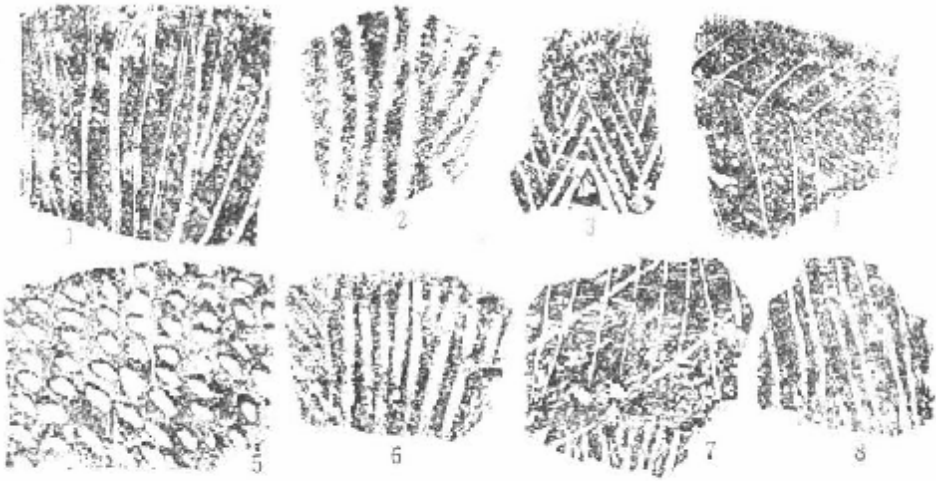
1, 6. I式罐(T3③:5, T3③:2) 2. II式罐(T3③:38) 3. III式罐(采6) 4. I式夹砂盆(T3③:6) 5. II式夹砂盆(T3③:7) 7. 鼎足(T3H1:9) 8. I式彩陶盆(T3③:14) 9. II式彩陶盆(T3③:21) 10. 彩陶小罐(T3③:36) II罐口沿(T3③:35) 12. 彩陶盆(T3H1:5) 13. 夹砂盆(T3H1:35) (6, 10, 61: 为 1/16, 7 为 1/4, 余为 1/8)



图五 新石器时代出土陶器

1. I式钵(T3③:2) 2. II式钵(T3③:37) 3, 4. III式钵(T3③:3, T3③:35) 5. IV式钵(T3③:42) 6. V式钵(T3③:4) 7. 夹砂碗(T3③:10) 8, 16, 19. III式深腹碗(T3③:31, T3③:36, T3H1:1) 9, 10. I式浅腹碗(采7, T3③:5) 11. II式浅腹碗(采8) 12. III式浅腹碗(T3③:19) 13. 夹砂彩碗(T3H1:36) 14, 15. I式深腹碗(T3③:10, T3H1:13) 17. I式盆(T3H1:2) 18. II式深腹碗(T3H1:28) 20. IV式深腹碗(T3③:1) 21. II式盆(T3H1:3) 22. 夹砂钵(T3H1:4)(1 为 1/4, 余为 1/8)

I式: 标本 T3③:14, 直口, 圆唇, 腹壁化成粉红色; 下腹器表及内壁呈灰色。唇口下较直。宽红顶规整, 上腹器表及唇口内壁施一周细刮纹。口径 26.8 厘米(图四, 8)。



图六 陶器纹饰拓片
1、2. 竖条纹(T3H1:2、T3⑤:43) 3. 几何形纹饰(T3⑤:38) 4. “人”形刻纹(T3⑤:10) 5. 戳刺纹(T3H1:4)
6. 正印纹(T3⑤:41) 7、8. 划纹(T3⑤:42、46)(均为 1/2)

式：标本T3 ⑤：21，红陶。敞口，斜方唇，斜直腹。唇口外壁施一周细弦纹，内壁一周微凸。口径32厘米(图四，9)。

小罐 标本T3 ⑤：26，红陶。直口，斜方唇，短颈，鼓腹，器壁较厚，颈、腹之间有对称圆形穿孔。口径7.6厘米(图四，10)。

罐 均为口沿残片。标本T3 ⑤：35，红陶。直口，圆唇，短颈，鼓腹，颈部有一圆孔。口径30.8厘米(图四，11)。

此外，在泥质陶残片中还发现有红陶器流、扳(耳)、小口壶口沿等，均破碎。另外，还发现掺杂有粟壳的红色扁平物残块，厚3厘米左右，火候较低，体轻，保存有完整的斜平边，可能为建筑物的墙壁。

三、结语

刘白塔遗址的发现与试掘，是洵河流域继河北三河县孟各庄 、北京平谷县上宅 、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后的考古工作又一重要收获。它为进一步研究燕山南麓平原地区原始文化的面貌特征和发展，以及中原、东北两大文化系统对这一区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刘白塔遗址因自然破坏严重，发掘 面积受到一定限制，出土遗物不甚丰富。但是，出土的磨制规整的扁平石铲、石斧、琢制的石磨盘残块、石磨棒等工具表明，原始农业是当时主要的经济部门；发现的细石器极少，反映出狩猎在全部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已很有限。陶器的陶质、色、制作方法、器物的形式、种类、纹饰等表明，刘白塔遗址不仅与孟各庄、北京平谷上宅、北埝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代表的遗存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而且还代表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例如，陶质已从上述三处遗址中的以夹砂陶为主变为以泥质陶占多数；陶色不仅还存有红、褐陶，而且出现了灰陶，同时“红顶器”数量增多，占泥质陶器的半数以上；器物的制作虽然大部分仍为手制，但却出现了少量的经慢轮修整；器物种类除了罐、碗、钵外，还新出现了鼎、釜、盂、盆；器形除了平底器外，出现了圜底器和三足器，以及带耳、带流器；纹饰除了还存有极少的压印、戳刺、篦纹以及大量的划纹外，又出现了弦纹；仍不见彩陶和绳纹。这些都反映出刘白塔遗址在陶

(下转718页)

法，充分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站在人的角度上对全部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必定能得到十分有意义的结果。起步虽然晚，但相信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日本国学院大学加藤晋平教授的宝贵指教，在此表示衷

① 加藤晋平：《海迹》，加藤晋平、小林建雄、藤本强編集：《縄文文化の研究》，第1巻 第4頁，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82年。
② 井筒弘太郎：《冲绳平野》第59～69頁，東京大学出版会，第6版，1992年。
③ 小野田正樹：《海迹，海迹》，加藤晋平、小林建雄、藤本强編集：《縄文文化の研究》，第1

巻 第144～147頁，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82年。
④ 加藤晋平：《貝からみる古環境の変遷》，第1回「大学と科学」公開シンポジウム組織委員会編：《新しい研究法は考古学になにをもたらしたか》，第10～30頁，オベアロ，1989年。
⑤ 東北歴史資料館：《巨鹿貝塚 V・VI》，財団法人宮城県文化保護協会，1986、1987年。
⑥ Kojima, H. & Ohnishi, N. (1985). Prehistoric Hunting Pressure Estimated by the Age Composition of Excavated Sika Deer (*Cervus nippon*) Using the Annual Layer of Cement.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2, pp. 443—556.
⑦ 小池裕子、林良博：《遺跡出土ニホンイノシシの年齢推定について》，文部省科学研究費特定研究「古文化財」総括班：《古文化財に関する保存科学と人文・自然科学》，第503～517頁，1984年。

心的感谢。

(上接677页)

器制作工艺水平上已较前三处遗址有了一定的进步，其年代可能要晚于孟各庄、上宅、北埝头遗址。

刘白塔遗址的陶器以泥质陶占多数，泥质红顶器占这类陶器的半数以上，这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极为相似。如夹砂黑褐陶圆底钵(T3H1：4)与后岗出土的夹砂红陶钵(H5：11)两者从器形、纹饰都基本相同；又如两处遗址均出有圆底器和二足器。这说明洹河流域原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还接受了中原地区后岗类型仰韶文化的影响，其年代应与后岗类型大体相同或稍晚。

洹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似是：孟各庄一期、上宅早期→上宅中期→孟各庄二期、上宅三期→刘白塔期。

附记：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的整理、编写过程中，承蒙王其腾先生的多方

面指导，并作了最后的修改审核，谨此致谢！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张晓峰、张鸿鹰、苑晓光、刘化成，三河县文化局姚宝珍、刘永海、郝庆春；遗物整理：张晓峰、张鸿鹰、苑晓光、姚宝珍、刘化成；绘图：刘化成、张鸿鹰；摄影：刘化成。

执笔者 刘化成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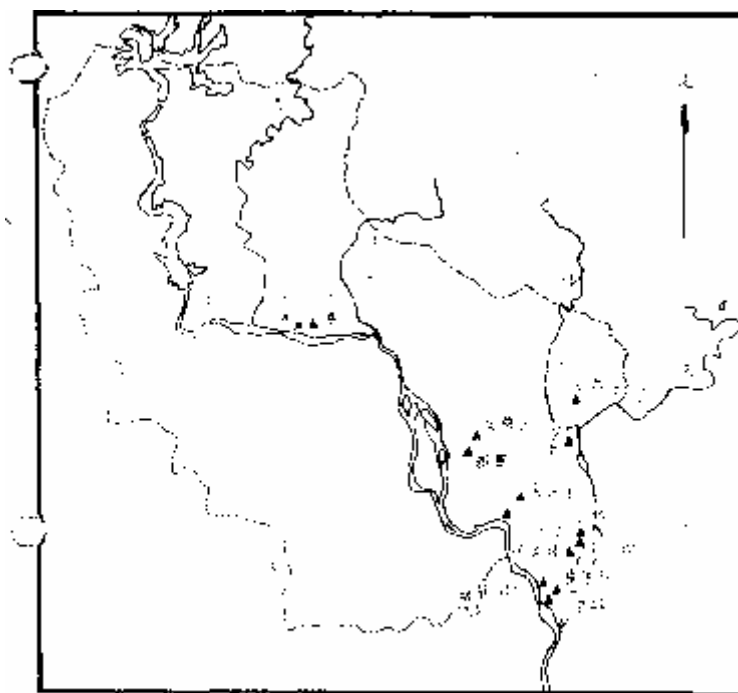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廊坊地区文化局：《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年5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埝头考古队：《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8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1972年5期。

唐山地区滦河流域新石器遗存初论

刘化成

唐山地区滦河流域包括迁西、迁安、滦县等县。它北倚燕山，面向渤海，北部的山区被支流众多的滦河切割成支离破碎的丘陵地貌，中部为山前平原，南部为滦河冲击平原，滦河、青龙河等诸河均南流入海。适宜的地理环境为古代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现有人类活动遗存。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开始于50年代的大城山遗址的发掘，70年代调查试掘了迁安县安新庄遗址，此后又陆续调查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同时将唐山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划分为三期。1988年和

199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的西寨、东寨遗址，获取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相继提出以唐山地区滦河流域为发展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对独立于冀中、南部地区”。其序列为：“1、东寨(即兴隆洼文化)；2、西寨(基本上相当于赵宝沟文化，其起始年代比后岗一期文化早些，下限当进入后岗一期文化)；3、红山文化(上限：后岗一期文化后段，约终止于庙底沟文化晚期，大致相当于大司空文化前期)；4、以唐山大城山T 8 为代表的龙山期遗存。”以及东寨发掘简报的“东寨遗存→西寨遗存→安新庄遗存→。”与燕山



唐山地区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

• 36 •

以北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或小山或遗存相对应，为进一步认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自身特征，文化早晚顺序和与相邻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本文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东寨、西寨、安新庄的陶器，试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提出我们的看法，以求教于关心其新石器文化研究的前辈和同仁。

东寨遗存

东寨遗址仅发掘宽2.6、深2米的一段灰沟，沟的整体形态、长度和功能不清。因未发现文化层，简报将出土器物视为同一期遗存。

东寨遗存的陶器均为夹

砂并属大量滑石颗粒和云母的红褐陶、灰褐陶，内壁多呈黑色。均为手制，以深腹筒形罐、平底钵为主要器类。简报将出土的208件深腹筒形罐分为A、B、C、D等七型。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其分为C、D和A、B两组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组间的差别：C型，23件，方唇，敛口，弧壁，器表多素面或饰以简单的交叉纹、坑点纹和附加堆纹。D型，13件，G1：16，方唇，敞口，斜直壁，唇下饰绳索状附加堆纹，其下饰柳叶状压纹。A型，98个个体。G1：7，圆唇，微敛口，弧壁，器表唇下饰弦纹数周，再为有戳压坑点的三周附加堆纹，其下为短线交叉纹。有的饰以横排之字纹。B型，64件，多厚圆唇，敞口，斜直壁，器表唇下饰数周弦纹，其下为一周附加泥条堆纹，再为交叉纹或之字纹，以数周弦纹和交叉纹或之字纹的组合为多。C、D一组罐均为方唇，器表多素面，纹饰依简报介绍的标本为简单零乱的短线交叉、坑点或唇下不规整的绳索状一条附加堆纹，主体纹饰为无规律的压印柳叶状纹的两段式布局。总的特征是随意性强，缺乏整体性美感。A、B组罐为厚圆唇或圆唇，器表施满纹饰，分两段或三段式，以两段式为主，即唇下数周弦纹，再为泥条附加堆纹或点状纹，主体纹饰为交叉斜线组成的网格纹或横排之字纹；两段式无泥条附加堆纹，突出表现为纹饰格式较固定、整齐规范的整体装饰美。两组深腹筒形罐的唇部尤其是器表装饰的手法、风格、布局等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考古学上只能理解为外来文化渗透影响，改变了人们原有的传统习惯和审美观的反映，应视为文化发展的先后关系而非共存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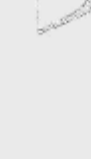
依目前发表的考古材料，与东寨同时期的遗存分别为燕山以北的兴隆洼文化和同为燕山南麓洵河流域的上宅一期“，而以兴隆洼文化的影响最大，在“新石器中期，兴隆洼文化占据了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¹¹东寨遗存A、B组罐的厚圆唇或圆唇、器表的施纹技

法、纹饰的布局、组合、风格与兴隆洼二期12稍同或相似。表明这组罐是受兴隆洼二期文化渗透、影响后出现的，其前身应为C、D组罐。器形上A型与C。型、B型与1)型可以看出明显的承袭关系，口径与器高之比较小，体显矮胖，与兴隆洼文化体瘦高的筒形深腹罐区别较大，仅在纹饰上吸收了自身缺乏的因素和风格。依此，东寨2米厚堆积的从沟时间上应有先后之分，即以C、D组罐为代表的期，包括F型罐和B型钵；以A、B组罐为代表的二期，包括E型罐和A、C型钵。C、D与A、B两组分别代表了时间上相当于兴隆洼文化一期的唐山地区土著文化和受兴隆洼二期文化影响的有自身特征的唐山地区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

西寨一期遗存

西寨遗址1988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出土完整和复原陶器200多件，报告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特征变化将遗址分为两期，层代表的一期界定遗存时间“稍晚于兴隆洼文化”。

西寨一期的陶器以夹砂属云母或滑石粉黄褐陶为主，其次为红褐、灰褐陶，有少量黑陶。主要器类为深腹筒形罐、平底或圈足碗、钵等，以深腹筒形罐占绝大多数。均手制，器壁厚重。报告将深腹筒形罐划分为A、B、C、D等五型，以A、B两型罐最多，也最有特点。A型罐分为两个亚型，均为大敞口，圆唇或厚圆唇，极个别方唇，以Aa型为主，斜弧腹，平底，器表纹饰多为唇下戳印一周小三角凹坑，再为附加凸棱，腹部饰长幅直线竖压横排之字纹的三段式复合纹；Ab型较小，斜直腹，平底，器表唇下为一周戳印小三角凹坑，腹部饰两端清晰、中间浅细的之字纹。B型罐也分为两个亚型，以Ba型为主。多圆唇，少厚圆唇，个别圆方唇，侈口或微敛口，多斜弧腹，少有斜直壁，器表纹饰多两段式，少三段式，即唇下横压竖排之字纹带、压印平行线或网格纹、

器类 名称	深腹形罐			平底钵(碗)	圈足钵(碗)
东寨一期					
东寨二期					
西寨一期					
西寨二期					
女河东期					

唐山地区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主要陶器图

一周小三角凹坑或戳印坑点的附加凸棱等，主体纹饰为戳印条状纹、坑点纹、竖压横排之字纹等，以之字纹带与条状纹的组合最为突出。依报告发表的材料、Aa型罐、式与Bb型 式罐的形体、纹饰组合、布局、风格基本相同，可视为同一类罐，Bb 式罐可视为Ba 式罐形体与Ab型罐纹饰的融合，Ba 式罐在器形，尤其是器表纹饰组合、布局等特征方面，均可视为西寨一期B型罐的代表。这样西寨一期深腹筒形罐主要为：甲类、敞口圆唇，少数为厚圆唇，斜弧腹或斜直腹，平底，形体显瘦高，器表纹饰为唇下一周小三角凹坑，再附加凸棱(个别棱面有纹饰)，腹部饰竖压横排长幅直线之字纹的三段复合纹饰；乙类，侈口或微敛口，斜直腹或少斜弧腹，器表纹饰为唇下一周坑点或有坑点的附加凸棱，腹部为中间浅细的之字纹或竖压横排弧线之字纹的两段式组合；丙类，侈口，斜弧腹或斜直腹，平底，器身显矮胖，器表为唇下横压竖排直线短之字纹，腹部戳印条状纹的两段式组合。

西寨一期的钵有平底和圈足两类。平底钵为敞口圆唇，斜弧腹，器表唇下饰横压竖排之字纹，腹部饰竖压横排之字纹，均细密短小。有的饰两条平行线间填斜线。圈足钵为两型，均敛口圆唇。A型鼓弧腹，高圈足外鼓，器表饰细密的压印之字纹组成的“ ”形纹；B型斜弧腹，矮圈足，下腹部器表施上下两排之字纹间填条状纹。碗以矮圈足碗为主，分A、B两型，均圆鼓腹。A型直口方唇，器表唇下和下腹饰直线组成的网格，腹的中部饰菱形纹；B型敛口圆唇，器表唇下饰横压竖的之字纹，腹部饰竖压横排之字纹，均细密短小、依器形和器表纹饰， 式平底钵、B型圈足钵(17：3 ：11)、1式平底钵、B型圈足碗，的期与内类深腹筒形罐和乙类深腹筒形罐相对应，共同形成了西寨一期遗存的主体。

西寨和东寨两自然村棚距约2公里，东

寨遗址位于村西稍偏北，西寨遗址位于村东稍偏南，均在滦河北岸的小山坡上，两处遗址相距甚近，西寨遗址更靠近现滦河河道。据前文已知，东寨遗存可分为以C、D组深腹筒形罐为代表的一期土著遗存和以A、B组深腹筒形罐为代表受兴隆洼文化影响形成的二期遗存。西寨发掘报告界定其“ 一期文化稍晚于兴隆洼文化 ” 同样也应晚于东寨三期遗存。对比相距甚近的两处遗址的遗物，两者均以深腹筒形罐、钵、碗为主要器类，均手制，西寨一期除出现极少的泥质黑陶外，陶质与尔察二期相同，为瞬云母或滑石粉夹砂陶，深腹筒形罐占绝大多数，体形略显矮胖，器表纹饰以两段式为主，另有相当数量的三段式，仅纹样稍有变化：三段式唇下戳印小三角取代了弦纹带，附加堆凸棱位置上移，竖压横排之字纹取代了斜线组成的网格纹为主体纹饰；两段式唇下横压竖排之字纹带或饰坑点的附加堆凸棱取代了弦纹带，主体纹饰中竖压横排之字纹增多，新出现大量的戳压条状纹。西寨一期和东寨二期的陶器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西寨一期的甲类罐的器形、纹饰布局与东寨A、B组罐基本相同。器类、器形式别由少到多及同类器物一定的承袭因素，说明两者的年代相去不远，考虑两者的地理距离和所处距河道水源的相对距离关系，极可能是直接继承关系，或同一人类群体因自然生存环境需要迁徙到更靠近水源，更有利于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地点所留下的同一种文化遗存。西寨一期陶器纹饰、器形式别等出现的新因素，体现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也说明它不是封闭的，与燕山南麓洵河流域上宅文化和辽东小珠山遗存 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

西寨二期遗存

西寨遗址第 层直接覆盖在第 层之上，发掘报告将其划定为西寨二期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黄褐陶及灰

褐陶，掺云母或滑石粉的数量锐减，泥质陶显著增加。深腹筒形罐、钵、碗仍为主要器类，新出现尊形器、盂、椭圆底罐、小口壶、器盖等器形。器表纹饰主要是刻划平行线纹、人字纹，之字纹数量减少，或单独施于器表，或两种纹饰组合。泥质陶以红陶最多，绝大多数为红顶器——碗、钵。根据地层关系，时代上晚于西寨一期，发掘报告将其时代界定为“大致与赵宝沟文化相同”。

夹砂深腹筒形罐是西寨二期出土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的器物，发掘报告将其划分为A、B、C三型：A型罐，58件，多圆唇，极少尖唇，斜直腹，平底，器表唇口处经打磨光滑。纹饰以单体的刻划平行线纹或人字纹为主，少数为压划横排之字纹，唇下饰刻划人字纹或斜线几何纹，主体纹饰为竖向横排之字纹的两段式数量不多；B型罐，48件，口部微敛，多圆唇，少尖唇和圆方唇，个别方唇，上腹壁微外弧，器表唇口处经打磨光滑。纹饰多为单体的斜线纹、交叉人字纹和菱格纹，少有之字纹，唇下饰刻划几何纹或不规则弦纹，主体纹体为竖向横排直线或弧线之字纹两段式不多；另有之字纹组成的“ ”形纹和刻划条状纹与之字纹相间混饰于一器的现象。A、B两型罐的底部常有叶脉等纹饰。平底和圈足碗绝大多数为病夹砂陶。圈足碗均圆唇矮圈足，分敞口斜弧腹和敛口弧腹两种，器表大都饰刻划几何纹、条状纹即横排细密之字纹或弧线之字纹。平底碗分窄沿鼓腹、敞口斜百腹和敛口弧腹三件，器表饰刻划重叠人字纹、曲折的何纹或弦纹。泥质陶器的大量出现是西寨二期的突出变化，除泥质红陶外，另有泥质灰、褐色陶，器形有钵、碗、尊形器、椭圆底罐等、泥质红顶器在钵、碗类中占绝对多数，钵分敞口浅斜腹和敛口弧腹两种，皆小平底，碗分为浅圆腹和深弧腹两种，均平底，个别钵、碗的唇下有一周凹弦纹，椭圆底罐为敛口尖唇，弧腹，内凹平底，器表饰刻划几何纹。尊形器为

圆唇，斜直领内敛，折肩圆腹，高圈足，器表折肩处饰一周戳点纹，腹部饰菱形几何纹，盆为折沿圆唇，圆弧腹，小平底，素面。另有折腹碗、鼓腹罐、小口壶等器形。

西寨二期遗存的地层直接覆盖在一期之上，陶器的陶质比例稍有差别，主要器物组合相同，二期A、B型深腹筒形罐与一期Aa 、Ba 式罐，二期A型圈足碗与一期B型圈足碗，二期B型圈足碗与一期B型圈足钵等在器形、纹饰等特征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两期的某些器物可相互衔接，表明两期遗存关系密切。但两期遗存也有一定的差别，除器类、器形式别增多外，夹砂陶中黄褐陶比例减少，红褐陶上升为第一位，泥质陶明显增加。深腹筒形罐多为圆唇，不见厚圆唇和方唇，腹壁稍有弧度，口径与底径比值增大而与器高的比值缩小，形体相对一期显矮胖。器表纹饰因施纹工具和技法的不同，一期绝大多数为压印纹，二期多刻划、压划线，三段式复合纹饰消失，两段式由一期的唇下横压竖排之字纹带与压印条状纹的组合变为刻划人字纹、平行线等几何纹与主体的压划直线或弧线之字纹的组合，单体纹饰除之字纹外，新出现大量的刻划人字、菱格等几何纹，并在几何格框内填短线、篦点等纹饰，不见附加凸棱、压印条状纹和刮条纹，纹饰呈多样性，随意性强，绝人多数不规整。陶质、陶色的变化，器类、器形式别的增多，施纹工具、技法的改进，新纹饰及纹饰组合、风格的出现，表明西寨二期遗存兼融其它邻近文化因素而呈现出有别于西寨一期遗存的新面貌。但地层关系、代表性器物组合、主要器物的器形、纹饰及它们之间的连续性等，不同程度地表明西寨二期由一期发展变化而来，相同是主流，不同是发展、变化和进步，属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以西寨二期为代表的滦河下游冀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继承西寨一期主要文化因

素和自身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辽东小珠山中层文化^㉑、燕山以北赵宝沟文化^㉒、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再沿燕山南麓高地东进的后岗类型仰韶文化^㉓的影响。西寨二期与小珠山中层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并有少量掺滑石粉陶，器表纹饰大多为刻划平行线纹、人字纹。低矮的燕山丘陵，众多的出山口，给燕山南北的文化接触提供了地理环境上的便利，赵宅沟文化沿滦河等河谷南下，给西寨二期遗存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两者均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以深腹筒形罐、碗、钵、盂、尊形器、椭圆底罐等为主要器类，器表纹饰均有“与”形、直线或弧线构成的菱格等再填短线、篦点、菱形等的几何纹，其中西寨二期T₁₉：6等与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Aa I式几何纹、西寨二期T₁₃：4、T₂₈：8等与小山遗址c型几何纹相同，泥质陶钵、碗口沿下一周凹弦纹的特征也与赵宝沟文化相同^㉔，表明赵宝沟文化对西寨二期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公元前5000～3000年），随着气候的变化，降水量相对减少，河道基本稳定，湖泊沼泽和积水洼地面积缩小或消失，为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再沿燕山南麓高地东进的强大的后岗类型仰韶文化提供了较为便利的陆路途径，北京西南部地区众多含后岗类型特点遗存的发现，尤其是北京东部洵河流域刘白塔遗址^㉕大量红顶器的发现，为后岗类型仰韶文化进入燕山南麓地区提供了证据。西寨二期泥质陶大量增多，其中泥质红陶占绝大多数，大量红顶碗、钵、盆与后岗、三河刘白塔同类器物相同或近似，表明后岗类型仰韶文化的寨二期遗存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使其在陶质、器类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周边同时期原始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从外部促进了西寨二期遗存特征的形成和变化，使其面貌呈现出多样性，而主要器类组合、代表性器形特征和纹饰及纹饰风格等有其自身承袭、演变

的轨迹，这些影响和冲击依目前材料并未使其发生质的变化，西寨二期与一期遗存间的区别是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结果。

安新庄遗存

迁安县安新庄遗址，位于滦河第三级台地上，1978年进行小面积试掘，地层单一，采集、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以陶器最多。绝大部分遗物为采集品，泥质陶占陶片总数的55.7%，其中泥质红陶占40.8%，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器形有罐、碗、簋、盂、盆等，以罐、碗、簋为主要器类。器表多数是素面和磨光，纹饰较为复杂，刻划、压印几何纹、之字纹占多数，并有彩陶。安新庄遗址试掘面积小，遗物多为缺乏地层关系的采集品，陶器的器类、器表纹饰等均反映出文化面貌的多样性。依当地和临近地区发表的材料来看，安新庄遗址与西寨二期遗存和赵宝沟、后岗类型仰韶文化关系密切。

安新庄遗址与西寨遗址同处滦河一岸的台地，地理距离相近。深腹筒形罐、平底碗、圈足碗(簋)与西寨二期同类器物相同或近似，安新庄I式罐(H1：13)与西寨二期B型I式罐(T₂₈：14)陶质、陶色、器形、纹饰相同，安新庄(H1：17)与西寨二期A型I式罐(T₃₁：24)器形、纹饰相同，罐底所刻叶脉纹的特点也相同。两地的泥质陶均以红陶为主，都有相当数量的红顶器，安新庄(采：25)与西寨二期(T₃₁：78)盆相同，安新庄I式红顶钵(T₃：10、3)与西寨二期A型I式(T₃₂：8)、B型(T₁₄：14)红顶钵相同。器表施纹技法相似，均以刻划几何纹、压划之字纹为主，其中安新庄图七：2、图六：3、图八：8与西寨二期B I式罐(T₂₅：6)的纹饰及拓片二：3、8相同。陶质、器形、纹饰表明，安新庄遗存相当部分属于西寨二期范畴。同时安新庄遗存一定数量的磨光陶，尤其是单股或双股直线、弧线构成的菱格形等各类几何纹和在格框内填短线及篦点(安新庄图

：2、3。图八：13、14、8等)、旧折线转点及斜线相交点均戳小坑点(安新庄采：18)、勾形几何纹(安新庄图八：15)，与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同类几何纹风格相同或相似，仅在施纹技法和几何纹框内所填纹样的形态、多寡稍有差别。地纹和菱格、方格为主纹的装饰手法(安新庄图七：1、8)与赵宝沟文化同类纹饰仅地纹不同；之亨纹中安新庄(图七：6、10)与小山遗址A I式之字纹、安新庄(图六：7)与小山遗址c型之字纹、安新庄(采：116)与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B I式之字纹相同或相似。安新庄遗址的簋与赵宝沟遗址圈足钵的器形基本相同，纹饰也相似。磨光陶及器表纹饰的特征、风格等表明，安新庄遗存相当部分属于赵宝沟文化。而泥质陶占多数，特别是泥质红陶、泥质红顶器占多数和少量彩陶等，体现安新庄遗存含有后岗类型仰韶文化因素。安新庄遗址的器物虽大多为采集品，其纹饰特征相对西寨二期更多地体现出赵宝沟文化的影响，这可能反映出赵宝沟文化与西寨二期的时间关系。考虑胎薄精致的磨光陶、少量彩筒、极少的篮纹、绳纹及遗址位于滦河故道等因素，安新庄部分遗存应晚于西寨二期，其整体特征应是今后工作中特别注意的。

小 结

燕山南麓冀东地区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受历史、自然等因素的影响，发现的遗址不多，尤其是缺少内涵丰富的大规模遗址，发掘的遗址数量和面积给全面认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内涵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近年来的调查、发掘，特别是东寨、西寨遗址的发掘，仍为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及与周边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确立了基本框架。它以一组有别于燕山以北同时期文化的夹砂麝云母或滑石粉褐陶的深腹筒形罐、平底、圈足钵、碗等为代表，以压印条状纹、刻划条状纹、几何纹、压划之字纹和相互间的组合为特征。虽然随着时间早晚和外

部文化的影响、冲击，泥质陶从九到有，器类、器形式别由少到多。纹饰由简单到复杂，到出现彩陶和篮纹等。但深腹筒形罐等代表性器物及纹饰的内在特点有许多相同和承袭因素，其发展、演变轨迹基本清楚，陶成了一种相对独立于燕山以北和燕山以南京津平原沟河流域的原始文化类型。这一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但这一区域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肯定是它的源头。受当时地理环境这一人类生存要素的限制，从现有材料看，东寨一期遗存之前，冀东滦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独立存在发展的。随着人类认识、适应自然能力的提高和自然条件的改变，主要是燕山以北强大的兴隆洼文化集团的形成，兴隆洼二期文化沿滦河等谷地穿越燕山南下，与当地固有文化融合形成了东寨二期文化。暖湿的气候，滦河河道受降水量的影响相对稳定，形成了较大范围的河滩地，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西寨和安新庄遗址更靠近河道，以获取更多的生活必需品。自身文化的发展和伴随着兴隆洼文化的衰退，逐步形成了以滦河为中心的西寨一期文化遗存。这一时期燕山以北的赵宝沟文化处于形成阶段，无力南下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原后岗类型仰韶文化受自然环境等的制约，还不能对此地区产生影响，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呈现“多种文化割据的局面”。所以，西寨一期及西寨二期早段遗存是相对独立生存、发展的，仅限于同燕山南麓三河流域上宅文化和辽东地区小珠山遗存的交流，同时当地的地理环境恶劣，滦河下游平原处于发育当中，缺乏适宜人类从事大规模生产、生活和发展成为一支强大文化集团的资源和条件，随着燕山以北赵宝沟强大文化集团势力的扩张，其影响逐步扩展到燕山南麓。滦河流域西寨一期遗存吸收了赵宝沟文化的某些因素，发展成为包括安新庄遗址部分遗存在内的以西寨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在其发

量过程中,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后岗类型仰韶文化再沿燕山南麓高地东进,对这一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其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安新庄遗址陶系的变化。大量红顶器、器表磨光、篦纹、绳纹、彩陶等因素的出现,是中原和北方两大文化集团在燕山南麓碰撞、相持、融合的结果。根据目前的材料也证明,后岗类型仰韶文化在京、津、唐地区的影响北不过燕山,安新庄遗址的一部分遗存可能代表了冀东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化的一种形态。受目前发掘材料的限制,整体面貌还不甚明了,随着工作的开展,其内涵和特征会逐渐地清楚。

唐山地区滦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当地旧石器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文化类型,整体文化面貌属于大的北方文化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当地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这一人类生存空间的制约,不能形成对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集团。虽在不同时期主要接受了燕山以北文化的影响,但它们仅从外部丰富了陶器的分类、器形式别和器表纹饰内容,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其文化的主流,故仍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序列,即:东寨→期→东寨二期→西寨一期→西寨二期→安新庄部分遗存→大城山遗存→。

注释: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山南麓发现细石器遗址》,《考古》1989年第11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4集。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迁安县古遗址调查》,《文物春秋》1991年第3期。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河北唐山地区史前遗址调查》,《考古》1990年第8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张忠培:《河北考古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2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内蒙十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❶ 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

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第6期。

❸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❹ ❺ 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的初步研究》,《考古》1997年第8期。

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1期。

❼ ❽ 辽宁省博物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❾ 后岗类型文化遗址较多。可参见《考古》1972年第3期、第5期和1982年第6期。

❿ 段宏振:《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⓫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95年第8期。

(作者单位: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星的磨制石器，但未发现文化层和共存陶器，可能是人类当时采集过程中失落的遗物，一定程度上反映采集生活必须品的距离和范围，也表明当时人类定居并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完全受自然地理环境的支配。

距今7500年开始的全新世中期，由于气候普遍转暖，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高出现在2—3度，气候转暖的直接后果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温暖期湿润的气候使降水量增多，河流的来水量增大，造成洪水泛滥横流，特别足在地质构造下沉活动较强烈的潮白河(古鲍丘水、沽河)、永定河(瀑水)流域地区和大清河(古冠水等)流域地区，逐河流在这一平广阔地区反复改道，时合时离，而且均集中于渤海湾西岸人海，降水量增多又使得大量陆地水蜂拥而下注入渤海，造成已上升的海平面继续升高，“水浩洋而不息”。形成海侵现象。据有关资料距今六千年左右渤海海侵达到最大范围，最远到达文安、安次一带。廊坊通信总站(老邮电街附近)、安次区张坨村地质样品碳—14测定海相沉积的数据分别为距今8580±120年、6260±110年。表明安次一带成陆以来地势低洼，从全新世早期末开始即遭受海侵。《文安县志》中有曾遭海侵的记载，《大城县志》也有记述。霸州盐水河商周地层下泥炭堆积层也表明商代前这里曾是一片水域。历史文献和目前研究表明黄河距今4600年前在渤海湾西岸人海，属古黄河水系的冠在，(大清河)等随黄河人海。充沛的降水和海侵使在这片平缓低洼地带的古黄河、永定河、潮白河水系各河流洪水渲泄不畅，形成“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的情景。同时由于基准面的不断升高，河流淤积作用不断加强，湖沼藪泽面积也随之显著扩大，人类只能在不受洪水威胁的地势较高的山前冲击扇顶部和边缘的丘岗、台地上居住、劳作，廊坊范围内这类地貌仅限三河市燕山南麓洳河流域的狭小地段。全新世海侵及河流洪水虽未直接作用到这类地貌，但当时的人类对这种自然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其生活必然产生强烈的影响。恶劣的自然地删环境，狭小的生存空间，限制了人类自身和原始农业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是造成廊坊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甚少，堆积不够丰富，口前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遗存的直接原因。

二、青铜时代廊坊历史文化的发展

由于青铜时代即阶级社会的夏、商、周时期，廊坊范围内发现的遗址较新石器时代增多，潮白河流域的三河、大城、香河发现西小汪、大坨头、庆切台等二十余处，大清河、子牙河流域的文安、大城、霸州发现小王东，高堤，霸州一中等十多处，永定河

流域的安次、永清、固安目前未能发现。

潮白河河流域夏、商、周时期文化遗址以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发掘最早，影响最大。遗址位于大坨头村东今鲍丘河西岸的高台地上，1964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发掘，清理灰坑(房址)两座，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细石器、铜镞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泥质灰陶较少，有部分黑陶衣，另有极少的泥质红陶，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少量饰三角、方格纹等。主要器形有鬲、碗、盆、钵、豆等房址为半地穴式，分单间和多开间两种。均有斜坡式门道，地面铺细砂，根据F1下中间大柱洞和外围两重柱洞的分布，房屋建筑类似蒙古包式。

香河县庆功台遗址位于潮白河故道东侧，1994年发现，1995年试掘。文化层厚1.2米，出土夹砂红褐陶鬲、盆、纺轮、骨锥、残石刀等遗物。清理竖穴土坑残墓一座，出土夹砂黑衣褐陶折肩鬲，折肩罐，泥质黑衣陶鬲、三靴形足罐，折腹盆、金臂穿共19件完整器，器表纹饰以弦断绳纹为主，罐的肩部和折腹盆的沿面、腹壁施黑陶衣后磨光，部分器物有白、红相间的彩绘图案痕迹。

大清河流域商周时期遗址以文安县芦各庄遗址发现最早，韩嘉谷先生1964年曾作调查，文化层厚0.5米，近年来采集物的遗物有夹砂黑褐陶，夹砂红褐陶鬲足、罐、鬲等器物吕沿残片、蚌刀、蚌锯等。小王东村“坨子”遗址1985年发现，文化层厚0.65米，采集标本有夹砂红褐冉、夹砂灰陶鬲足、器物口沿残片、泥质红褐网坠、磨制残石刀等。两处遗址均位于小白河南岸，高出四周地表1—1.5米。霸州第一中学及盐水河遗址均们于白沟河故道南岸，1976年发现，1983年文物部门对霸州第一中学遗址曾作小面积试掘，遗址当时为低于四周2米的的取土坑。据断面观察遗址地层堆积分宋元、战国、商周三个时期，商周文化层厚0.4—0.5米，试掘中清理灰坑四个，出土有夹砂陶鬲、尊、四系罐，泥质灰陶豆、鼎、器盖等。器表纹饰以绳纹为主，另出土蚌刀、陶纺轮等遗物。盐水河遗址地层堆积与第一中学遗址相同。

目前，廊坊市范围内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虽不多，就其文化面貌而言却迥然不同。潮白河流域为北方系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13，考古界称之为大坨头类型，以敛口鼓腹鬲、折肩鬲、折腹盆、弦断绳纹罐为代表，活动时代与中原地区夏、早商相同14，大清河流域就现有调查和小面积试掘材料，文化面貌肆有较典型的中原商周文化特点，以夹砂红褐、夹砂灰褐陶尖足鬲，卷沿、折沿罐(鬲)、尊等为代表，

尚未发现明显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因素。根据目前材料主要活动在潮白河、洵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与大清河流域的商周文化各有源头和活动区域，舒界当在今安次、永清一线，大面积洼淀湖泊使两种青铜文化在廊坊地区近在咫尺却难以进行交流。辽代以后永定河的迁徙和淤积作用是造成安次、永清、固安未能发现商周时期遗存的主要原因。

廊坊地区青铜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在距今4600年后，随着气候由温暖转为温凉，降水量减少，海平面波动下降，河流基本稳定，前期河流作用使部分地带淤涨出陆地，湖沼淀泊面积逐渐缩小，使人类获得了较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和环境条件，廊坊的青铜时期文化遗存均发现于这类地貌。三河、大厂、香河不仅具备这类地貌的生成条件，而且北部低矮的燕山山地，众多由山地发源的谷地山口和东西走向的山前高地，为人类的迁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源于内蒙古高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下到达这里后与燕山南麓故有土著文化相融合，共同孕育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相比之下的大城、文安、霸州从远古开始就地势低洼，距今4000年左右黄河再度流今文安一线入海，随其入海的蓟水，易水、滹沱等河流在这片洼地横流，与广阔的湖淀连成一片，早期河流淤涨出的高地、丘、岗不多，人类在如此险恶的自然环境在进行生产和生活显然十分困难，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商周文化受大片河、湖水域沼泽的阻滞东进缓慢，凡此种种就造成了大城、文安、霸州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极少的现实。据文献记载固安因地近古涿地而开发较早，最晚在商末和周初已建有侯国城池，“武王子初封于韩”“周封韩侯居韩城为侯伯”《固安县志》载：“韩寨营在县东南十八里，即古韩侯城”。永定河迁徙淤积作用改变了固安、永清、安次一带的地貌，将这一广大区域内商周时期遗存掩盖而小能轻易发现。

三、战国、汉代廊坊的第一次繁荣

从战刚开始廊坊的历史世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徐州(大城)、益昌(霸州)、方城(固安)，等地名散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考古调查发现的战同时期城址、遗址、墓葬(群)聚增，目前共发现近200处，在三河市集中分布于洵河，潮白河、鲍丘河沿岸，共计50余处。燕郊附近的西城子，中兆遗址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洵河东岸的大唐迥、双村、东城子、山河营等遗址连成一片。文安县战国时刚遗址集中分布在宽1—1.5、最长18.6公里的三

条东西向、一条东北西南向堊岗岛地上，共计50余处。大城县完城、田庄、郭底，文安县大董村，曲城、赶郭(城)等城域址及大型遗址的发现，尤其是文安、大城两县燕国南长城的发现，表明当时地处燕、赵、齐三国边境的大城、文安围绕着长城和戒边屯田需要而形成了以城郭为中心的较密集的村落、因三国曾互有领属，文化面貌较为复杂，而三河东城子附近的大唐迥遗址一次出土燕国刀币近500公斤，体现出这一地区当时商业和经济状况，中兆甫，大唐迥，双村铜礼器墓和陶礼器墓的发现，及多件夹蚌红陶燕式鬲的发现，结合众多遗存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以西城子、中兆甫、东城子、荣村等城址和大型遗为中心形成了几个村镇密集商业较为活跃的城邑。霸州的武平(胜芳)、固安的方城，临乐等地名文献中虽多次出现，且较为重要，遗址却未能发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五百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秦的统治虽短，地处近海边垂的廊坊仍留下了秦始皇的足迹，《大城县志》载：“秦始皇巡狩驻蹕平舒段堤，值幼子葬，葬于此”。段堤村今属天津静海县，位于子牙河西岸，清光绪23年仍属大城县管辖，“葬于此”。即今大城县城北的“龙冢”。墓的封土虽历经二千多年仍高出周围地表约6米，1983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因缺乏系统的调查和发掘，廊坊范围尚未发现特征明显的秦代遗存。

西汉的统一为廊坊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安次古县村城址、霸州策城、文安大柳河、大城平舒等城址的发现，印证了在战国城址基础上设县治或侯国城池的记载。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及生产力的发展，居民点较战国时期增多，目前共发现单纯的汉代遗存达92处，分布仍以三河、香河、文安、大城较多。三河近山地区及河流沿岸，文安县龙街、孙氏、刘么等乡镇几乎每现代村庄都发现有汉代噶存，可谓人烟相望，鸡犬相闻，三河错桥村汉代遗址26件铁农具、车具的出土，表明铁器已较普遍的用于农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县郝庄、太堡、郭底、齐圪坨，文安县宋家牌、霸州东关、南关，香河县大何庄、永清龙虎庄等地均发现较大型的多室汉墓，出土陶楼、仓房，圈舍等明器，家禽家畜等模型，各式人物俑，大量钱币等。从多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廊坊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稳定发展、商业活跃，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另一个现象是安次、永清、固安汉代遗存依然发现得很少

地近渤海湾西岸冀中平原东端的廊坊战国，汉代的发展繁荣，有赖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人口增多和人

类运动的加剧，及铁器较为广泛的使用，人类提高了与自然抗争的能力，但自然环境的改善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外部因素。进入距今2500年的全新世晚期，华北地区的气温较前期继续下降，气候转为干凉，降水量显著减少，古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等水系河道趋于稳定，分流入海。战陶时期以河为境的燕国先后修筑了具备防御、防水功能的堤念——长城，铁器较为普遍的使用，稠密的村落城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不仅为大面积开垦土地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保护已经开垦的农田和家园免遭洪水威胁而兴修简单水利工程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劳动力，随着海岸线的不断东移，海平面继续下降，使河流的纵比降底，河流排水顺畅，沥水能力增强，干燥度增加，加快了河流洪积、冲击平原地区湖淀沼藪范围缩减速度，甚至消亡，被干旱环境的灰黄色粘性土为主的自然沉积物覆盖，给人类的迁移和不断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提供了便利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及环境资源，再加封建统治者对渤海渔盐之利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安次、永清、固安、霸州汉代遗存发现仍较稀少。且掩埋较深，历史上含沙量极大有小黄河之称的永定河经这一地带南迁，强烈的淤积作用破坏或覆盖了汉代以前的遗存，使之难以发现。三河、香河、文安、大城的部分地区亦因潮白河、子牙河的迁徙淤积作用汉代以前的遗存被掩埋于现地表下1．5米左右。可知战国、汉代遗存远不是今天发现的数量。

结 语

廊坊地区北部山前平原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人类生息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同时大面积的洼地、众多的湖淀、纷乱的水系，也限制阻滞了人类对这一区域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后期河流的淤积作用又使得本来就不甚众多的早期遗存被覆盖在现地表下不易被发现，造成历史发展的缺环和今天人们认识上的偏颇，也给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增加了困难。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廊坊汉代以前的文化面貌、特点及在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作用已基本清晰，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需要大量的调查一发掘和深入的研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尤其要加强各项基本建设工程当中的文物保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这是廊坊古代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保护抢救现有文物，研究廊坊古代文化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演变的关系，以实物资料解读廊坊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是廊坊文物工作者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注释

- (1)《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廊坊地区文化局《河北三河县孟各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5期，廊坊市文物管理所、三河县文物管理所《河北三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95年第八期。
- (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埝头考古队《北京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第8期。
-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内蒙古数古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0期。
- (5)(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迁西县东寨遗址发掘简报》，《迁西西寨1988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 (7)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 (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3期。
- (9)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安新县梁庄、留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
- (10)《吕氏春秋》
- (11)(12)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6年第1期。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文物春秋》1999年6期。廊坊市文物档案资料。
-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 (14)张忠培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 (15)(16)《日下旧闻考》卷124，北京古籍出版社
- (17)廊坊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三河大唐迺双村战国墓》，《考古》1987年4期。

(作者单位：市文物管理处)

廊坊市三河县出土的汉代铁器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三 河 县 文 保 所

1988年4月，三河县错桥村农民将取土中发现的铁质农具、工具、车器等交县文保所收藏。市县文物部门对遗物出土现场进行了调查，并对出土铁器进行了整理，现简报如下：
现场情况：

错桥村位于沟河的西岸，调查时发现村西地表暴露有较多的泥质灰陶罐、瓮、钵、筒瓦等遗物，器表多为素面或局部饰有细绳纹和弦纹，分析当为一处汉代遗址。铁器出土地点在遗址的东南部，土坑呈不规则长力形，面积约18平方米，距地表深约0.5米发现铁器，坑深约0.8米，铁器摆放无一定次序，均为使用过的旧器。应为与遗址时代相同的窖藏遗迹。

农具：

犁，两件均呈“√”形，铸造；一件翼尾稍残，两翼平直，尖上无脊，翼和尖皆有空槽，档距15厘米，翼长17.5厘米，宽3.2厘米，尖高8.4厘米，槽口宽1厘米，深1.2厘米，器高15.4厘米；一件两翼尾均残，尖圆缓，单面起脊，背面平直，两翼微弧，翼和尖均有空槽，起脊面槽壁残，翼残长11.6——12.5厘米，宽4.8厘米，尖高6.4厘米，槽口宽0.8厘米，深1.2厘米，器残高11.6厘米。(图一：1、4；图三：1、2)。

耨，一件，铸造，釜口和刃稍残；楔形，顶有长方形釜口，弧刃，釜口长5.2厘米，宽1.2厘米，器高19厘米，(图-二：10；图三：6)。

臼，一件，完整，铸造，整体呈凹字形，身和刃均有纳柄空槽，刃空槽以下填有加固的铁板，弧刃，器宽14厘米，高19.4厘米。(图一：3；图三：5)。

铲，三件，铸造，形制相同，铲身稍有区别；完整的一件短柄，长方形釜口，背稍高，两侧留有铸痕，圆肩，背面肩缘有凸棱，身薄稍内曲，刃口平直釜口长4厘米，宽1.3厘米，为宽13.6厘米，器高14.4厘米；另两件均残，身短平，圆肩，背面肩缘有凸棱，其中的一件釜口残去一面，刃口平直，刃宽12厘米，器高12厘米(图一：5、2；图三：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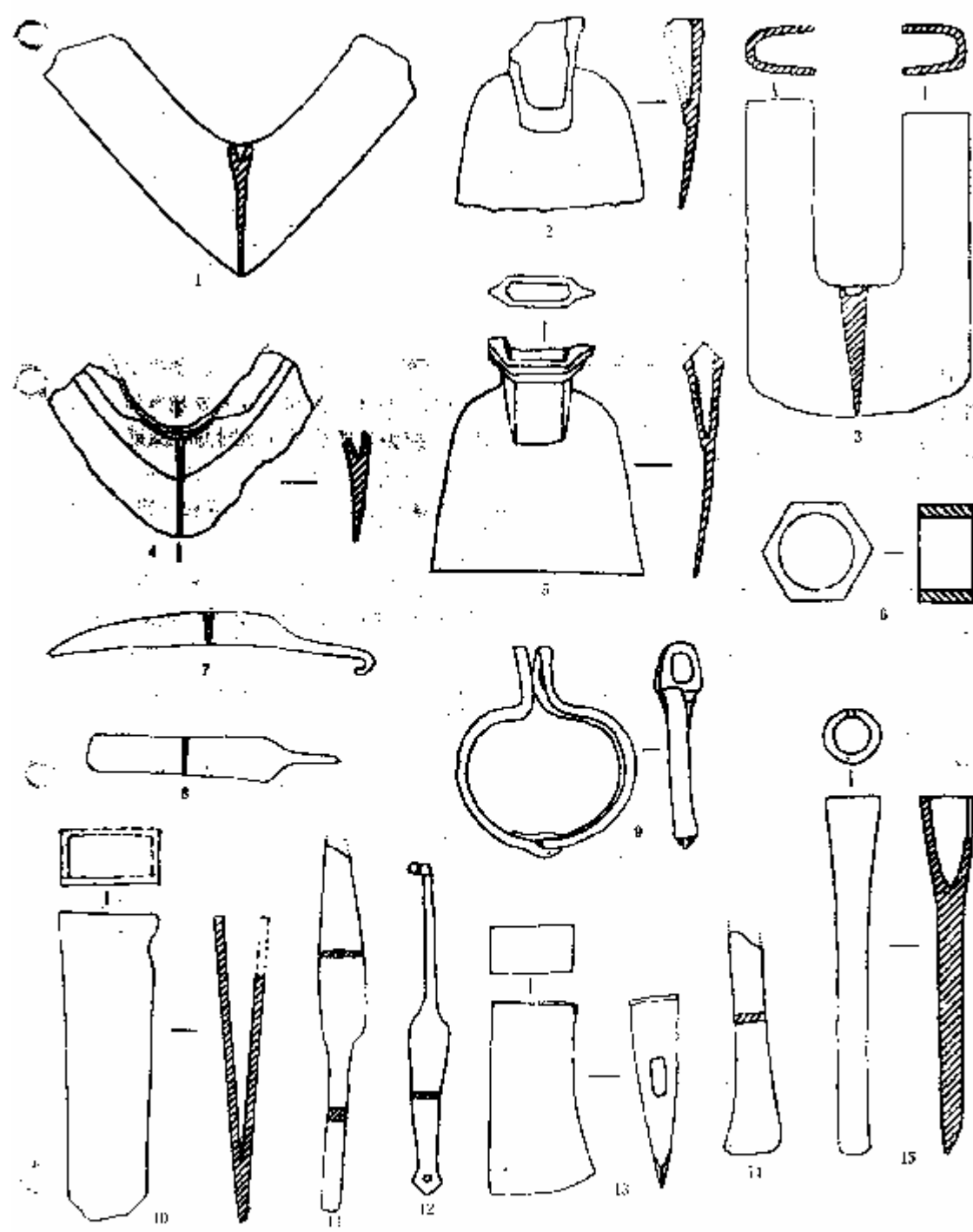
锄柄，一件，锻制，圆直身，锻合的圆形釜稍残。一端弯折呈鸭嘴形，鸭嘴宽37厘米，器残长2.2厘米(图三：15)。

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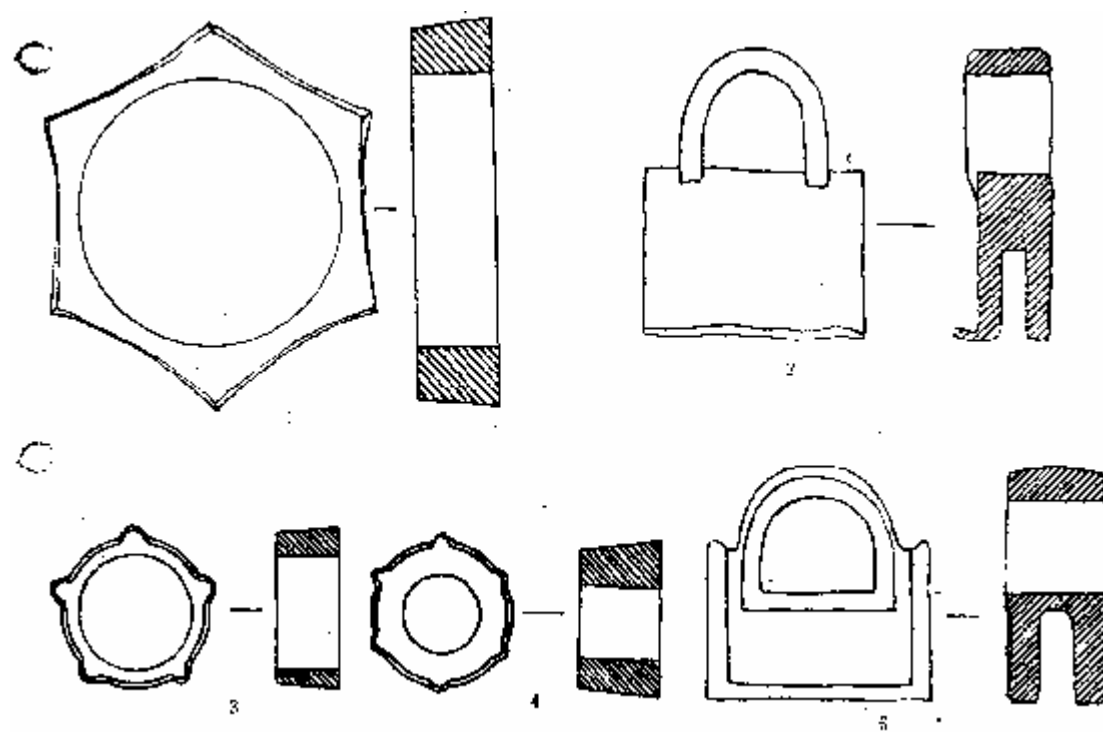
削，两件，锻制，一件尖首直刃，斜弧背，断面呈倒三角形，柄端弯曲，刃长15.2厘米，最宽2厘米，通长20.6厘米；一件平直身，刃稍内凹，直背，柄短而尖，刃长11.6厘米，宽2.4厘米，通长16厘米(图一：7、8；图三：13、12)。

斧，一件，完整，锻制，扁长身，长方形顶，斜直刃，长圆形釜，身内侧釜下至刃外侈，顶长4.5厘米，宽3厘米，刃宽7厘米，器高12厘米(图一：13；图三：16)。

凿，二件，锻制，一件完整，锻打的釜口包台不严，体长且扁平，单面直刃。釜口直径2厘米，身测宽1.6厘米，刃宽2.1厘米，通长22.2厘米；另一件残去釜部，器身较薄，双面直刃，刃宽2厘米，器残长14厘米(图一：15、14；图三：11)。



图一: 1、4型, 2、5型, 3插, 6斧柄, 7、8箭, 9牌, 10刀, 11斧, 12铜匙, 13斧, 14、15斧 (比例均为 1/4)



图二：1、4 车辖，3 承，2、5 车具（比例为 1/4）

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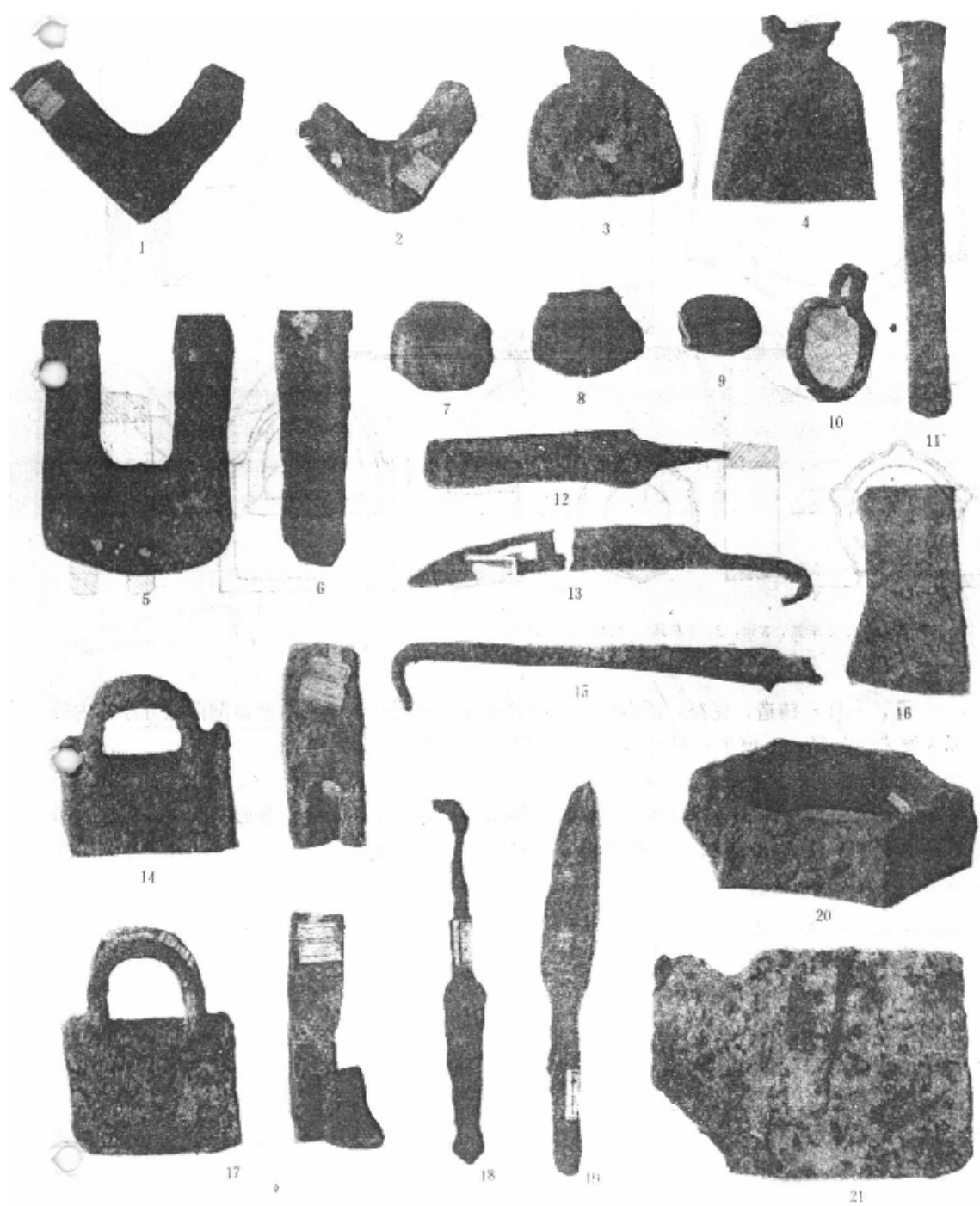
承，一件，铸造，完整，圆台形，外缘铸有五个等距的子榫，器壁顶圆薄底方厚，内径 3.6 厘米，外径 4.8 厘米，器高 3.5 厘米(图二：3；图三：8)。

车辖，三件，完整，铸造，可分为圆台形和六角形两种。圆台形一件，器壁上薄下厚，外缘凸出六个等距子榫，内径 4 厘米，外径 8 厘米，器高 4.4 厘米；六角形的两件，内圆外呈等边六角形，各底边内弧，六个底角外侈，较大的一件内径 14.8 厘米，外径 16.8 厘米，对角直径 20.8 厘米，器高 4.5 厘米；另件形体较小，内径 4.2 厘米，外径 6 厘米，对角直径 6.8 厘米，器高 3.5 厘米（图一：6；图二：1、4；图三：7、9、20）。

车具，四件，完整。三件为锻制。形制相同，器体的上半部为中空长形半圆，其径长、径宽、侧宽各异，其下锻接一较宽大的长方形体，底面有空槽，一面平直，一面底沿外折，其中一件长形半圆的高 5.8 厘米，宽 5.2 厘米，侧宽 4.8 厘米，下部的长方形体宽 12.3 厘米，侧宽 4 厘米，槽口宽 1.4 厘米，深 4.8 厘米，器体通高 17.4 厘米；一件为铸造，上半部为中空半圆，下部的长方形较窄小，侧面凸出似竖耳与底边凸棱相连接，底面有凹槽，中空长形半圆高 5.2 厘米，宽 6.8 厘米，侧宽 5.6 厘米，下部通宽 12 厘米，竖耳高 6.8 厘米，宽 5.5 厘米，凹槽宽 2 厘米，深 5.2 厘米，此器物用途不清(图二：2.5；图三：14、17)。

其它器物：

矛，一件，激制，完整，扁平身，双面刃，前锋稍残，单面有脊，身与茎交界处斜向内收，身长 12 厘米，最宽 3 厘米，通长 22.4 厘米（图一：11；图三：19）。



图三：1、2 犁，3、4 钺，5 铤，6 镞，7、8、9、20 车箱，8 承，18 剑，19 剑，11 箭，12、13 剑，15 剑，16 斧，14、17 车具，19 矛，21 板形器

钥匙，一件，锻制，完整，柄扁平，由宽渐窄，末端圆凸，中间有一圆孔，身呈窄条形，首端侧出并竖有双齿，柄长9.6厘米，宽0.9——0.5厘米，身宽0.5厘米，双齿宽0.8厘米，高1厘米，器通长9.6厘米(图一：12；图三：18)。

铁镢，两件，锻制，完整。两个半圆合成一付，一个半圆的一端有圆孔，另一半圆与其穿合后锻接，可以开启；另一端的一侧横出竖鼻，孔呈长圆形，可以固定，内径10——7.2厘米，鼻径1.8~1.2厘米，器通高12.8厘米(图三：10；图一：9)。

板形器，一件，锻制，长方形，刃的一角残，器身平直，一面的中间和一侧近边处各有一竖向条状鼻，其下端与板面铆合，上端开口，近边处的鼻已残，其上端板面有一圆状残钮，中间铁鼻两侧板面各有模糊的铭文。此器刃口平直，长18.5厘米，宽13厘米，宽13厘米，中间鼻高9厘米，宽2.6厘米。分析此器当为农具，其用法不明(图三：21)。

结语

这次出土的铁器有铸造、锻制两种工艺。其中犁、铲、臼、耨、锄柄的形制与河南省南阳宛城、绳池、洛阳烧沟、巩县、鹤壁市等地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为汉代遗物。

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三河县的崔各庄、大田庄、大掠马等汉代遗址中均有铁质农具发现，巩庄村曾发现冶铁遗址，但农具、工具、车器等多种铁器共存，集中出土是首次，而且均为使用过的旧器，证明汉代这一地区农具等铁器的使用已比较普遍，为探讨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整理：姚宝珍、张鸿鹰、刘化成执笔、摄影：刘化成

绘图：张鸿鹰

注释：《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河南南阳宛城遗址《文物》1965年七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
绳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八期。河南鹤壁市汉代冶铁遗址，《考古》1963年十期

(上接38页)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中郭守敬在天文、数学、水利、机械和仪表制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科技史上举世闻名的伟大科学家。郭守敬之学直接师承于刘秉忠。而刘秉忠的师承关系、学术渊源

又若何?研究邢州开元寺大铁钟，或可以启发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开扩新的思路。

(此文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郑绍宗先生多方面的指导，深致感谢。)

廊坊市发现一座辽代墓幢

墓幢是经幢的一种，是中国古代宗教石刻艺术品，创于初唐，盛行于唐宋时期。以后转衰，但到明清时仍有雕造。“幢”是梵语“驮缚若”的译名，原为用丝帛制作的伞盖状物，顶装如意宝珠，下有长杆，立于佛前。信佛者在墓地立幢，称为墓幢或坟幢，又称墓铭幢。类雕刻及相关建筑物是佛教产物，多刻陀罗尼经文，为了祈祷死者能够超生，兼有为家人祈福的作用。宋辽时期幢的结构比较复杂，造型优美，雕造技术已趋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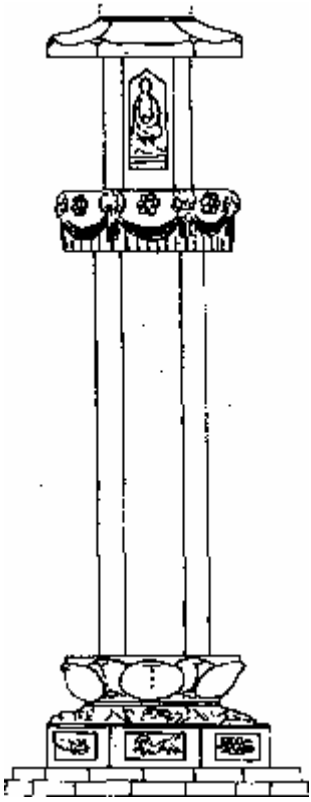
1990年5月4日，廊坊市安次区杨税务乡前南庄村民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完整的辽代墓幢，位于村西65米处。幢乃口奉昌为其父母所作，其形制属于佛教的经幢，但是立在坟前，并记叙死者生平事迹，又具有墓碑的作用。其始建于辽大康七年(公元1081年)，金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重修。墓。砖室结构，1994年曾被盗。

幢为青石质，通高314厘米，分座、身、顶三部分，为榫卯结构。基座为八边形和仰莲组成，其中四面雕奔驰状瑞兽，四面雕花卉，交错排列，顶面雕祥云。仰莲刻重替花瓣，层次清晰，线条浑厚有力，有如巨莲盛开之状。幢身分两节，由八面柱体、八边形托盘、八面柱体组成。底节幢身楷书阴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和立幢经过。承托呈八角形，浮雕衔环兽头、幔帐等。上节幢身四大面龕内各雕坐姿佛像一尊，为佛教中的四方之佛，即东方香积世间的阿相佛、南方欢喜世界的宝相佛、两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的微妙声佛，佛像雕刻简朴，神态端庄，立体感强；四小面阴刻佛像名称。幢顶部为八角孟顶形屋盖，雕刻似瓦垆状的勾槽，屋盖下面刻斗拱。幢刹已丢失(见封：二)。

此幢造型古朴典雅，以束腰为主，底腰细瘦，以突出上部的复杂多变，使基座保持稳定。这种造型风格，在魏晋以来的铜、瓷器中较多见。幢体比例匀称，造型别致，雕刻手法细腻，汲取了我国传统的石雕技法，是一件珍贵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也是我省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座保存较完整的辽代墓幢。它的发现弥补了我省墓幢的空缺，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也是很有价值的。

由于年代久远，墓幢长期经风雨侵蚀，幢身碑文有些剥落。其它有关资料有待进一步考证和研究。现墓幢已移至前南庄村委会院内保护起来，1993，年被公布为河北省生点文物保护单位。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陈卓然



文安县宋家牌汉墓出土遗物

● 张 晓 峰

1973年3月，廊坊市文安县宋家牌村民在村东南平整土地时发现砖室墓，挖出若干陶器，文安县文化馆刘洪章同志闻讯前往现场调查，并将部分出土陶器带回文化馆保

存。1976年7月，原廊坊地区文物普查组又进行了调查，认为是一处汉墓群。1993年春，廊坊市文管所在县文保所协同下又对该处墓群再次复查，现将调查、复查情况和出土器物简

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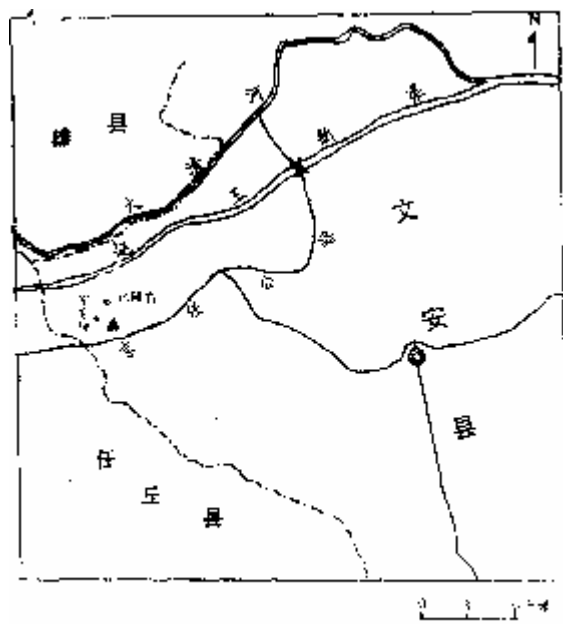
一、地理位置

宋家牌村位于文安县城西25公里，东北距兴隆宫乡1.5公里，墓群即坐落于村尔南500米处，南去不远即京任公路(图一) 此地原为高出地表一米左右的土坨子，面积700多平方米，1973年以后村民在取土中曾多次发现砖墓，挖出陶器、陶井圈等。1978年前后土坨子平整为农田，墓群也随之平毁无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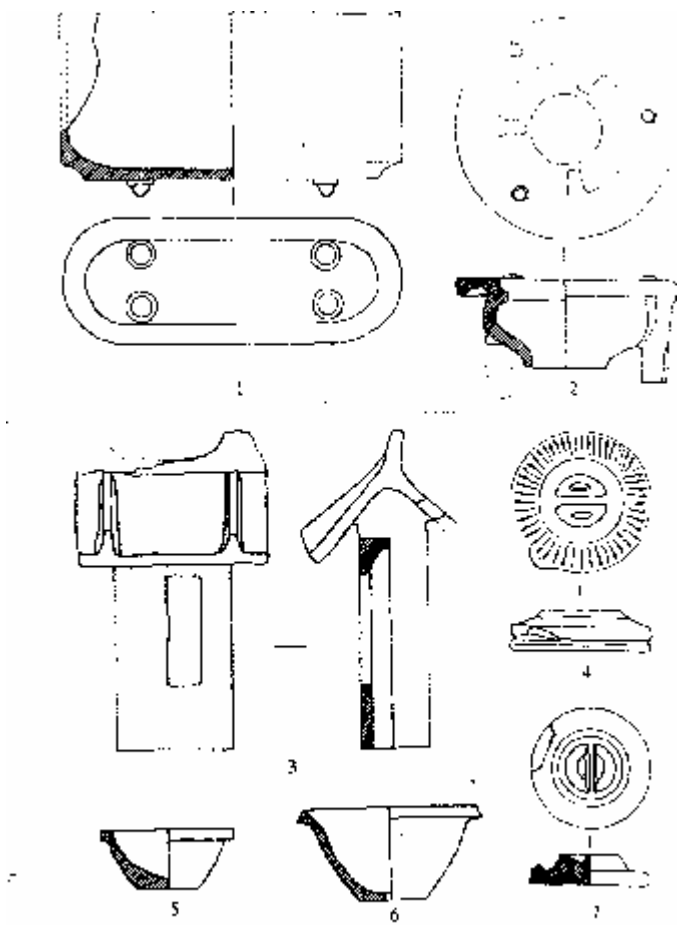
据调查，1973年3月出土的陶器出自券顶砖室墓，墓室系用灰绳纹砖垒砌。

二、出土遗物

1973年宋家牌汉墓出土随葬品均为



图一：宋家牌汉墓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二:1. 陶甗 2. 陶灯座 3. 陶甗 4. A型陶磨盘 5. 小陶盆
6. 陶碗 7. B型陶磨盘 (S、s为1/4,余均1/6)

陶器,除被打碎的陶楼、罐、甗、炉外,保留下来的陶器有井、仓、灶、家畜、家禽等,共计19件。

陶甗 泥质灰陶,圆角长方形。方唇,直壁,深腹,器壁近底折向内收,似制作中刮削一周而成。外底部有四乳钉。口径长为28、宽1.5、腹深12厘米,底径长为24.5、宽7厘米,通高14.5厘米(图二:1)。

陶仓 泥质红陶,施绿釉。顶部起脊,四面分别出檐,檐宽3厘米;正面居中偏右为一长方形门,高9、宽2.6厘米。仓通高26.5、长

6.5、宽5.5厘米(图二:3)。

陶灯座 泥质红陶,宽平沿,沿面贴塑三个扣形装饰物,口内沿水平方向伸出三个小方柱。底部有孔,宽沿下均匀置三圆柱足。通高9、口径10.6厘米。通体绿釉,剥蚀严重,依稀可辨(图二:2)。

陶磨盘 2件,分两型。

A型,泥质红陶,绿釉。圆形,上下两片,上片磨盘有圆形捉手作为磨轴,中隔一横梁。磨轴周围为辐射状纹饰。上下片直径均为12、厚2厘米(图二:4)。

B型,泥质红陶,绿釉。圆形,正中一圆形捉手高约1厘米,捉手中间有一隔梁。磨盘直径9.5、厚1厘米(图二:7)。

小陶盆泥质红陶,内外均施绿釉。敞口,斜壁深腹,小平折底。高3.2、口径7.5、底径3.5厘米(图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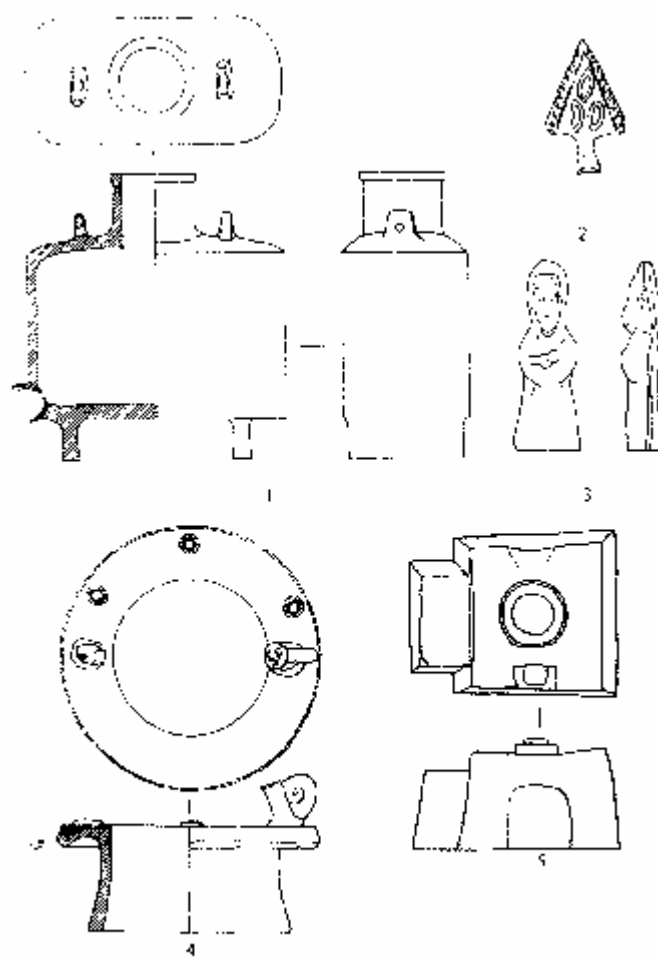
陶碗 泥质红陶,内外施绿

釉。敞口尖唇,斜壁深腹,小平底,底部有一小孔。高5、口径10、底径3.5厘米(图二:6)。

陶鸽 共3件,可分为两型

A型,2件,泥质红陶,火候较高,绿釉。昂首立姿,高冠,长尾上翘。尾部翘出羽状划纹,腿爪部为椭圆状。高12、长15.5厘米(图四:3、4)。

B型,1件,泥质红陶,通体绿釉。昂首立姿,长尾上翘,双翅贴身,翅膀和尾部塑出羽状划纹,腹下为圆柱状,两侧稍突出以象征双腿。高14.5、长12厘米(图四:6)。



图三: 1. 陶钁 2. B型陶树叶 3. 陶甗 4. A型陶井
5. 陶猪 (比例尺)

陶钁 泥质灰陶: 小直口, 方唇, 直颈, 宽折肩, 肩部左右对称置耳, 直壁, 深腹, 椭圆形底部平整, 另加两长条状足。通高23、长21、宽10厘米(图三: 1)。

陶鸡 泥质红陶, 通体绿釉。垂首高冠, 长颈弯曲, 体态肥硕, 双翅贴身, 塑出压印圆点纹象征羽毛, 足残。长17.5、残高13厘米(图四: 5)。

陶猪 泥质灰陶。体态肥硕, 双耳肥大直立, 吻部较长前伸, 脊前部凸起, 象征背部鬃

毛高耸, 四柱形足直立, 腹部浑圆, 尾残, 长16.5、高9厘米(图四: 7)。

灶 泥质红陶, 绿釉脱落。灶台蹲置一圆形釜, 直口, 深腹, 边缘凸起。正面为一拱形灶门; 灶台左侧连接一长7、宽3.5、高6厘米的长方体, 灶高7.5、长宽均12厘米(图三: 5)。

陶俑 泥质红陶, 绿釉, 发绺于头顶, 眉目清晰, 双臂握于胸前。高15.5、厚3厘米(图三: 3)。

庖厨俑 泥质红陶, 绿釉。头戴冠, 浓眉阔目, 高鼻梁, 嘴角下垂, 着交领半袖长衣, 右臂放于台案, 左臂残断。通高26厘米(图四: 1)。

陶树叶 2件。泥质红陶, 火候较高, 绿釉。呈等腰三角形, 底部有柄, 叶片两侧为压印锯齿纹, 叶中心有三个“品”字形分布的枣核状孔。叶通长11.5、最宽处7.5厘米(图三: 2)。

陶井 2件。分为两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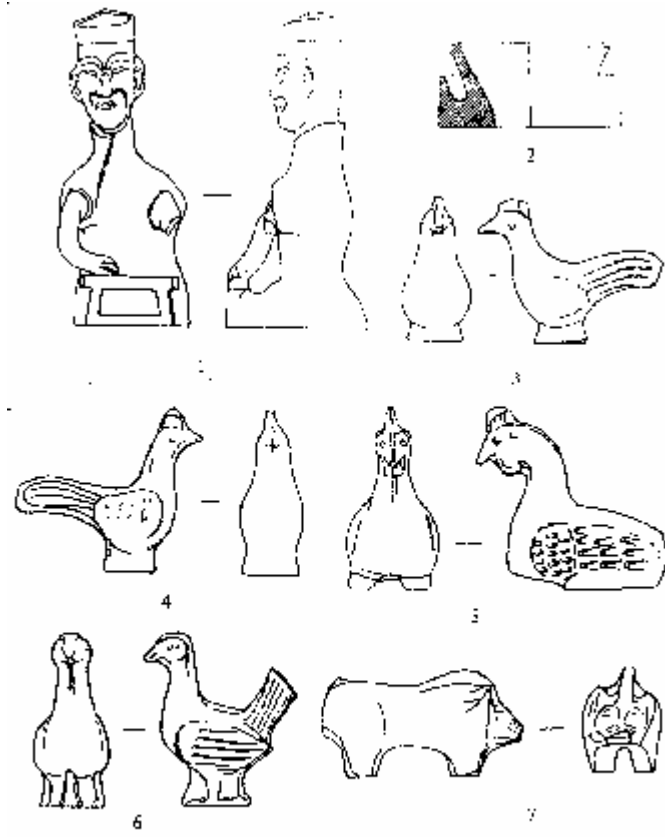
A型, 泥质红陶, 绿釉。器身呈

圆台形, 中空, 口部宽折沿, 沿面平整, 其上对称置提手, 并三个扣状装饰物。通高8、口径12、底径14厘米(图三: 4)。

B型, 泥质灰陶。圆形, 正中井口外侈, 口径13.5、高6.5厘米(图四: 2)。

三、结语

据1973年现场调查和1976年文物普查, 该墓为券顶砖砌单室墓,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 分墓门、甬道、墓室等几部分。墓壁用长方



图四:1. 庖厨俑 2. B型鸡尊 3. A型鸡尊 4. 鸡尊
5. 陶鸡 6. B型鸡尊 7. 猪尊 (均1/6)

形单面绳纹砖砌筑。综观河北、北京地区东汉时期墓葬，采用这种形制结构的较为普遍。墓内出土的奩、仓、俑、鸡等与河北阳原西城南关东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奩、猪、鸡、庖厨俑等与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所出同类器物相似。所以该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

参加调查和复查的人员有：刘洪章、王炳耀、陈觉先、吕克明等同志，特向以上同志表示谢意。

绘图：张鸿膺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阳原西城南关东汉墓》，《文物》1990年5期。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阜城桑庄东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1期。

(作者单位：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责任编辑：张金栋]

(上接14页)行深入的探求。
岩画是人类最早的造型艺术之一，潘家店岩画的发现，在围场县乃至河北省尚属首次，它不但丰富了人类艺术宝库的内容，也为我们在调查岩画的分布范围以及研究人类原始经济、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意识形态等方

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参考文献
[1]项春松：《赤峰古代艺术》第34页。
(作者单位：围场县文物管理所)
[责任编辑：许潞梅]

唐·隆福寺·长明灯楼

吕冬梅 张宏鹰

· 76 ·

考古纪事

本版责任编辑

张治



篆刻 读亦生

隆福寺长明灯楼位于河北省廊坊市西郊古县村。灯楼为白石质，由壶门方形座，覆莲圆座、等边八面石柱，仰连托盘组成，通高3.4米。

石柱上的雕刻内容分为三部分：下部各面刻尖拱龙，龙内浮雕伎乐，其中三面或跪或坐于须弥式连座上，演奏秦笛、琵琶、排箫等乐器，一面为手持长练的舞姿伎乐。石柱中部正南面为篆书题额“大唐幽州安次县隆福寺长明灯楼之颂”，颂序、颂词为楷书体，间以行。“安次县尉”张煊撰文，“安次县员外主簿通直郎护军”张去泰书，颂词之后还镌刻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燃灯偈、知灯偈以及功德主姓名官衔。石柱上部每面雕双层尖拱龙，龙，人雕佛像一尊。共记十六尊。佛像发式有肉髻、螺髻两种，有桃形头光。服饰有通肩式、覆搭双肩式，右袒式，佛座为八角形须弥座、圆形须弥座，坐姿多为结跏趺坐，也有善跏趺坐、足路莲花。佛像手印各异，有说法、施无畏、禅定印等。

仰莲托盘上面凿平，刻有凹槽两道，中心凿圆形浅洞。

石灯为寺院供具之一，较早的有山西太原童子寺北刘石灯，唐代石灯则有山西长子县慈林山法兴禅寺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石灯，陕西乾县石牛寺唐代石灯，黑龙江安海国晚期(公元893—906年北京龙泉府朱雀大街南部佛寺石灯，从这些石灯的形制和古县灯楼托盘上的卯结构来分析，古县石灯上部应有灯室。

中华揽胜

古县石灯与同时期的石灯相比，雕刻手法精细严谨，风格庄重朴实，是珍贵的唐代石刻精品。它还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建立最早，古县石灯确切记年为垂拱四年四月，是已知唐代石灯中最早的。二、古县石灯形制巨大，雕刻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古县石灯的石柱上既雕有佛像、伎乐、经文又刻偈文、颂

序、颂词等内容，这在其它石灯中是没有的。

古县石灯不仅是研究我国唐代石刻艺术、宗教艺术的珍贵资料，也为考证唐代幽州地理和安次县建置提供了有力依据。

收藏珍品 价值永恒

有一个新版本地图！

中国地图出版社

行政区域图

隆重推出

中国金图发行中心办事处

总店：(021)7073417

9012919

联系人：王顺力

上海：(021)65113658

91899146

联系人：俞和强

西安：(029)5215619

5208739

联系人：廖定刚

广州：(020)6917549-088

5人：史瑞强

内蒙：(0471)4817340

9025496

联系人：赵金明

哈尔滨：(0451)4651445

2886人：陈玉

139 4654414

联系人：符佳红

成都：(041)25679609

联系人：王同军

84117988414

联系人：李子卿

16411290177

联系人：李龙林

大连：(0411)4601993

联系人：王亚辉

中山：(0760)8613508

联系人：李活星

昆明：(0871)2814888-429

联系人：张瑞瑞

天津：(022)23338908

联系人：李瑞成

长沙：(031)6646382

联系人：李瑞成

威海：(063)623286

联系人：李瑞成

重庆：(023)68413245

联系人：黄伟

沈阳：(024)6532206

联系人：李瑞成

139 45276083

联系人：李瑞成

徐州：(051)7322483

联系人：李瑞成

广州：(020)78230406

联系人：李瑞成

佛山：(075)3384087

联系人：李瑞成

大庆：(045)2627024

139 4654414

联系人：李瑞成

合肥：(0551)2642211

139 4654414

联系人：李瑞成

烟台：(0535)2248139

联系人：李瑞成



0.50元 邮局发行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汇：中国工商银行 印刷：中国书店印刷厂

河北廊坊市大城县出土四方隋唐墓志

1985年以来，廊坊市大城县文物保管所收集隋代、唐代墓志各两方，现分述如下。

(一)隋代墓志

两方墓志均于1992年出土于城关镇东关村。一方为解盛墓志，长46、宽44、厚11厘米，周边不规整，志文19行，满行22

字(图一)。据志文，解盛字鸿徽，“景州平舒人也”。祖籍山东济南。祖解普贤任“魏威远将军兖州慎阳县令”。父解显庆任兖州从事、县司功。解盛于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任章武郡主簿，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卒，四年葬于“县城之东北一



图一 解盛墓志

· 94 (总 97) ·



图二 张氏墓志

里”。
一方为章武郡主薄解君妻张氏墓志。长50.5、上宽51.5、下宽54、最厚15厘米。周边不规整，右下角稍残。志文22行，满行19字(图二)。根据志文，张氏为河间平舒人，祖籍河南南阳，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卒，六年与夫解盛合葬。

据《隋书·地理志》，平舒县属河间郡。解盛墓志有“景州平舒”，张氏墓志有“河间平舒”，《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于长芦县置景州、炀帝大业初废。解盛卒于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此时平舒当属景州，张氏卒于炀帝大业三年，说明当时景州建制已废，平舒县已属河间郡。

(二)唐代墓志

一方为刘纲墓志，1990年出土于城关镇西关村南。左下角残。长40、宽第10期

40、厚10厘米。志文15行，满行17字(图三)。根据志文：“刘纲字少罗，瀛州平舒人



图三 刘纲墓志



图四 邓明墓志

也”，“曾祖略，齐章武郡功曹，祖刘贵”。刘纲曾任“隋议同三司”，唐“授朝散大夫，辞不就职，乃退居闾里”。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

654年)卒，麟德元年(公元664年)“迁窆于县城西南二里”。

一方为邓明墓志，残裂，1985年出土于城关镇东关村。长48、宽47、厚12厘米。志文20行，满行21字(图四)。根据志文，邓明“字君爽，瀛州平舒人也”。“曾祖鼎，齐渤海郡州都，祖敢，周任和州司功；父孝义，隋开皇五年任章武郡功曹”。邓明卒于唐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隋河间郡，武德四年……，改为瀛州，邻河间，乐寿、景城、文安、束城、丰利六县。……贞观元年……割蒲州之高阳、郑，故景州之平舒，故蠡州之野、清苑五县来属”。刘纲墓志所记

“瀛州平舒”与此相合。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刘化成)
(责任编辑 苗 霞)

○ 信息与交流

《唐黄治唐三彩窑》简介

《黄治唐三彩窑》由河南省巩义市文物出版。本书有文字81页，文后有彩色图版A版，黑白图版34版。

本书依据黄治窑址先后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该窑唐三彩制品的生产、发展、种类、制作等，并在此基础上

对该窑唐三彩的造型与装饰特点、艺术风格，时代特征等进行了翔实分析，还对该窑产品在海内外的销售、流传、出土收藏等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认真的剖析、介绍和评价。本书还对该窑的另一种产品——绞胎器、搅釉器作了详细的介绍。

(夏 劲)
32

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



文物：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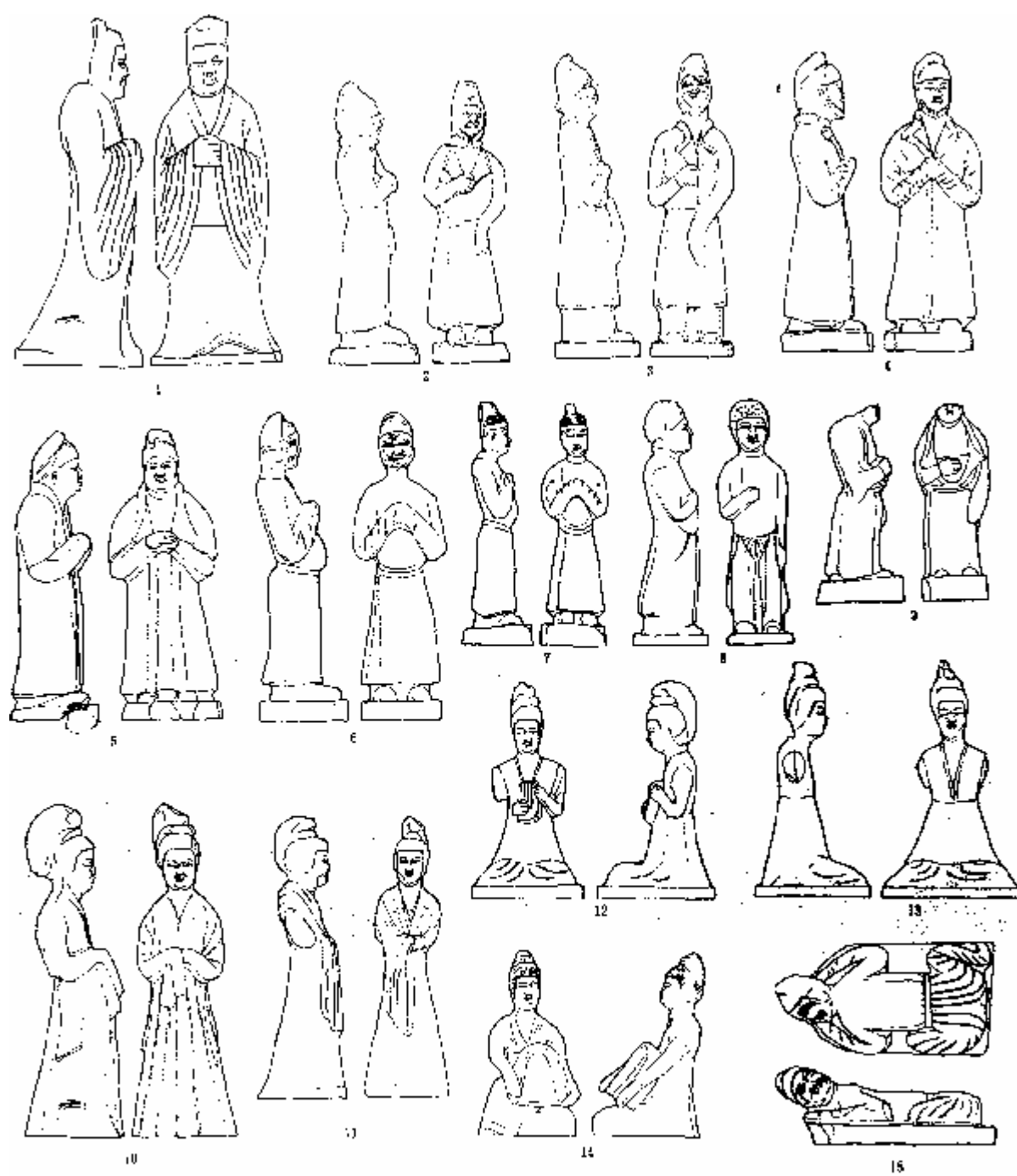
1977年5月，河北省文安县修筑公路时，在城关镇麻各庄村南发现圆形单室墓1座。墓葬直径3.5米，以单面绳纹砖砌就，因破坏严重，墓室砌法已不清楚。县文化馆收集到墓内出土的石墓志1方，陶俑、骆驼、镇墓兽等38件，现简报于下。

1、陶器

文吏俑 1件。头戴冠，长方形脸，内着长衫，腰束宽带，外穿圆领宽袖黄色短袍，双臂屈于胸前，双手相叠，拇指和食指间有弧形槽，原执有器物，左足方头靴外露，立于圆形矮底座之上。通高32厘米(图一：1；二一)。

胡人俑 3件。其中2件头戴方顶护颈风帽，额前有凸出的缨饰，浓眉深目，高鼻阔口，穿右衽大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臂微前屈，手掩在袖内垂于腹前。右臂屈于胸前，五指并拢，手中有圆孔，原执物已失，足蹬尖头靴，立于长方形底座上，通身呈浅桔红色。座长8、宽7、通高26.5厘米(图一：2；二、三)。1件底座稍残，头戴尖顶风帽，面部清瘦，深目高鼻，颧骨、眉骨突出，两腮内陷，下颌微臻，罕腮胡须，身着左衽小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臂微屈，长袖垂腹前，右手握拳于胸，足穿类头高鞞靴，立于长方形底座上，通身呈浅粉色。底座长 8、宽7、通高29厘米(图一：3；四)

侍俑 2件。1件戴幘头，巾角系于脑后，方脸细目，铭腮胡须，身着圆领内衣，外穿翻领窄



▲ 图 15

1. 叉手像 2. 3. 高八尺 4. 5. 高八尺 6. 7. 高八尺 8. 高八尺 9. 高八尺
10. 11. 高八尺 12. 13. 高八尺 14. 高八尺 15. 高八尺 (均为 1/6)



▲ 图二 陶男俑 ▲ 图三 陶男俑 ▲ 图四 陶男俑

身呈浅桔黄色。底座底部均8.5、通高27厘米(图一:5:五)

仆俑 2件。1件头后部稍残,束发梳髻,额束窄巾,瘦长脸,细眉长目,身着右衽窄袖长袍,腰束带,带端垂于身后腰际左侧,双手掩在袖内拱于胸前,鼓腹,靴头外露,立于长方形底座之上,通身呈浅黄色。底座长6.8、宽5.8、通高23厘米(图一:7;六)。另1件戴幞头,巾角结于脑后,圆脸,眼角、两腮均有细密皱纹,身着圆领右衽窄袖长袍,腰束带,带端垂于身后腰际左侧,双手掩在袖内拱于胸前,鼓腹,靴尖外露,立于长方形底座

袖对襟长袍,双臂屈于胸前,手掩于袖内,靴尖外露,立于长方形底座上,通身呈浅黄色,底座长9、宽7.5、通高28.5厘米(图一:4;二0)。另1件戴黑色幞头,巾角系于额头,面部丰满,内着窄袖长衫,外穿半袖对襟翻领长袍,双臂前屈。手指并拢拱于胸前,原执物已失,靴头外露,立于方形底座上,通

上,通身呈棕红色。座长8.5、宽7.5、通高29厘米(图一:6;七)。

昆仑奴俑 1件。圆脸卷发,大眼高鼻,身着圆领右衽窄袖长袍,下穿无裆裤,左臂下垂手掩于袖内,右手握拳置胸前,立于长方形底座上,通身呈淡黄色。座长7、宽6.5、通高22.5厘米(图一:8;八)。



▲ 图五 陶男俑 ▲ 图六 陶男俑 ▲ 图七 陶男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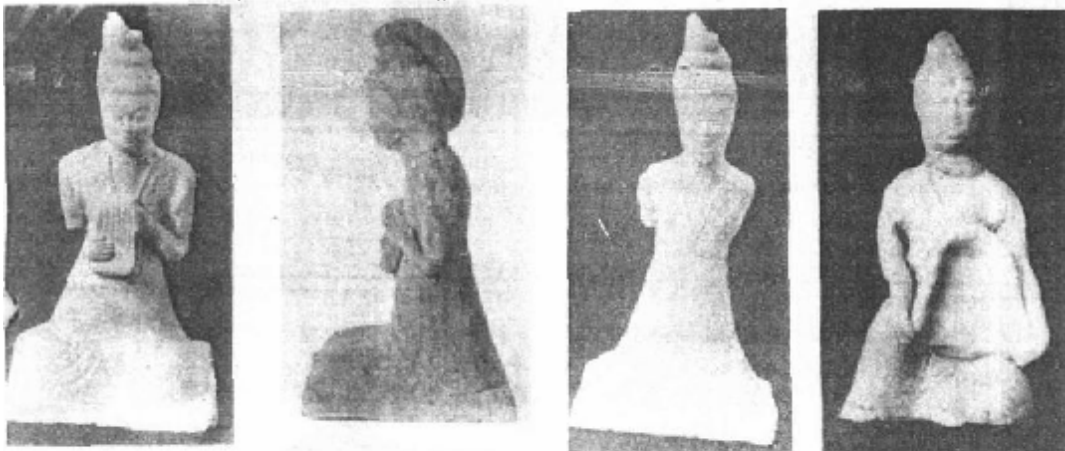
▲ 图八 陶昆仑双俑 ▲ 图九 陶双俑 ▲ 图一〇 陶女侍俑 ▲ 图一一 陶女侍俑

侏儒俑 1件。头顶部残，身着大翻领窄袖长袍，袒胸露腹，腰束带，左臂垂于体侧，右臂前屈手指并拢置腹上，立于中空长方形底座上，通身呈土红色。座长8、宽6、残高17.5厘米(图一：9；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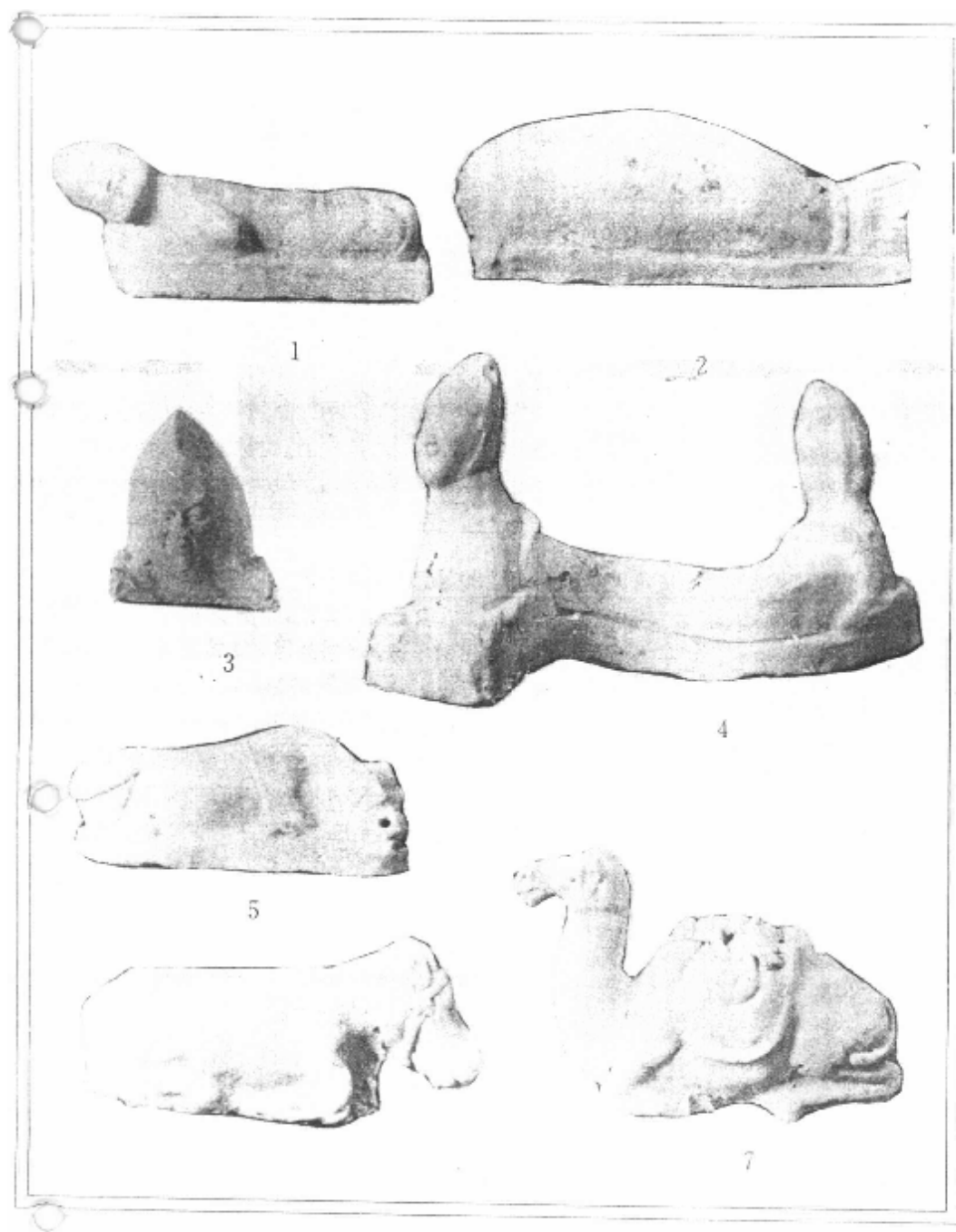
伏卧俑 1件。伏卧在前弧后方的内凹座上。头戴幘头，巾角结于脑后，身着窄袖长袍，腰束带，左腿屈压在身下，右腿屈于身体一侧，穿尖头靴，双臂前拱，头侧枕于双手之上，粗眉闭目，两腮、眼角皆有皱纹。俑长

20、宽10厘米(图一：15；一六：1)。

女侍俑 2件。1件头结刀形半翻高髻，面颊丰满，长眉秀目，身着圆领对襟窄袖衫，长裙曳地，两臂贴胸前屈，手掩于袖内，肩披帛，帛端压在肘下，垂于身体两侧，通身呈桔红色。通高31厘米(图一：10；一〇)。另1件发式与前者同，长筒裙，肩披长帛，左端压在前屈的小臂下，右端手挽于胸前小臂之上，散垂过膝，立于矮圆形底座上，通身呈粉红色。通高26厘米(图一：11；一一)。



▲ 图一二 陶女乐俑 ▲ 图一三 陶女乐俑(侧面) ▲ 图一四 陶女乐俑 ▲ 图一五 陶女乐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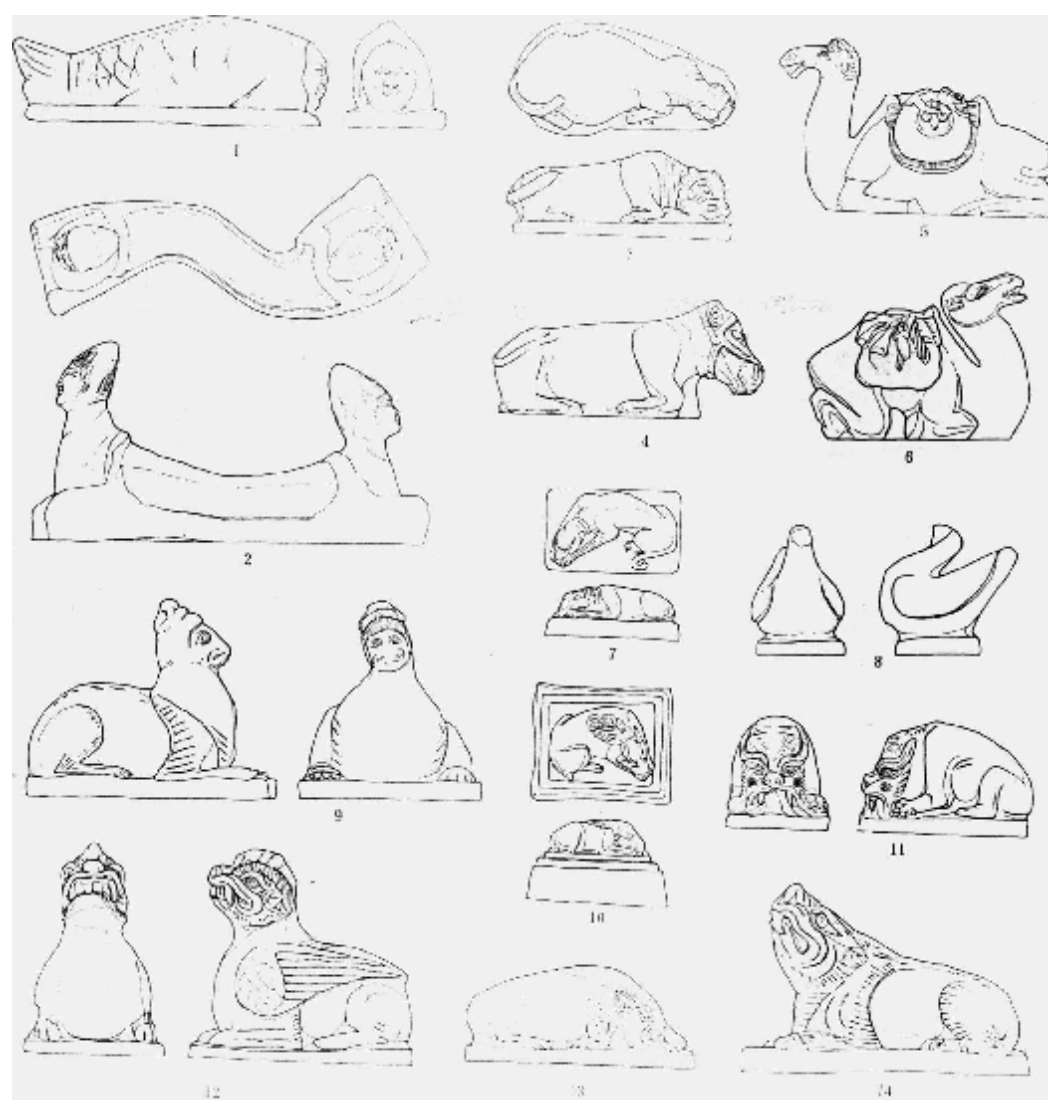
▲ 图一六

1. 陶伏卧俑 2. 陶伎俑 3. 陶伎俑（正面） 4. 陶量足 5、6. 陶牛 7. 陶骆驼



▲ 图一七

1. 猪形俑 2. 虎形俑 3. 马形俑 4、5. 狮形俑



▲ 图 7 青铜
1. 龙纹 2. 兽纹 3. 4. 5. 6. 铜器 7. 8. 9. 10. 铜器 11. 铜器 12. 13. 铜器 14. 铜器
15. 虎形器 16. 虎形器 17. 虎形器 (5, 6 为 1/9, 12 为 1/9)



▲ 图一九 舞女俑

▲ 图二〇 舞女俑

▲ 图二一 陶文吏俑

女乐俑 2件。形制相同。头结刀形尘翻高髻，着交领对襟襦，长裙铺地，跽坐于方形底座上。1件右臂残，双手执排箫于胸前，底座边长11、通高20.5厘米(图一：12；一二、一三)。另1件双手臂均残，胸前残留有乐器痕迹，通高22.5厘米(图一：13；一四)。

女执箕俑 1件。束发螺髻，着交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上身挺直，单腿跪，双手执箕，通身呈淡白色。高17.5厘米(图一：14；一五)。

仪鱼 1件。人面丰满，侧扁鱼身，背有脊，两侧有胸鳍，通身划出弧状鳞片，卧于中空长方形底座之上，身呈浅红色。通长26、高9厘米(图一六：2、3；一八：1)。

墓龙 1件。身体呈S形，两端各有一人头，昂首，头戴尖顶护颈帽，长眉细目，前

肢平伏，有利爪，卧于中空的底座之上。通长30.5、高18厘米(图一六：4；一八：2)。

牛 2件。1件弯颈低头，短角。有轡，粗尾屈于臀部，伏卧于中空的弧圆形底座上。通长27.5、高8.5厘米(图一六：5；一八：3)。另1件短颈昂首，弯角，缚轡头，四腿弯屈跪卧，细长尾曲于脊背。身長22、高9厘米(图一六：6；一八：4)。

骆驼 2件。1件昂首竖耳，四腿弯屈，卷尾伏卧，双峰间置鞍，上搭圆角花袋，并置一野猪头。身長24、高20.5厘米(图一六：7；一八：5)。另1件屈颈，跪伏，双峰间置长方形鞍，鞍上有驮蔓，两侧各搭丝束，并挂雁、野兔、水壶等物。身長26.5、高20.5厘米(图一八：6；二二)。

狗 5件。大小各异，形制基本相同。前腿平伸，头伏于腿间，细目短耳，颈带项圈，

尾细长弯曲于身体一侧，匍匐于长方形底座的。最大的1件长3、宽8.5、高5厘米(图一八：7)。

野猪 1件。体壮，长吻，獠牙外毗，竖耳，髹涂红色，四腿弯屈，伏卧于梯形底座上。长18.5、高8厘米(国一八：13)。

虎形兽 1件。虎吻环眼，前腿平伸，有利爪，一后腿掩于身下，一后腿弯屈，尾粗短曲于臀侧，匍匐在中空的方形三层台座之上。底座长11.5、宽9、兽身长8.5、通高6.8厘米(图一七：一八：10)。

异形兽 1件。狮鼻大口，上齿外露，下颌触地，圆睁双目，粗眉上挑至额头，耳短小，腮边有长鬃毛，额头为鳞状纹饰，粗肢利爪，形象凶猛，蹲卧在中空的椭圆形底座之上，身长13.5、通高9厘米(图一七：2；一八：11)。

镇墓兽 3件。形态各异。
1件人首鸟嘴，环眼，束发戴幘头，巾角结于脑后，粗肢利爪，腿有鬃毛，昂首蹲卧在凹底的椭圆形底座上，呈土红色。长20、通18厘米(图一八：9；二三)。

1件缩颈昂首，犬口小耳，牛鼻环眼，体肥硕，粗肢利爪，两腮、脊背、四肢刻划鬃毛，形象狰狞，四腿弯屈蹲既于中空的椭圆

形底座上，通身呈谈黄色。长23、高14厘、(图一七：34：一八：14)。

1件短颈昂首，上齿外露，狮鼻小耳，眉环眼，头顶竖冠，体侧有双翅，扁尾直垂，四肢粗壮，牛蹄，蹲卧在中空的椭圆形底座上，身呈淡红色。长18、高17厘米(图一七：X；一八：12)。

鸭 1件。扁嘴曲颈，卧于正方形底座乏上。长11.5、高11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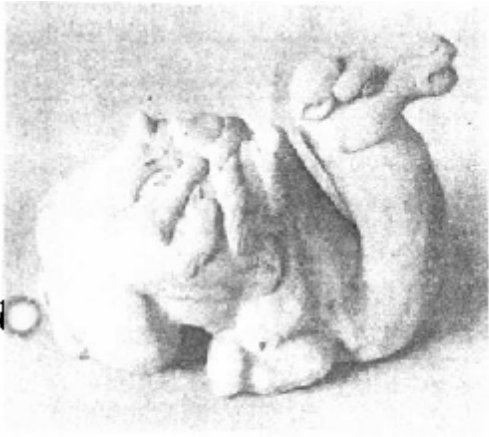
鸡 1件。小冠短尾，卧于正方形底座之上。长10、高12厘米。

鸽 1件。嘴残，昂首翘尾，双翅并拢，站立于方形底座上，身呈淡黄色。长11.5、高10.5厘米(图一八：8)。

灶 1件。长方形灶面，中间有一圆形灶孔。拱形灶门。灶的一侧连接略低于灶面的炊具台。灶面宽8、长9.8、通长16、高6厘米。

磨 2件。圆形，上扇较薄，中间内凹，有三个圆形瘡眼，外壁有射线状浅纹，下扇较厚。上扇直径6.5、下扇直径8、通高3.5厘米。

2. 石墓志 1件。青石质，长方形，长60、宽30、厚10厘米，正面以浅线刻正方形界格，志文14行。满行26字，共34 3字，楷



▲ 图二二 陶猪



▲ 图二二 陶猪



▲ 图二四 墓志拓片 (1/3)

书体，首题“唐版授恒州藁城县令董明府之墓志铭”(图二四)。

据志文记述，墓主人为董满。字士盈，原籍为邢州平乡。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奉诏版授藁城县令，咸亨二年(672年)十二月十四日终于家，春秋八十有八。咸亨三年(673年)三月卅日迁窆于文安县北三里之平原。

河北省北部以往发现的唐代墓葬较少，且均为随葬品简单的平民墓，有明确记年的墓更少。一般认为是地处北部边睡、唐势力相对薄弱的原故。此次发现的这座唐墓及近年文安县境内发现的唐墓形制与中原地区的不同，为圆形单室，随葬品中不见三彩器，具有北方地域的特征。此墓出土的人物俑神态自然。陶家禽家畜、骆驼、镇墓兽形象生动，与中原地区唐墓同类器风格相同。此墓的发现为探索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唐文化的统一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本简报的编写得到了王其腾、张晓峰、张鸿鹰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摄影、执笔 刘化成
绘 图 张鸿鹰

河北文安县西关唐墓清理简报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1989年7、8月，文安县城关镇村民在文安二中操场北侧取土时，先后两次发现砖室墓，廊坊市文管所前件调查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两次清理墓葬四座，统一编号为M1~M2。现将墓葬情况简报如下：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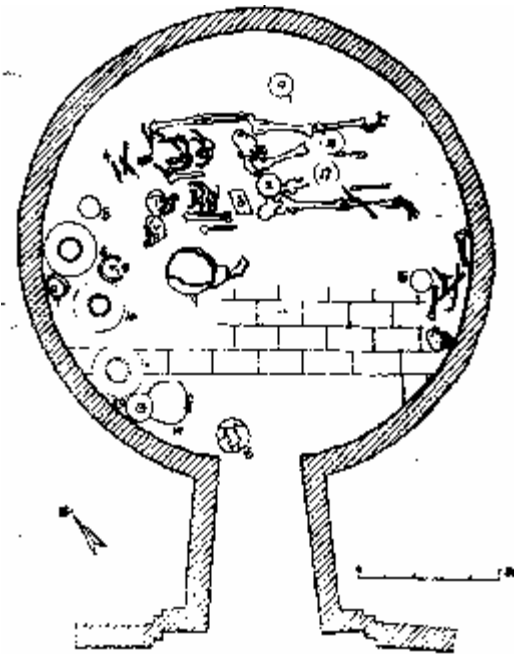
墓葬形制

该墓为圆形单室砖墓，方向213度(图一)。墓顶被破坏，墓门开在南面，宽0.8、残高1.26米，墓门两侧有翼墙，长度均为0.9米，未见封门砖。甬道前宽后窄，长1.2、宽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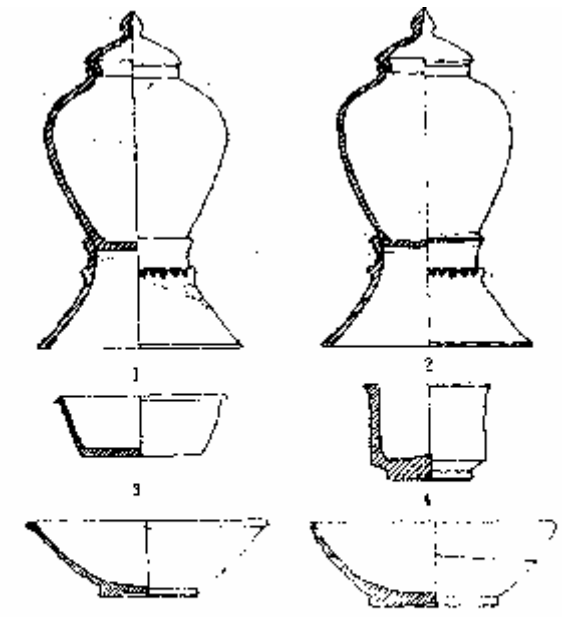
56~0.8、残高1.26米，依甬道东壁残存迹象米看，甬道应为券顶。墓室东西径长3、南、化径长2.9、墓壁残高1.33米，用单面粗绳纹灰砖错缝平铺砌成。砖长32、宽15、厚6厘米。墓室西壁砌一仿木直棂小窗，宽32、高41厘米，系把砖立起斜放用砖的一侧边做出窗棂。墓室北部设有棺床，前脸床而砖砌，高0.3米，上置三县人骨架，两具在中部稍偏北处，并排放置，头西足东仰身直肢葬，另一具近东壁，头朝西南，骨骼不整。

随葬器物

该墓共出土随葬品25件，多数已残。。



图一 M1 平面图 1. 墓室 2. 墓门 3. 甬道 4. 翼墙 5. 棺床 6. 随葬品 7. 封门砖 8. 甬道 9. 墓室 10. 墓门 11. 甬道 12. 翼墙 13. 封门砖 14. 甬道 15. 墓室 16. 墓门 17. 甬道 18. 翼墙



图二 M1 出土器物 1. 1. 陶罐 2. 陶罐 3. 陶碗 4. 陶杯 5. 陶碗 6. 陶碗 7. 陶碗 8. 陶碗 9. 陶碗 10. 陶碗 11. 陶碗 12. 陶碗 13. 陶碗 14. 陶碗 15. 陶碗 16. 陶碗 17. 陶碗 18. 陶碗

35 43

出土时，发钗置于北侧人骨架头部，铜钱置于骨架下面，其余大部分随葬品放在墓室西南部棺床上下。另外在东西向人骨架的腿部有两处漆器残迹。

泥质红陶塔形罐 3件。盖、罐、底座分制。盖尖钮，圆顶，子口。罐圆唇，侈口，上腹部圆鼓，下腹渐收为平底。底座呈喇叭形，两件在上部一施一周花边状附加堆纹。M1：1，口径15、底径34、最大腹径28、通高54厘米(图二：1)。另一件(M1：3)底座除上部外，口沿下亦施一周附加堆纹(图二：2、封二：1)。

高泥质灰陶盆 1件(M₁：4)。卷沿敞口，斜壁平底。口径25.5、底径16.5、高7.2厘米(图三：3)。

白瓷杯 1件(M₁：j)。尖圆唇，口微侈，深腹直壁，假圈足稍内凹。底部露胎，其余部位施满白釉。口径7.3、足径4.5、高5.1厘米(图二：4)。

瓷碗 3件。M₁：6，唇沿侈口，浅腹，壁形足。足底一圈露胎，其余部位满釉，釉色青白色润。口径13.5、足径5.5、高4厘米(图二：5)。另两件形制相同，圆唇敞口，浅腹，假圈足稍内凹。白釉，施釉不到底，内底有三个支钉痕。M₁：7，口径13.3、足径7、高4.4厘米(图二：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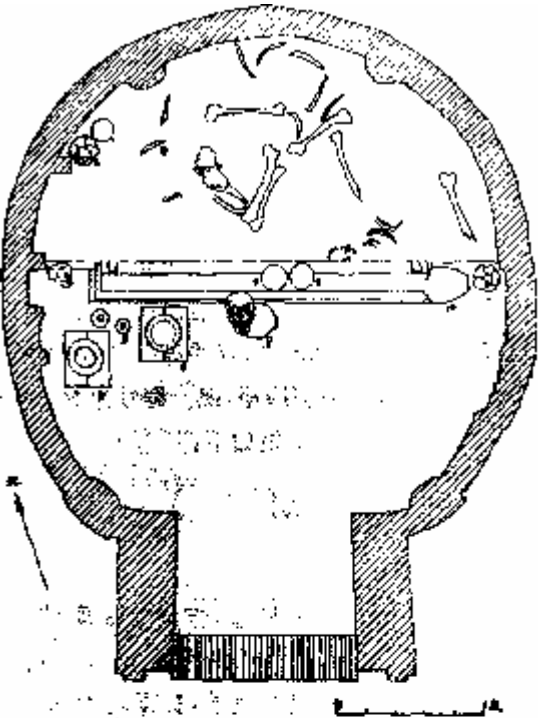
铜发钗 3件。双股，断面圆形。两件长24、一件长16.5厘米。

铜钱 14枚。隋五铢2枚，乾元重宝1枚，余为开元通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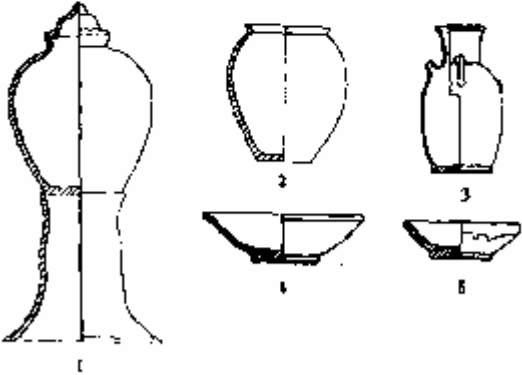
M₂

墓葬形制

圆形单室砖墓，方向190度(图三)。墓门开在南面，用砖封堵。砌法为立砌斜放，上下排交错，从正面看为横人字形。甬道长1.1、宽1.24~1.3、残高0.8米。墓室东西径长3.24、南北径长2.8，墓壁残高1.2米，用单面粗绳纹灰砖砌成，砖长32、宽16.5、厚6.5



图二 M2 平面图 1.7.8.瓷碗 2.瓷钵 3.铜发钗
4.6.瓷座 5.器盖 9.10.罐 11.夹砂黑陶罐



图四 M2 出土器物 1.红陶塔形罐 2.黑陶钵 3.瓷杯
4.5.瓷碗(1为1/14,4为1/6-5为1/8,东距1/10)

厘米，墓壁砌法为两顺一丁。墓门两侧各砌出凸出墓壁8厘米的半圆形砖柱，底有依次突出的两层砖砌柱础。与其对应的北墓壁也

两个半圆形砖柱，底部与棺床相接。西南墓壁有一曲拱形灯架，凸出墓壁3~10厘米、通高80厘米(封二：2)。东壁砌一板门，宽96、残高72厘米(封二：3)。墓室北部砌有棺床，高0.72米，床面和前脸用砖砌成，前脸自上数第八层中间两块砖上各刻出两个“一”形装饰(封二：4)。墓室内发现两个头骨及零乱的肢骨。墓室、甬道壁及棺床前脸先涂白灰浆，再涂以赭红色，现脱落严重。

随葬器物

清理时出土随葬品17件，发钗、铁剪位于骨架周围，一件瓷碗和一件瓷注壶位于棺床西部，其余随葬品置于棺床前的地面上。

泥质红陶塔形罐2件。圆唇侈口，上腹圆鼓，下腹渐收为平底。盖顶丰满，有尖圆钮。底座呈喇叭形，与罐分制。M2：1，口径12.5、底径28、最大腹径26、通高62厘米(封二：5、图四：1)。出土时，底座用两块带半圆缺口的砖夹住固定。

夹砂黑陶罐 1件(M：：3)。方唇侈口，鼓腹平底。口径14.5、底径9.3、高21.4厘米(图四：2)。

瓷注壶 1件(M2：4)。圆唇侈口，矮颈，曲柄安于颈腹部，与柄相对处为管状短流，两侧各一双泥条系。椭圆形腹，平底。黄绿釉。有细小开片，施釉不到底。腹部有四个椭圆形窑粘。口径7.4、底径9.7、高23.5厘米(图四：3)。

瓷碗3件。两件形制相同，唇沿侈口，浅腹，壁形足。釉色青白光滑，有开片，近底处露胎。M2：5，口径13.2、足径5.1、高3.6厘米(图四：4)。另一件(M2：7)圆唇，口微敛，浅腹，假圈足稍内凹。内壁釉色白中泛黄，外壁釉厚处泛青色，有垂釉现象。腹下露胎，内底有三个支钉痕。口径12.7、足径6.8、高4厘米(图四：5)。

铜发钗3件。双股。断面圆形、一件长14厘米，另两件残断。

铜钱6枚。均为开元通宝。
铁剪 1件。锈蚀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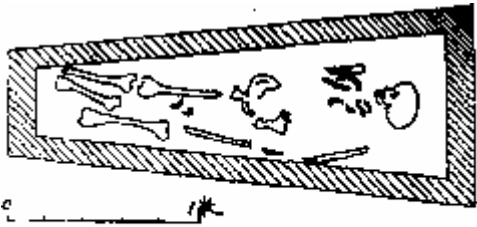
M3

甬道壁及棺床前脸先涂白灰浆，再涂以赭红色，现脱落严重。墓室北部砌有棺床，高0.72米，床面和前脸用砖砌成，前脸自上数第八层中间两块砖上各刻出两个“一”形装饰(封二：4)。墓室内发现两个头骨及零乱的肢骨。墓室、甬道壁及棺床前脸先涂白灰浆，再涂以赭红色，现脱落严重。墓室北部砌有棺床，高0.72米，床面和前脸用砖砌成，前脸自上数第八层中间两块砖上各刻出两个“一”形装饰(封二：4)。墓室内发现两个头骨及零乱的肢骨。墓室、甬道壁及棺床前脸先涂白灰浆，再涂以赭红色，现脱落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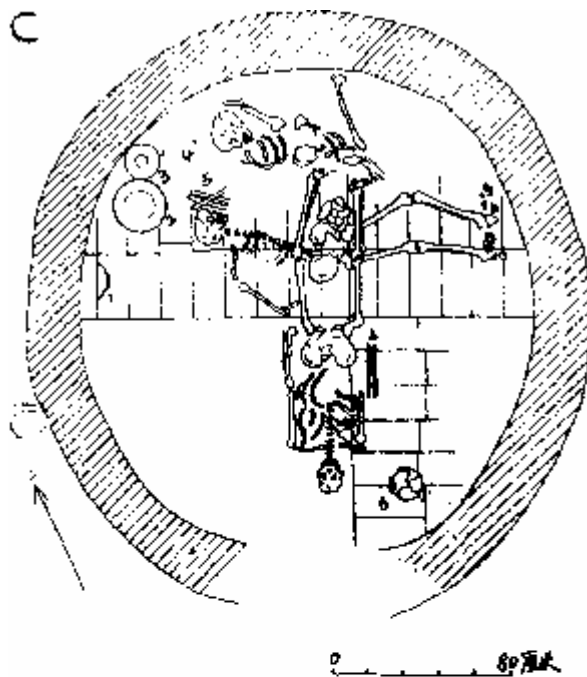
随葬器物

清理时出土随葬品12件，铜发钗位于东西向骨架头骨边侧，铜钱压在骨架下，器盖、器座、泥质红陶罐和一件瓷碗放在北棺床西部，一件红陶双系罐置于南北向骨架头骨东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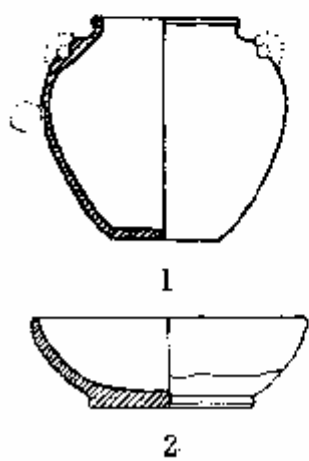
泥质红陶塔形罐 1件(M4：1)。形制



图五 M3 平面图



图六:M4平面图 1.瓷碗 2.罐座 3.红陶
塔形罐 4.器盖 5.铜发钗 6.红陶双系罐



附七:M4出土器物 1.红陶
双系罐(1/9) 2.瓷碗(1/7)

假圈足。釉色白中泛黄,有细小开片,近底处
路胎,内底有三个支钉痕。口径18.2、底径
10.8、高6厘米(图七:2)。
铜发钗 8件。双股,断面圆形,均残断。
铜钱 1枚。为开元通宝。

结 语

M₁和M₂所出玉璧底碗,釉色青白,口沿翻卷过来
粘合而成。从断面看留有圆孔,外壁及底
足留有轮旋刀痕,外壁施釉不甚均匀,用
手抚摸有不平之感。一件底中心亦施釉,
另两件施釉不到底,器底粘有石英砂粒,
均属定窑晚唐时期做法。从这些特征来
看,这批瓷器当属定窑系统。这几件瓷器,
特别是M2:5,胎质细腻,釉色光润,器形
规整,表明定窑晚唐时期较高的烧瓷工艺。

关于墓葬年代,M₁、M₂出土玉璧底碗均属定窑晚唐时
期产品,灰陶盆和北京昌平区旧县大队晚唐墓出土的
灰陶盆相近,铜发钗与河北沧县前营村晚唐墓出土的
铜发钗相同。墓室内用砖做出窗户、灯架、门、
柱子等仿木结构,均属北方地区晚唐墓流行做法。

M4出土塔形罐及铜发钗均同于M₂。故M₁、M₂、M₄的年代应
为晚唐时期。M₃不见随葬品,但这种梯形砖室墓
在北方地区的早、中期唐墓中都能见到,
如河南淇县靳庄唐墓、天津蓟县邦均2号墓,
故其年代可能要早一些。

注释:

李辉柄:《定窑的历史以暨与邢窑的关系》,《故宫博物院院
刊》1983年3期。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发现的几座唐墓》,《考古》1980
年6期。

沧州市文管所、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前营村唐墓》,《考古》
1991年5期。

淇县文物保管所:《河南淇县靳庄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84
年12期。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邦均两座古墓的清
理》,《考古》1985年6期。

执笔:苑晓光
绘图:曲金丽

唐张仁宪神道碑考

张鸿鹰 吕冬梅

张仁宪神道碑在文安县城西北相公庄。此碑通高430厘米，碑身宽144厘米，厚54厘米。碑为汉白玉石质，碑首雕四龙交蟠，龙首垂于碑侧，天宫篆额“大唐故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之碑”。碑身阳面刻方格线，格内阴刻隶书，共29行，满行62字；碑阴、碑侧均无字。碑座为石雕吕属，据村民介绍其头部为重刻，原作已毁。

清代此碑被列为文安县八景之一——唐碑吐雾，据《文安县志·方輿志》载：“唐碑吐雾，唐节度使张公仁宪神道碑也，在邑西北相公庄侧，雾露之晨隐然有人马麾盖之状。”碑于清道光二十一年冬断裂倾倒，当时的县令刘宝楠修复重立。后再次裂倒，时间已无从考证，直到198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拨款修复重立并筑屋保护，1993年河北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碑北40米原有建筑，《文安县志·建置志》载：“相公庙，在城西相公庄，即唐工部张公故祠，”现庙已无存，惟地表散落青砖、瓦、白釉瓷碗残片等。

—

张仁宪神道碑见于《集古录》、《平津读碑记》、《京畿金石考》、《文安县志》、《日下旧闻考》、《八琼室金石补正》，录其碑文内容的仅后三者。

《文安县志》创修自明崇祯时期，清康熙四十二年、民国十一年重修，其所录碑文较全，但存在一些遗漏和补撰的问题，有失严谨。《日下旧闻考》（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所录碑文亦出自《文安县志》，但遗漏文字较

多，可能为转录摘抄之误。陆增祥所著《八琼室金石补正》为金石学经典之作，体例规范，考证详实。其所录碑文是陆氏于清同治十年据潘伯寅所赠拓本抄录的，当时“碑已中断，上截又裂为二”，损泐已相当严重，缺字较多。因这三种著录均有遗误、缺字现象，并且互有出入，不能反映碑文原貌，故以碑石拓本为主，参照《文安县志》和《八琼室金石补正》，对碑文内容加以整理，考证，供大家研究参考。碑石磨泐处字迹辨认不清者，用“口”占位，“口”内为所补之字。

银青光禄大夫太子中允赠工部尚书清河张公神道碑并序

幽州卢龙节度口中散大夫检校太子中允侍御史上柱国李俭撰

幽州节度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察御史蔡陵书并篆额天垂四序所以表成岁之功地别九州所以分代天之治寒暑之运行叶度河岳之感应有期口口口口口口学是故体五常而承五福赞九德而著九功盛业克著

於旗常佳名攸传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必貽于后昆禄不逮先孝思式崇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述典谟焜燿今古传白明德若不当代其后必有达人

富哉言乎

有口口工部尚书张公孕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略宏图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工弯弧倍六钧之力轻财重义急病让夷然诺信於友

人賜給行于州里不以一隔自束不以一節
 自持情懷久約常從結駟之遊座列嘉
 賓□□□□□云願金玉之藏比之於紆
 齊居如列闕譽者置郵語默順
 時浮沉樂道愧從從事選不羈嘗仕本州歷居
 右職貞元初 教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
 中允貞元四年薨於昌平縣之官舍春秋七
 十五旋窆於文安縣
 之西北安樂原夫人扶風郡太夫人魯氏左廕兵
 部太子詹事府之女行符箴頌禮具瘞策口
 □□□孫□□式追於石窆后 公廿二年而沒
 至是附焉禮也
 公諱仁亮字仁亮其先清河人 世相韓文成見
 稱于漢代三召補晉壯武克大於當時昭彰四
 表□□□□祖諱為瀛州刺史封清河伯
 遂處於燕
 王父諱佐明皇定威將軍行幽州和府右果
 毅都尉 烈考諱元時 皇叔校尉幽州德
 潤府折冲都尉□□□□□奕世載德
 亮 前修輝華閭闔之門
 錯綜蛟螭之秀元子諱神寂無祿早亡 嗣
 子諱光朝冠軍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檢校
 國子祭酒□□兵部尚書訓義方才推□
 □學該典禮識洞機
 符調悅不群洞達無撓出則摧戎狄居則□韜鈴
 珠履常館於三千鐵衣時馳于十萬□□□□
 □□□□□許國銀黃坐致琴筑自娛膺
 福履以樂天坦
 操杯自幸歲積庆垂范高朗令終誕生元
 臣 皇臣防 兵部嗣子仲武今幽州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兩蕃經略戶
 龍軍兼充招撫回鹘等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大
 都督府長史安陵郡王食邑五千戶□□□□
 □□□□□而緝□□□□立古而金玉 王



碑文局部(下半部)

度严干戈以卫社稷推象象以究天人側席求賢
 勞心致理歷階濟級夙奉鴻私泊授鉞專征□
 □□□□□□□□先論道三召之列破獯
 鬻之眾帳盈七千拓鮮卑
 之疆地开千里七狄稽顙百蛮投誠為國于
 栢承天八柱實生靈之藻鏡為□□□□明
 □□□□□尊譯被 召宗并受專誠
 之寄 伯氏諱仲斌
 皇蜀州刺史靜塞軍營田團練等使兼侍御史
 季氏仲至今涿州刺史永泰軍營田團練等使
 □□□□家寶婢聯國栢黃霸為列郡之雄關
 羽乃万人之敵
 相國有子曰直方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蜀
 州有子長曰得輔國子祭酒兼侍御史次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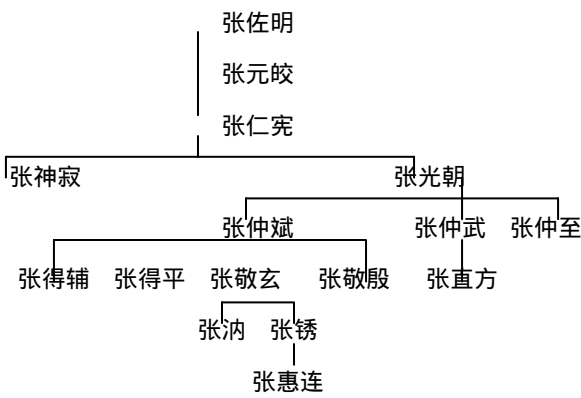
平□□□敬玄幽都主簿敬殷幽州参军泊长
房有子日详早汭亡
锈兼监察御史有孙日惠连兼殿中侍御史皆珪
璋特达冠盖相望丹青克绍於□□□□□□
□□□□穆然清风高视群品
相国以逮事逾远聿修渐遥松楸即行琬琰未勒
景行安仰思心□□是用伐石他山建碑
立隧□□□□□□□熟□□□□□□华宗授
简勒铭期於直笔
盛德难名扣玄门而常思堕泪谓闻强绎媿黄
绢而徒媿受辛终唯恐惶敢载铭曰
自泮玄黄即垂载籍华宗上德奇谋异迹问道
赤松受兵黄石道著昭晰庆流辉赫当途代汉
□□□□□□□□□□作宰操刀国殊俊彦代有英
旄□□元魏清河
连偶为郡临燕卜凤载口公卿窟宅德义泉
藪史不绝书士无虚口惟唐八叶诞生
□□□□□□□□挥金满路载德盈车清风穆若
待价沽诸泳游道德
存蓄儒史力荷千钧名驰万里不享眉寿不登
贵仕道迈前修庄流后嗣克生令子实日时英
魁梧器宇□□襟灵业维匡国口表过庭口口孝
孙作
唐丞相肃穆凤苑口口玉赓持衡任重杖钺心壮
龟鹤齐年山河比重藉藉群从秩秩德音口口
口口桃李垂阴雪霁昆庙花繁邓林旧
列松栖口追口口草木荒
口口口口□□请勒景钟卫刊夷鼎金石即刻
丹青重炳
大中二年岁次戊辰八月壬戌朔
十二日癸酉建

碑为李俭撰，蔡陵书并篆额，二人史均无
传。李俭，碑载官职为“中散大夫检校太子中
允侍御史上柱国”，《陈立行墓志》的撰文为
“幽州押奚契丹两蕃副使中散大夫检校秘书

从碑文“相国以逮事逾元，聿修渐遥，松
楸即行，琬琰未勒……”可知碑立于大中十二
年，而张仲武死于大中三年，其子张直方于大
中四年举家奔长安，又大中二年为戊辰年，大
中十二年为戊寅年，勿庸置疑，立碑时间应在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而非大中十二年(公元
858年)，《文安县志》误。

二

俾中详录了张仁宪家族九代17人，这为我
们研究张仁宪世系提供了完整而可靠的依据，
兹将其世系列表如下：



碑称张仁宪远祖张为曾任瀛州刺史，封清河伯，
从铭文“降及元魏，清河连偶，为郡临燕”，
知张为是北魏时人，然史无传，故无从考证，
瀛州，《魏书·地形志》载：太和十一年分定州、
河间、高阳、冀州、章武、浮阳置，治赵都军
城，领平舒(今大城县)、文安(今文安县)等五
县。

张仁宪祖父张佐明，唐宣威将军，幽州和政府右
果毅都尉，父张元皎，宣节校尉，幽州德润府折冲都
尉，二人均为幽州府兵将领，

《新唐书·百官志》：“诸卫折冲都尉府每府折冲都尉一人，左右里毅都尉各一人。”《新唐书·地理志》载幽州有涿城、德闻、政和、咸宁等十四府，以碑正之，“政和”为：“和政”之误。又据廊坊市西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幽州隆福寺长明灯楼》题记，其中有“长明灯楼主德润府队正上骑都尉”的题名，“润”与“润”通，“德润府”即“德润府”，所以《新唐书》所记“德闻”为“德润”之讹。

张仁宪，字仁宪，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卒于昌平县（今北京昌平县），年75岁，由此推算，当生于唐先天二年（公元714年），死后即葬于文安县（今河北文安县）。张仁宪生前“尝仕本州，历居右职，贞元初，敕授银青光禄大夫，太子中允。”工部尚书衔为唐朝追赠。

张仁宪次子张光朝，见于《旧唐书·张仲武传》。碑所载官职也是追赠之官，而非实职。

张光朝有子三人，即张仲斌、张仲武、张仲至。

张仲斌、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团练等使，前侍御史。蓟州（今天津市蓟县）《新唐书·地理志》载：“蓟州渔阳郡，下，开元十八年析幽州置，……县三，渔阳、三河、玉田。”静塞军，“在蓟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五进匹”

张仲武，《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为唐幽州节度使，“旧将张光朝子”，生年不详，卒于大中三年（公元849年），谥“庄”。张仲武本为雄武军使用使，雄武军在蓟州北故广汉州。

会昌元年入主幽州，时年已五十余，在坐镇幽州的九年期间（会昌元年至大中三年），曾与河灰节度使刘沔共同抗击回鹘，会昌二年五月大破回鹘，大中元年五月又大破诸奚，李德裕亲为撰写《幽州纪圣功碑》立于涿州。立碑时官已至“幽州节度副大使知节事”、“经略卢龙军兼充招抚回鹘等使银表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兰陵郡王”，与历史记载基本相同。

张仲至，涿州刺史，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光禄大夫。史无传，“会昌二年五月（回鹘）那颉啜帅其众自振武、大同东因室韦黑河，南趣雄武军，窥幽州，卢龙节度使张促武遗其弟仲至将兵三成迎击，大破之，斩首捕虏不可胜计，悉收其七千帐分配诸道。”可以看出张仲至是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涿州（今河北涿州市）本为幽州范阳县，“大历四年，幽州节度使朱希彩奏请于范阳置涿州，仍割幽州之范阳、归义、固安三县以隶涿，属幽州都督，州新置未计户口帐籍。”永泰军，不见于新、旧《唐书》的《地理志》和《兵志》中，但亦不仅见于张仁宪神道碑，安次区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刘公述祖碑铭”的碑阴也有“涿州永泰军驱使官诸葛武口”的题名，说明“永泰军”可能是驻屯于涿州城内的戍边军队，为史所失载。

张仲武子张直方，其事迹附于《张仲武传》后，立碑时为“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大中三年张仲武死后袭任幽州节度使，因其“动多不法，虑为将卒所图，是年冬托以游猎赴阙”。这里的“将卒”不只是指幽州的骄兵悍将，还包括他的堂兄——张得辅。据唐咸通十四年《阎好问墓志》，¹¹“庄五（即张仲武）犹子德辅，潜祈大福，阴构祸阶，爰从车第，直驱正寝。”张仲武死后，张得辅想效仿河北逐帅自立的故事，欲杀张直方以代之，但因张直方的牙将“严于宿卫”，经过一场激战，（阎好问）“以辰泊申，威掠前锋，血盈左胁”，终于平定了这次内乱。在部下的劝谏下于“明年冬……请诣龙阙。”举家逃奔长安。直到广明元年十二月，“帅文武数十人迎（黄）巢于灞上”，¹²之后又“纳招亡命，谋欲劫巢”，败露后被黄巢屠族。¹³

张仁宪神道碑是廊坊地区现存为数较少的唐碑之一，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张仲武家世的依据，具有极高的史资价值，同时也为确定张仲武家族墓地提供了线索。（下转91页）

廊坊市出土辽代白瓷研究

张兆祥 武玉茹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习俗有所不同，自秦以来，政治、经济、文化渐趋统一，至唐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未经五代又有了新的变化。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阿保机创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47年改国号大辽朝，定都上京临潢府（今辽宁巴林左旗），版图扩大。形成与北宋南北对峙局面。契丹族的地理环境与河北边地毗连，自古两地之间就有经济往来，特别是大辽朝建立以后，汉族地主阶级被纳入辽朝政权，汉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传播，经济文化不断融合。

契丹族在接受汉民族进步文化的同时，逐步改变游牧生活方式，瓷器成为契丹族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当时处于中原北部边陲的河北定窑，为契丹族瓷器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大量输入定窑自瓷外，定窑匠人也不断来辽地传授制瓷技艺，辽朝统治者在自己区域内广建窑场，据考古资料证实，目前发现的古代窑址11处，有辽上京故城窑、林东白音高勒窑、赤峰缸瓦窑、辽阳江官屯窑、宽城缸窑沟窑、阿旗小南沟窑、阿旗水泉窑、大同青瓷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北京房山磁家务窑、北京密云县小水峪窑等。

廊坊市（原安次县）古属幽州，五代石敬瑭在契丹族扶植下建晋朝，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其中包括幽州。辽改幽州为南京析津府，成为五京之首，地域环境得天独厚，交通便利，是通往南部中原地区的要塞，也是中原文化向北方传播的枢纽。廊坊地处古幽州一箭之地，古往今来文化相通，历来有“京城门

户”及“南大门”之称，据《安次县志》记载：“安次县仍隶幽州，石晋天神速初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安次遂为‘辽地’。”

近年来，廊坊相继出土了不少辽代白瓷，其形制特征均属河北定窑系统，但胎质、釉色及制作风格又与定窑有所区别。通过对这批白瓷分析研究，对其产地有了较确切的界定，从中看到宋瓷对辽瓷的影响，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汇发展过程。

白瓷塔形罐（封二：1）

1976年，香河县于辛庄村南栖隐寺塔基出土，由塔刹、塔身、基座三部分构成，整体为圆柱形，腹中空，可贮物。塔刹与塔身分制，塔刹由相轮、宝瓶、华盖组成，塔刹即为罐盖，华盖下方作子口，可合于罐口之上。塔身上作12层单檐，檐与檐间隔自上而下随之变窄，中间鼓，两端略内收。檐以下为塔身，素面无纹，呈筒状。基座为一须弥座，由上下两个圆形坡面基台组成，中间束腰处有一道凸棱，将两个台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薄小，下层大且厚实，大平底，上凹，坡面上分别刻饰双层覆莲，莲纹刻划自如，粗犷有力。胎体白而细腻，通体施白色釉，唯底部无釉，局部有积釉现象，积釉处呈浅青色。此罐造型稳重厚实，端庄朴厚，体现出小器大样的制作技巧。

塔形罐是受印度佛教影响产物，而用陶瓷制作佛教器皿是中国佛教的象征，此类器型唐代较为流行，多用于随葬品和佛教用器。唐中宗至唐末的墓葬出土较多，宋辽以后历代也多有烧制，但器形变化较大。与这件塔形罐同出的还有白瓷净水碗1件、粗质白瓷花

口盆。13件及灰陶莲花座1件。据《香河县志》记载：“于辛庄村南栖隐寺内有一古塔，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1006年)，塔高七丈余，远眺近睹，蔚为壮观……。栖隐寺清康熙十年重修一次，光绪二十四年整修一次。”至于塔的修复情况，县志中没有记述。据此分析，这批出土的白瓷是当时建塔时留下的佛教祭器。

白瓷净水碗(封二：2)

1976年，香河县于辛庄栖隐寺塔基出土，高10、口径14、足径5厘米，敞口、深腹、束腰，上部斜直，下部弧形鼓腹，近底内收，下承窄圈足，略高，内外墙外侈。胎质洁白细腻，通体施白釉，釉层薄而匀净，器内底及圈足内有一不规则小片，露胎无釉。造型精巧别致，制作规整，烧结良好，瓷化程度高，胎壁极薄，在阳光下呈半透明状。此类精细产品十分少见，是辽代白瓷中的罕见之物。

这件白瓷净水碗与塔形罐同出一处，均属佛教器具，据《佛教手册》中说：“佛具有六稻，花、涂香、水、烧香、饭食和灯烛。”其中“水”是用碗来盛放，故名“净水碗。”

白瓷花口盘(封二：3)

1976年，香河县于辛庄村南栖隐寺塔基出土，高4、口径4.5、底6.5厘米，花形口、外侈。圆唇、浅腹，壁斜直，近底折收，下承矮圈足。器外壁依花口压印凹线纹12道，内壁起相应凸棱，器内底转角处饰阴线弦纹一周，并留有四个不规整的条形支烧痕。胎质呈白色，微微泛黄，通体施白色釉，器外施釉不到底，釉面不甚规整，粘有细小颗粒，并夹杂褐色斑的及细小开片纹，局部有刷釉痕及积釉现象，积釉处呈青黄色。

此类花口盘塔基内出土数量最多，其胎质、釉色及制作工艺较为低劣，属北方窑场粗质白瓷。宋辽时期北方窑场均有烧制，数量大，流传广，在以往发掘宋辽时期墓葬中也最为多见。

白瓷刻花莲纹注壶(封二：4)

1988年5月大城县郭底村辽墓出土，高15、口径3.5厘米，直口、平唇，颈呈直筒形，较长。斜折肩、弧形腹，腹以下渐内收，下承矮圈足。颈与腹一侧安有扁条形手柄，肩上部一侧附细管状曲流，柄手上贴折枝梅花，肩上部刻划覆形蕉叶纹，腹部主体纹样为双层仰瓣莲纹。胎坯白而细腻，器壁较厚，烧结火候高，瓷化程度高，通体施白色釉，釉面匀净，造型端庄古朴。装饰纹样洗练疏朗，刻划手法豪放流畅，与丰满圆浑的器型相匹配，颇具庄重典雅之美。

注壶是唐代较流行的一种酒具，习惯称之为“执壶”。唐人李济翁《资暇集》中说：“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酒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酒了无遗滴，居无可，稍用注子，其形若簪，而盖嘴柄皆俱。”可知注子是当时饮酒器皿。这类器型宋辽时期最为常见，器型变化也十分丰富，可分为中原型和契丹型两大类，属中原型的有兽流壶、提梁壶、瓜型壶、葫芦壶等；契丹型主要有摹仿游牧生活中常用的皮袋容器烧制的鸡冠壶和皮囊壶等。由于生活习俗不同，日常用器和汉民族也略有差异，因此，契丹族也创造了很多带有本民族特征的精美器型，这些精美之作，也曾对当时的定窑及中原地区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汉民族和契丹族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始终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交往中进行。这件白瓷刻花莲纹注壶，属中原传统器型，其工艺手法既突出了辽瓷的制作风格，又保持丁中原传统器型。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制瓷工艺结合的精湛之作。

白瓷瓜形注壶(封二 5)

1986年5月，廊坊市永清县东关北侧大坑墓葬出土。壶体矮小，呈瓜形，无颈，设虚盖，平口，边缘突出一周窄小凸棱饰盖沿。壶盖与壶身连为一体。盖内凹，呈弧形，构成一贮池，卧于器上端，中心有一穿孔，便于注水，

孔上方设扁条状轿形钮，宜干遮尘。提梁捏塑一瓜藤主蔓，构成一拱桥形跨在盖沿之上，匠师又巧妙地捏塑了两个瓜蔓分枝，附于主蔓两侧，增强了壶梁的支撑力度，又富有装饰性。提梁和口沿上分别贴塑团花及瓜叶纹，盖沿下方装一圆柱形短流，壶腹溜圆，压印九条凹线瓜棱纹，腹以下缓收，近底折收，下承矮圈足，胎质洁白，通体施白色釉。底足无釉，有旋制纹及跳痕，釉面光滑润明亮，局部有刷釉痕及积釉现象，积釉处呈淡青色。

这件白瓷瓜形注壶成功之处，是制瓷匠师把陶瓷工艺与自然物形有机的结合，丰富了瓷器的造型，其自然物的生动形象与高超娴熟的制瓷技艺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件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的艺术佳作，为我国陶瓷领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中国陶瓷史》有这样的论述：“……辽有仿自然的葫芦形器和瓜形器，虽为中原故有形式，但在辽瓷中也极为盛行。瓜形壶，有的以瓜蔓为提梁，枝叶披拂极为逼真。”这件白瓷注壶造型和《中国陶瓷史》中论述的相同，胎质、釉色及制作工艺也和北方宋辽时期出土的白瓷很相似。另外，伴随白瓷注壶出土的还有几枚“嘉祐元宝”铜钱，给我们鉴定注壶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嘉祐占元宝”为北宋仁宗赵祯年号钱（公元1056—1064年），与其并立的是北方契丹族辽道宗耶律洪基，此时其铜铸制钱均属通用，而永清此时期仍属辽的辖区。据此，这件白瓷瓜形注壶应为辽道宗时期产品。

综上所述，从这批出土的白瓷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契丹国建立是我国又一个南北朝的开始，对我国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的融合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尊重民族传统习惯，因欲而治，北部是逐水草而居、毛毡自随的游牧习俗，设官治牧区，与宋地毗连的南部地区设官治农区。廊

坊地处古燕国故地，汉民族文化根深蒂固，两千多年来，就是汉民族聚居的地方，目前发现战国、两汉及唐代遗迹129处，长期以来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自石晋天福初割燕云十六州归辽以后，仍未改变旧的文化及生活习俗，出土器物中不见游牧生活中常用的鸡冠壶、皮囊壶等，而中原文化的执壶、盘、碗类器咀最为多见。

二、契丹统治阶级大兴上木，修建楼阁亭榭，塔庙寺院，逐渐舍弃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据辽史《义宗倍传》论述：“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大有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佛。’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从这些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契丹族对佛教的信仰和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与汉民族是一致的。

香河栖隐寺塔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1006年），是辽国大兴佛教之时，塔基出土的佛教祭品数量多，造型美，是契丹文化和当时佛儒文化广泛融通的例证。

三、廊坊市所属各县，辽代均隶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南京（即北京）是辽王朝五京中建设规模宏伟瑰丽、经济繁荣、人口最多的城市，建筑材料和人们所需的日用陶瓷，多来源于京西门头沟龙泉务窑。通过考古资料表明，龙泉务窑为辽王朝在南京设立的御用窑场，其规模大，烧制品种丰富，常见品种有白瓷、黑瓷、青瓷及三彩釉陶，其中青瓷数量较少，白瓷制品中有粗、细两大类。根据廊坊市近年出土辽代白瓷分析观察，胎质、釉色及制作特征和北京龙泉务窑极为接近，细质白瓷胎器壁薄，无杂质，纯白而致密，器型精湛；粗质瓷，胎厚、砂底、多半釉，釉色不甚润泽，有的釉色泛黄，盘碗类器皿内底有三或四个支钉痕。其中香河栖隐寺塔基出土的净水碗、花口盘和陈华沙女士在《收藏家》95年第一期撰写的“北京龙泉务辽”（下转149页）

试析廊坊西永丰辽墓白瓷器

张兆祥
(河北省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河北廊坊地区，西倚太行，东临渤海，北迄燕山南麓，南抵子牙河畔。宋辽金时期，这里是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的对峙之所，出土的这一时期文化遗物，大都融汇南北文化因素。对这些出土文物文化性质的判断与分析，对探讨当时南北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20多年来，由于城市改造和乡镇建设步伐的加快，廊坊市广阳区、安次区及所辖香河、三河、永清、大城等县市，因施工曾多次出土宋辽时期白瓷器，总计10余批，总数已近百件。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它们属定窑作品，或认定是当地小型民窑仿烧定窑制品。随考古发现的增多，特别是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窑址的发现和发掘，香河县栖隐寺塔塔基等瓷器群得以被确认为龙泉务窑制品。然而，当时由辽所辖的廊坊各区县出土的白瓷器，并非全部属于龙泉务窑等辽代窑口，仍有一些定窑瓷器流入廊坊。不久前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辽墓出土的一批白瓷器，为探讨定窑与龙泉务窑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

西永丰辽墓，是1999年9月由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民在村北取土时，于距地表3.5米处发现的。墓室为砖砌仿木结构，平面呈八角形，穹窿顶，四壁绘壁画，内随葬陶器、瓷器、铜器及本质家具等类遗物42件，该墓的形制、壁画内容及技法、

出土陶器形制和特征等，均与北京丰台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王泽墓、北京百万庄天庆元年(1111年)丁道通墓、河北宣化下人里天庆七年张恭墓等相似，它们的时代应大体相同，即均属辽代晚期：墓主人当，具有一定身阶的汉族上绅

西永丰辽墓共出土白瓷器8件：

白瓷洗子1件。口径13.6、底径7.2、高5.2厘米。敞口，圆唇，斜弧腹，口以下至底部逐渐内收，大平底。胎壁较薄，胎质白而细腻，器内底转角处有一道浅沟槽。通体施白色透明釉，釉面白目，均匀，口沿刮釉成“芒口”(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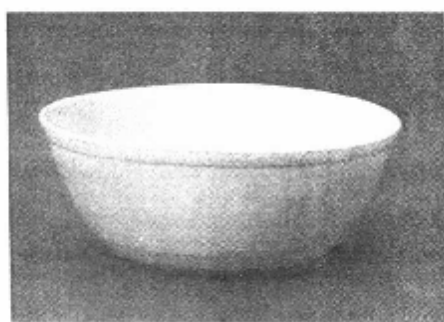
白瓷刻莲瓣纹杯1件。口径8.2、足径3.2、高5厘米。直口，圆唇，口微内敛，深弧腹，腹以下向内斜收，矮圈足。胎坯略厚但较细腻，胎色白中微微泛黄，口沿下部刻仰形尖头莲瓣纹一周，腹部刻凸起莲瓣的筋络。通体施白色透明釉，釉色白中闪光，釉面莹润，局部有积釉现象，积釉处色呈淡黄色。口沿刮釉成“芒口”(图二)。

白瓷花口碗1件。口径19.2、足径6.4、高5.6厘米。六瓣花口外撇，圆唇，斜弧壁，腹较深，下承浅圈足。胎坯较薄，洁白而细腻，器内底转角处有一道浅沟槽。通体施一层白色透明釉。釉面洁白光润，薄厚均匀，口沿刮釉成“芒口”(图三)。

白瓷花口盘3件。形制大致相同，1件较大。口径14.4、底径10.8、高2.2厘米；另2件皆口径12.8、底径8.8、高1.4厘米。六瓣花口外撇，斜直壁浅腹，平底。胎色白而细腻，无杂质，胎坯较薄，器内壁沿花口起6道凸棱，器内底转角处有一道浅沟槽。通体施白色透明釉，釉面匀净莹润，口沿刮釉成“芒口”。其中较大的1件底略内凹，即形成所谓的“塌底”；较小的2件釉色白中微闪淡黄色(图四、五)。

白瓷折腹碗1件。口径21.6、足径6.8、高5.6厘米。敞口，圆唇，浅腹，斜折壁，矮圈足。胎体较厚，略显疏松，胎色灰白。胎坯内有粗细不一的砂粒和大小不等的棕眼，修胎不甚精细，器表凸凹不平，旋制痕明显，器内胎坯表面施白色化妆土，器外则不见化妆土痕迹。通体施白中泛青灰色釉，器外施半釉，腹以下至底足处露胎无釉，釉层较厚不甚均匀，釉层中夹杂有黑、褐色小斑点、器外腹下部有垂釉泪痕(图六)

白瓷敞口碗1件：口径22.4、足径8、高5.2厘米。敞口，嘲唇，浅腹，弧壁，矮圈足。胎坯较厚，器表施白色化妆土。通体施白中泛青釉，器外壁施釉不及底，近底及圈足露胎无釉，器内底分布有8个不规则的圆形支钉痕(图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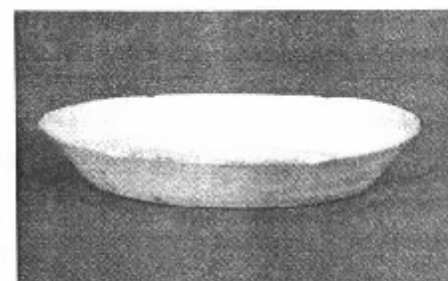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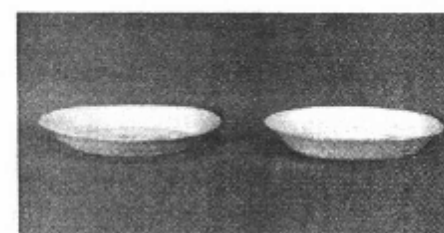
图二



图三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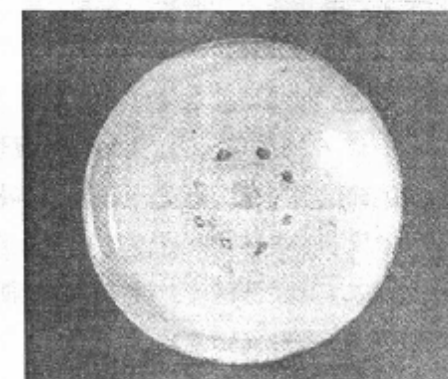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西永车辽墓出土的白瓷器，数量和品种小多，且多为盘、碗类常见器形；装饰亦十分简单，仅杯上有所刻饰，余皆器表素画。

从胎质和釉质上区分，这批瓷器可分为细瓷和粗瓷两种。其中洗子、刻花杯、花口碗和花口盘等细瓷器形制规整，胎质细腻，胎色白中微泛黄，釉层薄厚均匀，洁白莹润；“芒口”露胎处修整圆滑，无使用化妆土的痕迹。

折腹碗和敞口碗属粗瓷，胎色自中泛灰，胎坯淘洗不精，内含有粗细不等的砂粒，修胎不甚规整，底足处有粘砂和旋制纹，由于胎质制粗糙，胎色发灰，为了掩盖弥补这些不足，器表多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器内施满釉，器外施釉不及底，腹以下至底足处露胎无釉，釉色多呈青灰色，釉面深浅不一，有积釉和垂釉的泪痕。器内底部有垫烧时留下的涩圈及支钉痕，显然是以仰置叠烧工艺烧制而成的。

三

至今廊坊地区未发现宋辽时期瓷窑遗迹。这一时期廊坊周边地区出产白瓷器的瓷窑，目前所知有河北曲阳的定窑、北京门头沟区的龙泉务窑及北京房山区磁家务窑、密云县小水峪窑等。廊坊西永丰辽墓出土的这批白瓷器，不外乎出自上述窑口。

位于今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北镇村和燕川村一带洹河西侧的定窑，至北宋时步入繁荣时期。烧造的品种有白釉、黑釉和酱釉瓷器等，以生活用器为大宗，另有少量的宗教供器和玩具。其中生活用器精巧大方，碗、盘、洗的口部多做出花边，俯视呈葵花、荷花等形状；胎体薄而轻，尤其是碗、盘之类尤甚。胎质细腻、致密、坚硬，呈洁白色、白包或灰白色。釉层薄而均匀，多有形如“泪痕”的流釉现象，釉面滋润，白中闪青或白中闪黄。北宋中期以后开始使用支圈覆烧法，碗、盘等口沿部无釉，即通常所说的“芒口”。装饰技法主要为刻花、划花、印花三种，内容颇为丰富。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以轻巧的造型、细润的釉汁、精美的刻划花或印花，领导北方白瓷生产的新潮流。约从北宋中期开始，河北磁州窑、山西的平定窑、介休窑等北方地区瓷窑纷纷仿烧定窑的瓷器。不仅如此，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辽代瓷窑也深受定窑影响。龙泉务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其白瓷分粗细两种，粗者多见大碗和盘，釉色自而不润，胎质较粗，内含杂质，致使白胎中带有黑色斑点；釉色呈牙白色或白中微闪

土黄、青灰等色，个别釉面不平，往往留有凸起的刺点和气泡。龙泉务窑细白瓷多见莲瓣口和菊瓣口碗、盘及敞口碗、斑，胎壁较薄，胎质洁白而坚硬，釉色洁白，呈透明状，莹润有光泽，釉睁处呈青白色，有开片纹，其瓷化程度并不亚于定窑白瓷。龙泉务窑装烧采用匣钵叠烧方法，器物内底多留有3~4个条形支钉痕。

磁家务、小水峪两处窑址尚未发掘，具体面貌尚不十分清晰。据调查可知，磁家务窑面积较大，始烧于辽代初年，金代有较大发展，至元代停烧。其中辽代主要烧民间粗瓷，以青釉碗居多，胎质粗劣，一般不用化妆土，器外挂半釉，均叠烧。器物内底一般有明显的支烧痕。小水峪窑为典型的辽金时期民间瓷窑，主要烧制白瓷碗、盆、缸等，另兼烧青釉、褐釉、绿釉瓷。胎质亦可分粗、细两种，多为粗瓷，内含杂质，不施化妆土，且有生烧现象。总体而言，这两处窑址的烧造工艺与龙泉务窑大体相同。

具体到西永丰辽墓出土的白瓷器而言，洗子、刻花杯、花口碗、花口盘等细瓷器皆“芒口”，具有典型的定窑瓷器特征，而“芒口”器为龙泉务窑、磁家务窑、小水峪窑出土瓷器和瓷片所不见。结合其规整的造型、白中略带黄色的釉色、致密细白的胎质等判断，这6件细瓷器无疑属定窑制品。

西永丰辽墓出土的2件粗白瓷碗，支钉痕作不规则的圆形，与定窑产品以圆形垫饼相隔仰烧的特点相合，而“凡龙泉务窑烧造的盘、碗、碟等生活器皿，底部另有四个条形支钉痕，可见使用之广泛而构成龙泉务窑自身特点”。目前一般认为，定窑早期瓷器胎质粗，带有褐色铁斑，故施化妆土；自晚唐、五代开始，定窑瓷不再施化妆土。但这是指定窑细白瓷而言。北宋时定窑仍然烧造粗白瓷，为避免器表缺陷，依然施以化妆土。20世纪80年代末，河北省文物总店在曲阳涧磁村一带曾征集有部分定窑粗瓷器，器表即施有化妆土。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西永丰辽墓所出2件粗白瓷碗也应属定窑产品，而非龙泉务窑及磁家务窑、小水峪窑的制品。

四

据史料记载，会同元年(936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至此，今廊坊市区及所属固安、永清、香河、大厂、三河等县市遂归属于辽，为辽南京析津府所辖；南广的大城、文安、霸州等县市仍从属中原政权。后周及北宋初的三次北伐，皆以失败而告终。及至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双方以白沟(今涿州南)为办。此后百余年，双方基本上能做到和平相处，还曾在雄州、霸州等地升设榷场，奸展官方和民间的经贸往来。

正是澶之盟后的礼会相对稳定，为定窑瓷器烧造业达到鼎盛提供了必要条件。定

窑白瓷器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除供宫中使用外，还行销各地。据立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年)的《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可知，早在五代时定窑产品的销售即已达到相当规模，故朝廷在此专设“瓷窑商税务使”。而立于后唐天成元年(927年)的《重修王子山院记碑》，碑侧有北宋宣和二年(1121年)“中山府贩磁器客赵仙”重修此碑时的题记，可知北宋晚期至辽代晚期商贩往来于此，将定窑产品销往各地¹¹。考古资料表明，金代定窑瓷器更是行销北方地区，甚至还远销至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及广东、广西等地。定窑瓷器的贸易，并未因政权的不同而有严格的限制。地处辽南境、距离定窑产地仅100多公里的廊坊，通过商品贸易得到定窑瓷器，供当地士绅所享受用，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作为辽官窑的龙泉务窑，其白瓷器的烧造在辽代中晚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加之运输相对方便，龙泉务窑白瓷器得以行销包括廊坊在内的南京析津府地区。目前廊坊地区各市县就曾多次出土龙泉务窑白瓷产品。但在这种状况下，定窑瓷器仍然在这一地区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占有一定的市场。两窑由此形成竞争，并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北方地区白瓷烧造业的进步与发展。

注 释

- 鲁琪：《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5期。
- 张兆祥、武玉茹：《廊坊市出土辽代白瓷研究》，《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论文集)。
-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
-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3期。
-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张家口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
- 参见冯先铭：《定窑》，《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 齐鸿浩、黄秀纯、刘义全：《北京出土辽自瓷与龙泉务窑关系初探》，《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 赵光林：《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窑址》，《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 黄秀纯：《龙泉务窑窑具及装烧工艺》，《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年会论文集)。
- ^o 参见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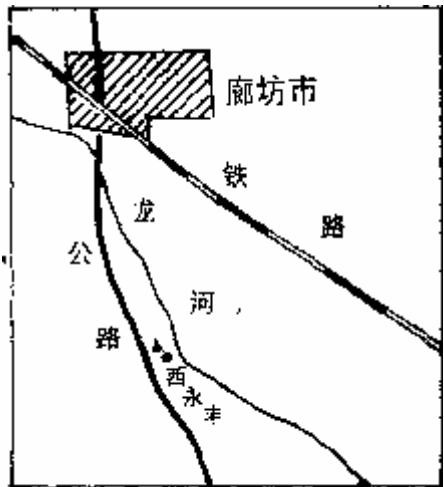
廊坊市安次区西永丰村 辽代壁画墓

·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安次区文物保管所

1999年9月5日，安次区西永丰村民取土中发现一座砖室墓，立即掩埋并报告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墓葬位于廊坊市区南约6公里，西永丰村北偏西约150米(图一)。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安次区文物保管所于9月9日至12日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现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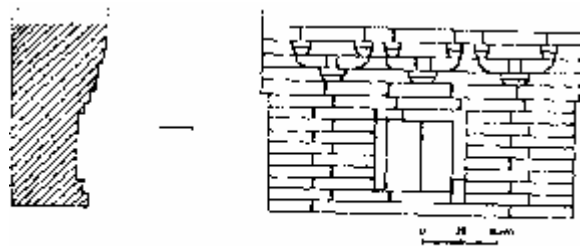
一、墓葬结构

墓葬由砖砌照壁、墓门和门墙、甬道、八角形墓室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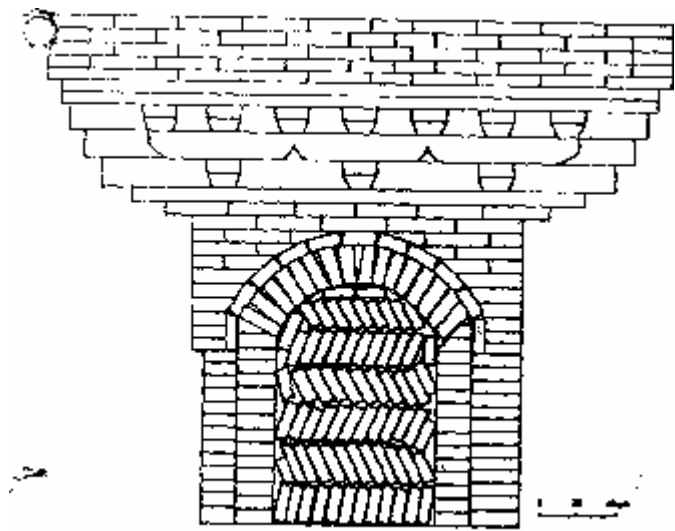


图一：墓葬位置示意图 1:1900000

角形墓室组成。墓门开在南面，方向190°，墓顶距现地表约3.5米。照壁面宽1.63、厚0.55、残高0.95米，正面中心有0.34×0.34米的假门，上部砌成仿木结构，以一层凸砖为枋，上承补间铺作三朵。栌斗完整，影作泥道棋，上置二只散斗，大部残损，顶残缺(图二)。墓门距照壁北3.20米，拱形券顶，高1.24、宽0.86米，单层横“人”字形封门砖，墓门上为倒梯形仿木结构门墙，下宽1.74、上宽3.28、残高1.12米。双层砖凸砌为枋一道，上承补间铺作。枋上置三栌斗，影作三个相连的泥道拱，斗上为双层砖凸砌的枋一道，枋上置7只散斗，斗上为双层砖凸砌的枋一道，再上为单层砖檐，檐上砌有单砖挡土矮墙(图三)。甬道长1.08米。墓室平面为八角形，南北长2.78、东西宽2.84米。墓壁砖砌成仿木结构，每角以三砖侧立砌垒成柱，上承普柏枋一道。柱头上直接承托斗拱，共六朵，墓门两侧柱头铺作两朵，皆四铺作单抄单拱造，即栌斗上承泥道拱，拱上置二散斗，栌斗出一跳华拱，跳上按令拱一道，拱上置二散斗、一齐心斗，耍斗作批竹昂形。令拱上承枋子一道，枋上为平圆形装饰。柱，枋涂以红彩，斗拱皆以



图二：照壁正、侧面图



图三：墓门、门墙正侧面图

墨勾出边框，再填以黄、红、白、黑彩。墓壁至1.8米处开始叠涩成穹窿顶，基室通高3.20米。墓室北部设有棺床，东西长2.66、南北宽0.8、高0.22米。墓壁及墓顶均先涂抹一层草泥，然后涂白色为底，以黑、红彩绘出壁画。壁画内容有水草、鹤、人物、牡丹花等，相间分布，墓顶以黑、红彩绘出牡丹。因底层剥落严重，画面均不完整。墓底铺地砖一层(图四、五)。

葬具为盈顶式木棺，东西向置于棺床之上。棺身以硬木榫卯组合而成，盈顶及底板用木钉与棺身固定，顶板以木钉固定在底面的两条串带之上。棺身長108、宽64厘米，顶长98、宽55、高46厘米，棺内残存有骨殖(照1)。

二、随葬品

随葬品绝大部分置于棺床下，因墓内积水飘移，已不是原位。有泥质灰陶仓罐、灯、釜、盏、注子、孟、盏托等冥器31件，术桌1件，椅2件，白瓷碗、盘、杯7件，铜镜1件。

泥质灰陶冥器

仓罐：5件，完整，形制基本相同。

口微侈，卷沿，平城。XM1：1，斜直腹，口径14.6、底径11.2、高17厘米。XM 1：2，沿下有宽凸棱一周，口径14、底径10.4、高16.6厘米(图六：3、5)。

罐：可分3式。

I式3件，完整。XM1：6，直口卷沿，溜肩鼓腹，平底。口径11.2、底径9、高18厘米(图六：1、4)。

赋2件，完整。XM1：22，口微侈，卷沿斜肩，弧鼓腹瘦长，平底。口径2.5、底径3、高9厘米(图六：6)。

式1件，XM1：44，完整，窄折沿，溜肩，鼓腹，平底。口径4、底径3.6、高5厘米(图六：9)。

双系罐：2件，形制相同，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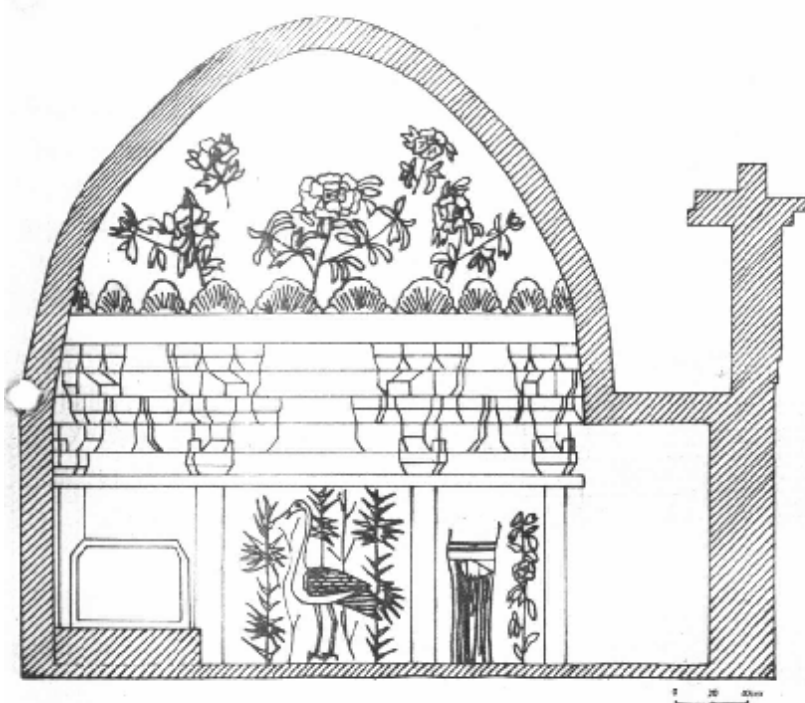
XM1：28，口微侈，丰肩，斜弧腹，平底，肩上附双系。口径4.2、底径2.8、高7厘米(图六：2)。

杯：1件。XM1：30，完整，直口，卷沿，袋状腹，大平底，口沿下有一周凸弦纹。口径6.4、底径8.8、高8.4厘米(图七：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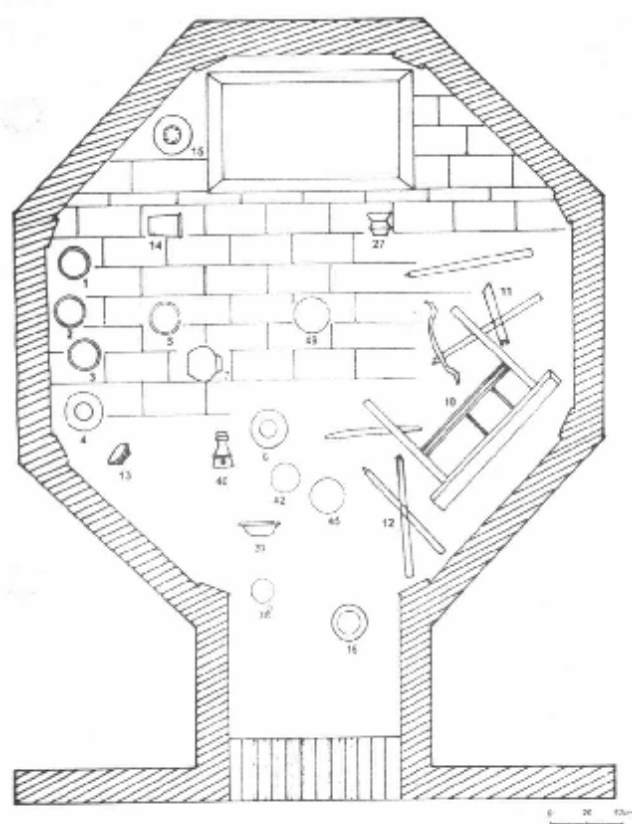
盆：2件，完整，形制相同。敞口，卷沿，斜弧腹，平底。XM1：13，口径24.6、底径10.8、高7.5厘米(图七：6)。

盘：1件，完整。XM1：33，宽平沿，浅斜腹，平底，沿面边缘饰花边，口径15.6、底径6.4、高2.6厘米(图七：12)。

匝：2件，完整。XM1：9，直口，斜弧腹，圆底，三锥状小足，口沿一侧捏出槽流，方曲



图四:墓室剖面图



图五:墓室平面图

1-3, 5, 14, 舍罐 4, 6, 7, I式罐
13, 20, 盆 10, 木炭 11, 12, 木棒
16, 折腹瓷碗 15, 白瓷碗 45,
花边口瓷碗 27, 唾盆 42, 花边口
盆 38, 瓷钵 40, 灯 49, 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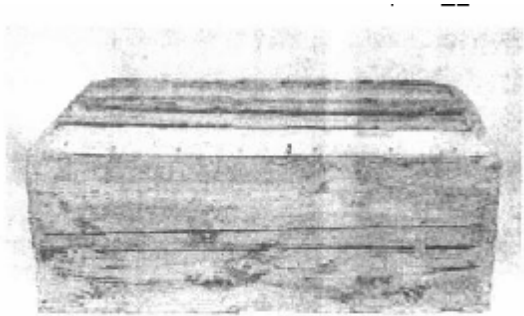
柄。口径7.8、通高4、柄长2.2厘米。XM1：34，口微敛，斜弧腹，平底，口沿一侧捏出槽流，口径14.8、底径6.4、高5厘米(图七：1、2)。

花边口碗：1件，完整。XM1：24，花边口微侈，弧腹，假圈足。口径9.6、足径4.8，高5厘米(图七：10)。

小盏：2件，完整。XM1：32，侈口厚唇，斜腹，平底，外唇壁饰一周短线纹。口径7、底径3.2、高2厘米。XM1：17、敞口，厚唇，斜直腹，底。口径6.8、底径3.4、高2.4厘米(图七：7、9)。

注子：1件，完整。XM1：18，小直口，葫芦形颈，丰肩，弧鼓腹，平底，一侧颈肩部有斜弧柄，相对应的肩上设管柱假流。口径1.6、底径3.8、高8.2厘米(图六：8)。

熨斗：1件，完整。XM1：35，敞口，浅腹，斜



图七：熨斗

直壁，大平底，一侧有柄。口6.8、底径4.8、高1.2、柄长1.6厘米(图七：5)。

釜：1件，完整。XM1：31，口微敛，浅斜腹，大平底，口内侧贴附对称的桥形耳，三扁状足。口径11.6、底径8.4、高4厘米(图六：11)。

盏托：1件，完整。XM1：1：25，直口，直壁，宽腰沿，无底。口径4.8、底径5.6、腰沿径8.4、高5.6厘米(图七：8)。

灯：1件，完整。XM1：40，侈口宽腰沿盏托与喇叭形长柄相连通，大平底，托上承敞口弧腹圆底灯盏，口有三个半圆形缺口。柄的上部饰弦纹三周，中腹部饰指肚纹一周，下腹部有对称的圆孔。盏口径9.6、高3.6，盏托口径7.2、柄底径12、通高18.6厘米(图七：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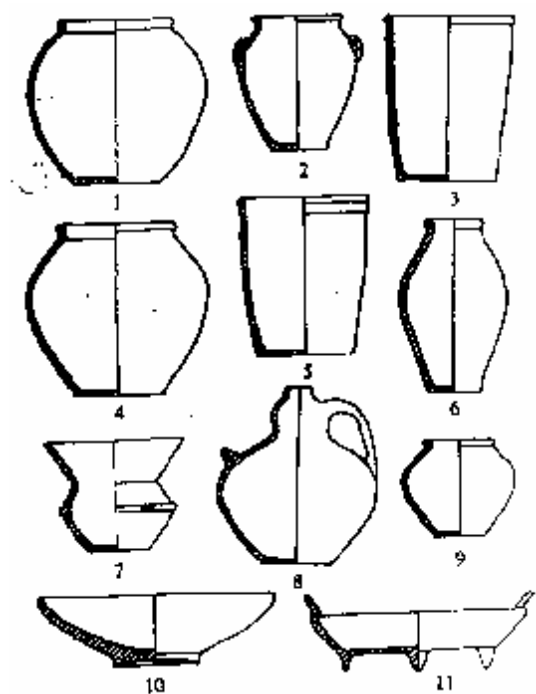
簸箕：1件，完整。XM1：23，平面呈梯形，前端近平直，后端弧圆，内壁饰编织纹。长10、高5、最宽9.6厘米(图七：13)。

垂盂：1件，完整。XM1：27，敞口，折腰，圆鼓腹，平底，腹部凸棱饰指肚纹一周。口径15.6、底径8.2、高11.4厘米(图六：7)。

瓷器

盏：1件。XM1：36，口沿稍残，粗缸胎，浅斜弧腹，底近平，假圈足稍内凹，内壁挂青釉，外壁挂不规整半釉或无釉，足无釉。口径12.8、足径4.4、高3.6厘米。

白瓷碗：1件，完整。XM1：15，敞口，平唇，弧腹，平底，矮圈足。胎色泛青，施白色化妆



图六：陶瓷器

1、4. I式罐(XM1:6.4) 2. 双系罐(XM1:28) 3. I式罐(XM1:1.2) 6. II式罐(XM1:22) 7. 唾盂(XM1:27) 8. 注子(XM1:18) 9. III式罐(XM1:44) 10. 白瓷盏(XM1:36) 11. 釜(XM1:31)[1、3-5为泥质灰陶。]

土，内壁挂满采，外壁挂半采、足无采、内底有8个圆形支钉痕。口径22.4、足径8、高5.2厘米(图八：2)。

花边口白瓷碗：1件，完整。XM1：45，六瓣花式口外敞，斜弧腹，平底，矮圈足。通体挂一层薄白采。口径19.2、足径6.4、高5.6厘米(图八：3)。

盅：1件，完整。XM1：46，直口，尖圆唇，深弧腹，底近平，假圈足，内外壁挂满采，外壁口饰莲纹一周。口径8.2、足径3.2、高5厘米(图八4)。

折腹碗：1件，完整。XM1：16，敞口，斜折腹，平底，矮圈足。胎泛青灰色，内壁挂满采，底有涩圈痕，外壁挂不规整半采，足无采。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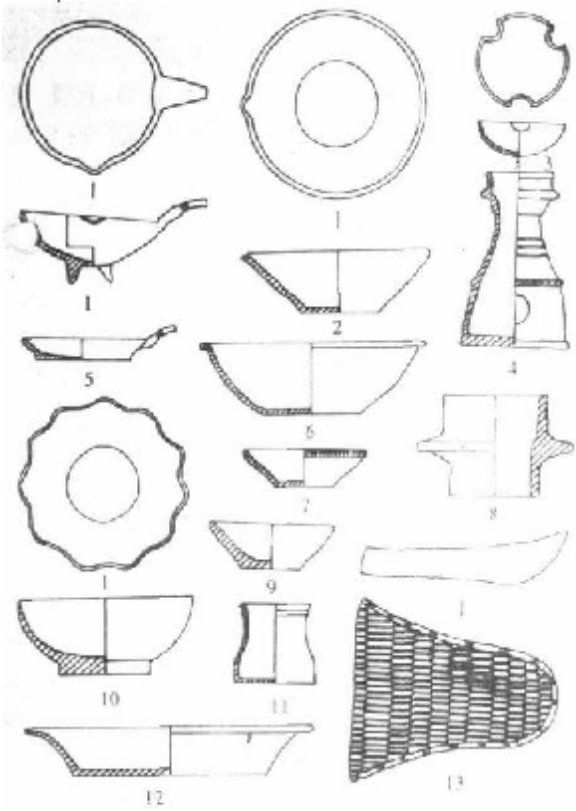
径21.6，足径6.8、高5.6厘米(图八：5)。

白瓷钵：1件，完整。XM1：38，唇口外侈，斜弧腹，平底无足，内外壁挂满采。口径12.6、底径7.2、高5.2厘米(图八：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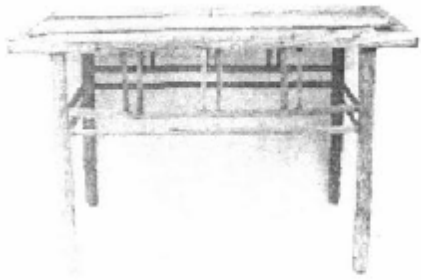
白瓷六瓣花口盘：3件，形制相同。胎薄质洁细，六瓣花式口外敞，斜直壁，浅腹，大平底，无足。内外壁挂满采，采面薄且莹白，无支垫痕XM1：42口径14.4、底径10.8、高2.2厘米(图八：1)。

木桌：1件(XM1：10)，硬木打制而成，腐蚀成黑色。长方形桌面，四边作出边框，边框两角相交处榫卯相扣，两长边框之间设三横带与框榫卯相连，横带上托由三块薄板组合的桌面，以圆形木钉将桌面固定在横带之上。四圆柱形足，足上端与桌面长边框近端处榫卯相合，各面设两根扁圆形横赏与四柱足榫卯相连，使四足相互牵制拉紧。两长边各有扁条状蜀柱6根，上端与边框榫卯相连，下端与横赏榫卯相连，以增加对桌面的支撑强度。桌面长98、宽59、高60厘米(照2，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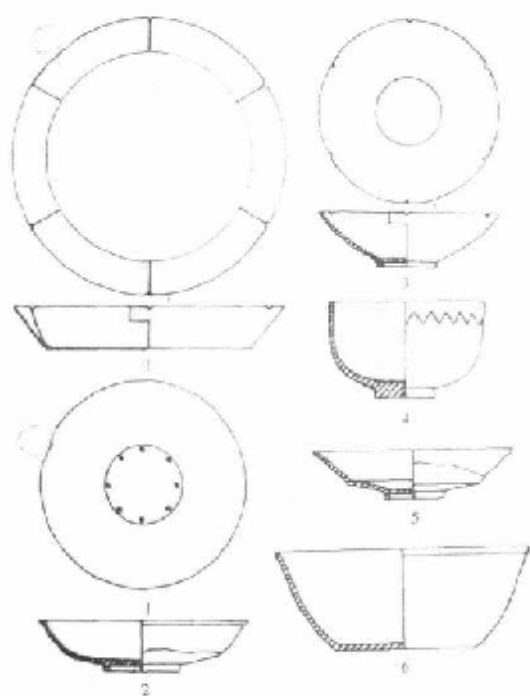
木椅：2件。XM1：11，方形座，边框前两角作出凹槽相咬合，两侧边框与后背柱榫卯，前后边框间有两条串带与框榫卯相接，上托座面已失。横带各存有固定座面的三枚木钉，四足用方木制成，前两足与椅座边框用榫卯相合，后两足向上伸延为背柱。两侧面是间装扁方横赏，两前足间横赏下为透雕两个如意纹样的挡板。椅柱间为双直



图七：陶器
1. 2. 碗(XM1:9、34) 3. 4. 灯(XM1:40) 5. 钵(XM1:35)
6. 盅(XM1:13) 7. 9. 小盘(XM1:32、17) 8. 钵(XM1:25)
10. 花边口碗(XM1:24) 11. 钵(XM1:30) 12. 碗(XM1:33) 13. 碗(XM1:23) (2为径4.6为径,余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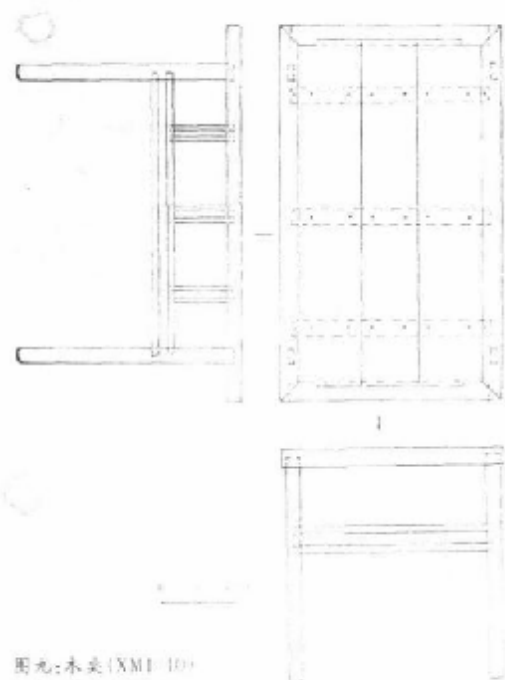


照2：木桌(XM1:10)



图八: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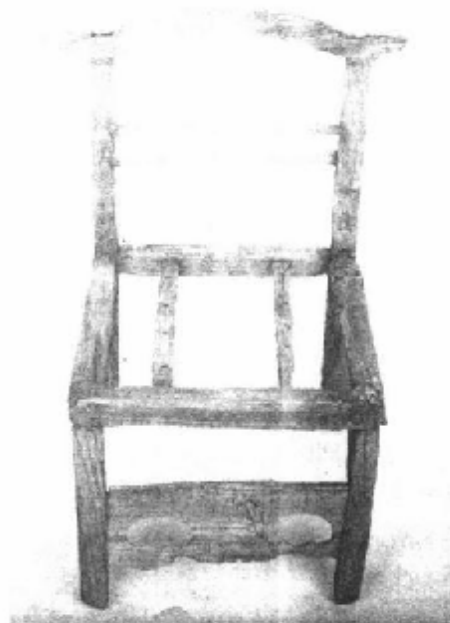
1. 六瓣花口盘(XM1:42) 2. 白瓷碗(XM1:15) 3. 花边口碗(XM1:45) 4. 盘(XM1:46) 5. 青瓷碗(XM1:16) 6. 钵(XM1:38) (2、3、5为1/4,余为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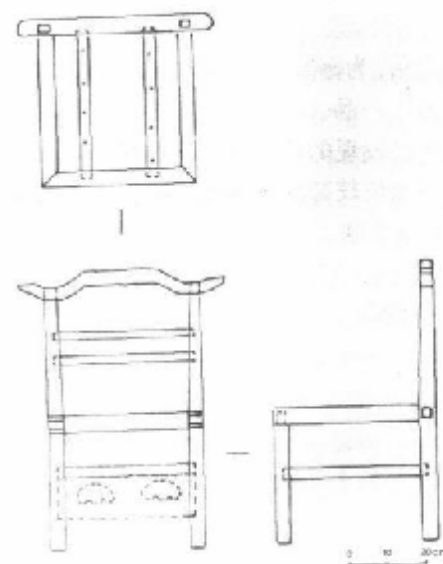
图九:木床(XM1:10)

靠背。榫卯相连,顶端置榫卯相连弓形两端上翘的穿带。椅座长42、宽40、通高70厘米(照3、图十)。XM1:12,前两角为榫卯,椅柱顶端置圆柱形直束带,余皆相同。座面38×38、通高66厘米(照4)。

铜镜:1件,XM1:49,圆形,体薄,环形钮,



照3:木椅(XM1:11)



图十:木椅(XM1:11)

宽素缘。钮四周以连珠纹为方形内区，饰以锦云纹组成的图案，外区为锦地纹，缘区侧饰连珠纹一周。直径19.5厘米。

三、结语

此墓清理过程中未发现纪年资料，随葬的陶器均为辽代墓葬中常见的冥器，瓷器、木桌椅为实用器。墓室形制、仿木结构和随葬品等特征与河北定宣化下八里辽墓 M2、M3、M10及三河行仁庄辽墓、北京市昌平陈各庄辽墓、王泽墓等基本相同，年代也应大体相当，属辽代晚期。火化为辽代常用的葬俗，安次当时为辽南境，此墓葬的结构和随葬品特征都保留有汉人风格，分析墓的主人应是辽国的汉族人。

西永丰辽代壁画墓的照壁、门墙、墓室保存基本完好，仿木结构较为完整，彩绘色彩鲜艳，为本地区同时期墓葬所少见，为研究当时的墓葬建筑结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资料。从残存壁画的内容、技法观察，应出自当地画匠工手。此墓随葬的陶质冥器种类较多，我件白瓷器皿，尤其是无支垫痕的六瓣花式口碗、盘、白瓷钵、盅、白瓷碗的形制规整，胎薄质洁，采面薄而莹润，呈半透明状，为辽代白瓷中的上品，为标准的定器风格，可能为北京龙泉务窑产品。木桌椅用实细巧，款式秀雅，有别于已发现的辽代木桌椅的粗犷风格，且在地下水位较高的京津地区出土完整的木质家具尚属首次，是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简报整理过程中得到张兆祥先生等的帮助，一并感谢。

参加清理人员：刘化成、张鸿鹰、吕冬梅、赵凤斌、张兆祥、苑晓光

绘图、摄影：刘化成、张鸿鹰

执笔：吕冬梅、刘化成、张鸿鹰



照 4: 木椅 (XM1: 12)

(一) 张家口市文物管理所、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春秋》1995年2

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

(二)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大学、三河县文保所：《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考古》1993年12期。

(三) 昌平县文物管理所：《北京昌平陈各庄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3期。

四 《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7年3期。

(五)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鲁直其：《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考古》1963年3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

廊坊安次区翟各庄、南尖塔辽墓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安次区文保所

1991年春夏之交，廊坊安次区南尖塔乡翟各庄和南尖塔村村民在取土时相继发现三座墓葬，廊坊市文管所在安次区文保所协助下分别对残墓进行了清理。

一、地理位置与墓葬形制

翟各庄位于廊坊市区西北9公里，东北距南尖塔乡政府所在地约4.5公里，村东有南北向京廊公路通过，西南距京津铁路线约2.5公里。南尖塔村位于翟各庄村东北，相距约4公里，紧靠京廊公路(图一)。翟各庄发现的两座墓葬坐落于翟各庄村北土坑南缘，南距中心小学后院5米左右。两墓东西向排列，间隔约2米，编号西为M1，东为M2，并以№为基点，将南尖塔村所发现位于村南地势低洼之大土坑南部的墓葬编号为M3。这三座墓葬均为圆形单室砖墓，现分述如下：

(一)、M1为圆形砖室墓，穹窿顶，墓顶距地表约1米。墓室直径2.8、高2.7米，墓底无铺地砖。墓门南向，砖砌拱形券顶，高1.25、宽0.6米，方向南偏西8°。墓门前墓道长约1.1米，斜坡式呈“八”字形，宽0.58——0.68米，无铺地砖，近墓门处放置白瓷碗1件。整个墓均用长36、宽18、厚约6厘米的灰砖砌成，内中有的带绳纹、沟纹(图二)。

墓室中充满沙土，墓室后壁顶部被推土机破坏，北部有砖砌尸床，以素面灰长方砖平铺而成，南北向最宽约0.6、东西长约1.7、高0.2米，与墓室后壁相接。安次区文管所的同志闻讯后立即赶至现场，未发现葬具和随葬品，只见少量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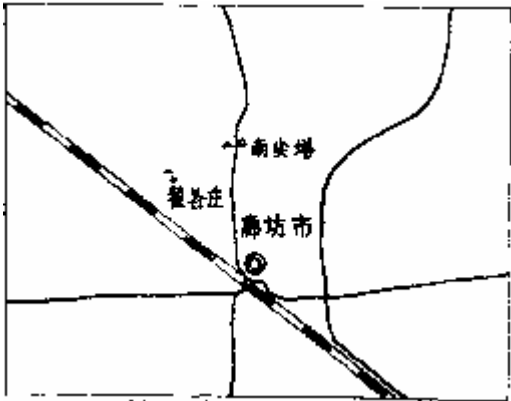
墓壁高约1.1米时逐渐内收而成穹窿

顶，顶部高约1.5米。墓壁砌砖为‘铺’立，在墓壁与顶部相接处，以墓门为中心线东西两壁各对称分布两朵砖作仿木结构斗拱，均为柱头铺作，“把头绞项造”斗拱。柱为小八角式，宽约0.18米，以三砖侧立垒砌而成，柱上出叠涩砖一层作为普柏枋，其上置栌斗；又出叠涩砖一层作为泥道拱，泥道拱上置散斗二只，齐心斗一只不出跳，外出昂与泥道拱相交，散斗上置素枋(出叠涩砖一层)，枋上等距离置三散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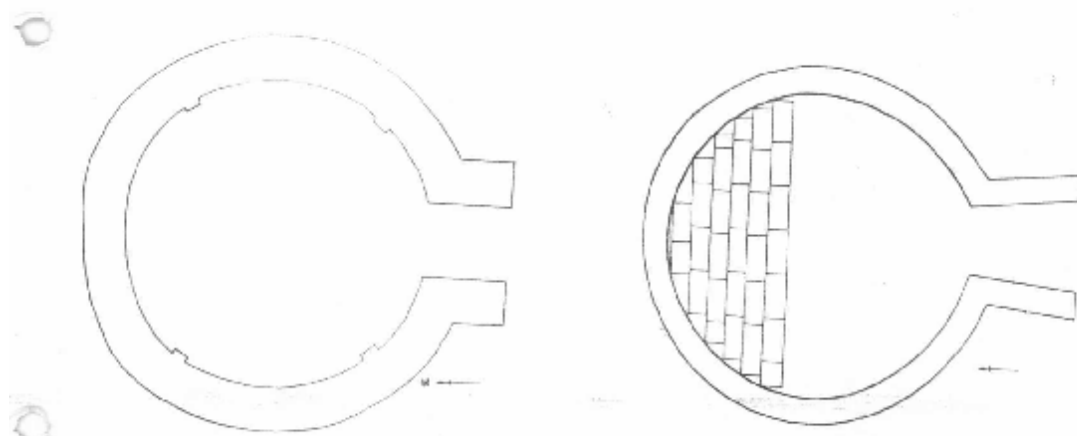
墓室内壁西北隅斗拱右侧有一上为两面坡式屋顶形、下为长方形的砖饰，我们仅见到残存的大部分，可能是象征性的窗户。

(二)、M2位于M1东2米，圆形砖室墓，穹窿顶，墓顶距地表约1米。墓室直径2.5、高约2.65米，无铺地砖。墓门南向，砖砌拱形券顶，高约1.1、宽0.56米，方向南偏西6°，墓门前墓道已毁，未作清理。整座墓均用长36、宽18、厚5.6厘米的灰条砖砌成，除素面外还有沟纹和绳纹砖(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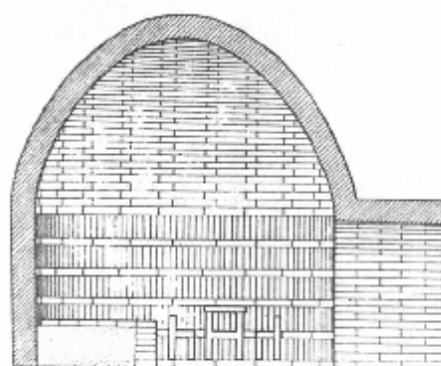
墓室北壁上部及顶部毁坏，紧靠北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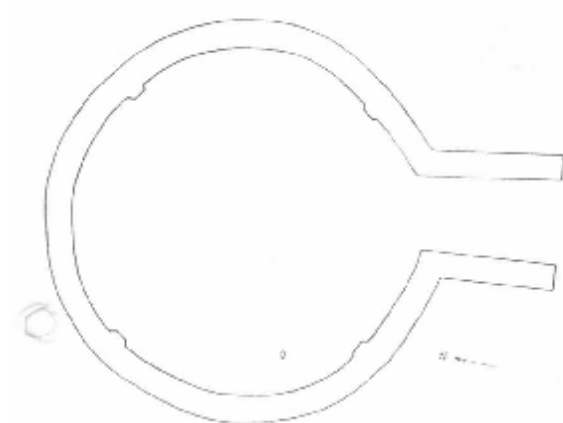
图一 辽墓地理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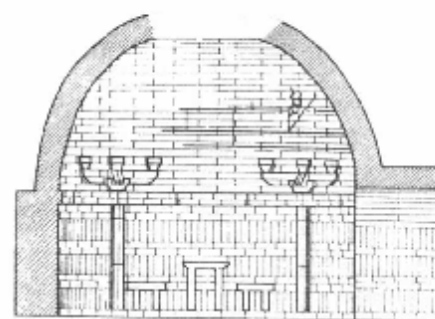
图二:M1平、剖面图 1:60



图三:M2平、剖面图 1:60



图四:M3平、剖面图 1:50



椭圆形砖砌尸床，南北宽约1、高0.2米，长度小详。清理当中未发现葬具，仅见指骨大小几块碎骨。墓壁高1.2米处渐次内收起券至穹窿顶，顶部高约1.45米。墓壁砌砖亦为一铺一立，东壁上镶有砖浮雕桌子一个，椅子两把对称置于桌子两侧。墓内随葬品十余件，被群众取出，放置痕迹也已被扰乱。

(三)、M3亦为圆形砖室墓，穹窿顶，墓室直径2.44、高2.3米，南有墓道(已毁)，方取南偏西5°。墓门南向，砖砌拱形券顶，高1.08、宽0.6米，陡砖交错封砌(图四)。墓室顶部毁坏，由于漏水，墓室中充塞淤泥，清理中仅发现墓室后部残存尸床，长、宽不详，亦未发现葬具和随葬品。

墓壁高约1.08米，其上逐渐内收为穹窿顶，顶部1.3米左右，距地表约1.2米。墓室周壁砌砖为一层平砖一层立砖依次垒砌，东西两壁以墓门中线为轴各对称分布两朵砖作仿木结构斗拱，亦为柱头铺作，“把头绞项造”斗拱；柱高0.9、宽0.18米，系以三砖侧立垒砌，柱上出叠涩砖二层作为普柏枋，厚0.12米，枋上置栌斗，长0.2、宽0.04米，然后又出叠涩砖二层作为泥道拱，长0.6米，底层两端磨成弧形；泥道拱上置散斗两只，齐心斗一只不出跳，外出昂与泥道拱相交。墓室东壁两斗拱之间，镶有砖浮雕两凳一桌，桌居中。桌腿以一砖侧立垒砌，高0.4米，其上出叠涩砖一层作为桌面，长0.4、宽0.04米。墓室东南隅1.6米高处绘有莲花形图案，涂以红黄两彩。遗憾的是清理中只见到残留部分且色彩斑驳脱落，据残留部分推算，此莲花图案直径约0.2米。

整座墓系用灰素面长方砖和灰沟纹长方砖砌成，砖长35.5、宽17、厚约6厘米。

二、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较少，均为陶瓷器。M3未出土随葬品，M1仅出土一件白瓷碗，余皆为M2出土。

(一)陶器：共11件，订盘、勺、钵、盆等。

三足盘：(M2：1)平折沿，斜壁，浅腹、平底，扁平三足，泥质灰陶。口径17、底径12、足高1.5、通高4.3厘米(图五：1)。

矩柄勺：(M2：2)口微敛，沿上有柄，口沿处川指按压一流，口沿内一周凹弦纹，深腹，小平底，灰陶。口径14.6、柄长4、底径5、高4.5厘米(图五：2)。

腰沿小盏：(M2：3)微敛口，圆唇外卷，宽腰沿至底，斜壁深腹，平底，底部厚重。口径9.5腰沿外径13、底径9、高4.3厘米，灰陶(图六：2)。

盏托：(M2：4)敞口，圆唇外卷，宽腰沿，斜收腹，无底。口径8.9、腰沿外径13.5、高4.5厘米，灰陶。这件器物同(M2：3)形制完全一样，只是无底。似为制作中的失误，致使器底掉落(图六：3)。

筒形罐：2件(M2：5、6)大口，圆唇，直壁，平底微内凹，灰陶。口径9.7、底径8.5、高10.9厘米(图六：4)。

折沿深腹盆：(M2：7)敞口，圆唇，平折沿，腹斜收，深腹，小平底，灰陶。口径21、底径6.8、高5.5厘米(图六：1)。

卷沿盆：(M2：8)大口，卷沿，圆唇，深腹，小平底，灰陶。口径23.3、底径7.2、高6.5厘米(图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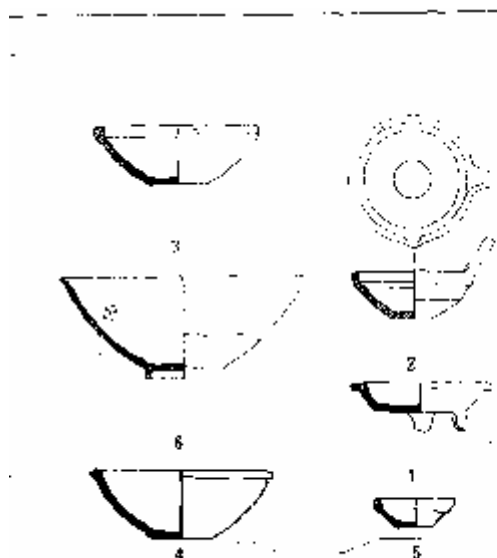
鼓腹罐：(M2：9)敞口，圆唇，唇内缘一周凹弦纹，鼓腹，腹下部缓收，平底，灰陶。口径9.5、底径5、高2.5厘米(图六：5)。

小盏：(M2：10)敞口，圆唇，浅腹，外壁斜收，平底，灰陶。口径9.5、底径5、高2.5厘米(图五：5)。

钵：(M2：11)敛口，方唇，口部外缘两周凹弦纹，深腹，小平底。灰陶。口径20、底径7、高5.5厘米(图五：3)。

(二)瓷器，共2件，器型为碗、盘。

六出花口折腹盘：(M2：12)花式侈口呈六瓣状，浅折腹，外壁腹中部有一圈折棱，圈



图五:1.三足盘 2.短柄勺 3.钵 4.卷沿盆 5.小盏
6.白瓷大碗(4为1/5,全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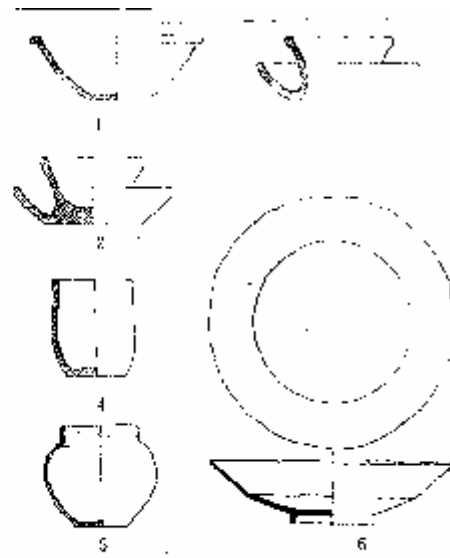
足,薄胎,通体施青白釉,内底有色圈,露胎无釉。口径20、足径6.4、高3.9厘米(图六:6)。

白瓷大碗:(M2:1)侈口,圆唇,弧壁,深腹。方圈足稍外撇,通体青白釉,内底有色圈,露胎无釉,外壁近底脱釉,胎体较厚。内壁上腹部等距离分布三组褐釉圆点组成的梅花图壤,每组由6个圆点组成。口径24、底径6.6、高6.5厘米(图五:6)。

三、结语

这三座墓均未发现有可资断代的文字资料,但墓的形制与北京永定门外彭庄、北京天坛公园辽墓形制相似。M1、M3墓室内的仿木结构斗拱均为柱头铺作,柱头上的斗拱佯式属“把头绞项造”,其结构特征与北京西郊西翠路辽墓中的仿木斗拱、柱头上的“把头绞项造”斗拱相似。这两墓之“把头绞项造”斗拱的耍头与天津蓟县“独乐寺”山门、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外檐、河北新城开善寺大殿外檐柱头铺作等辽代建筑相同,其结构也完全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记载。M2、M3墓室内壁的砖雕桌椅等也为辽墓中所常见。

随葬陶器形体较小,制作粗糙,为随葬所



图六:1.折沿深腹盆 2.腰沿小盏 3.盏托 4.筒形钵
5.折腹碗 6.六出花口折腹盆(2、3、6为1/4,4、5为1/2)

专用的明器,其中陶三足盘(M2:1)与北京先农坛、河北涿鹿谭庄、张家口下花园等地辽墓出土的三足盘相似。折沿深腹盆、腰沿小盏等分别与北京先农坛、河北三河、河北涿鹿谭庄辽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青白釉弧壁碗、折腹盆等器物特征与河北三河辽墓出土瓷碗、折腹盆相似。这两件器物从瓷质、釉色、工艺等方面推断为“仿定瓷”,分析为北京附近民窑烧制,俗称“土定窑”。综观三墓(M1、M2、M3)的墓室形制、随葬品特征,其年代推定为辽代晚期,下限应该不晚于辽末金初。青白釉瓷碗内壁上由褐色点彩组成的梅花形图案,寓意应为“落花流水”。这一时期褐彩的烧造在北方窑口是很少见的。西晋后期我国南方越窑出现褐色点彩,东晋初年得到了普遍使用。褐彩中含有氧化铝成份,白瓷中能烧造出规整的褐彩图案,表明北方这一时期瓷器烧制业发展较快,已经初步掌握不同色彩釉色的烧制工艺,烧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以后多种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M2在清理中发现指骨大小的零星碎

(下转58页)

智炬破地狱真言幢 八面刻 佛像一面 真言梵书 题正书 房山上洛村石佛寺五侯村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房山南二十五里五侯村大寺

经幢 八面刻 正书 满城城内大觉寺

真言幢 八面刻 正书 唐县寿圣院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 唐县北七十里 洪城村北三官庙

为亡师造心经幢 八面刻 正书易州西北八十里北娄山妙觉寺

为亡考枣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梵书标题篆书 良乡南四十五里刘李河石佛寺

佛像佛号钟 四面刻 上层佛像下层佛号 正书 密云县署

延寿寺陀罗尼咒幢 八面刻 像四面梵书四面 京师外城

心经幢 四面刻 正书 大兴

陀罗尼真言幢 八面刻 有佛像正书 蓟州

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张教行正书先经后记 蓟州

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 昌平

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 昌平

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 昌平

州昭圣寺

陀罗尼经幢 八面刻 正书 蓟州

观自化大悲咒幢 八面刻 正书 蓟州

梵字钟 梵书 易州西南八十里朗山灵峰院

佛像幢 八面刻 房山西南二十四里观音洞

金刚经残石 正书 房山小西天经洞外

密多经残石 正书 四月八日 房山小西天经洞外

吕洞宾仙书 曲阳

真言石幢 八面刻 梵书兼正书定兴又石幢二 八面刻 无年月 定兴

石刻四面佛像 定兴易上村聚泉寺

石佛寺石佛 定兴大田村寺内

白石经函 正书 定兴北张村

普济寺经幢 心经正书 咒语梵书定兴红树村

西峰寺经幢 正书兼梵书 定兴栅上村

三义庙经幢 正书 定兴相盖村

三官庙经幢 八面刻 正书 定兴百楼村

(续完)

✎

(上接12页) 骨，但因未发现盛放骨灰的葬具。故尚不能肯定为火葬墓。此次安次区发现的辽代墓葬填补了这一地区辽代历史考古的空白，有助于对辽代这一地区经济、文化、手工业生产等方面发展状况的研究。

(参加清理：张晓峰、张鸿鹰、赵凤斌)

执笔：张晓峰、张鸿鹰

绘图：张鸿鹰

※

注释：

、 . 《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2期。

. 《北京先农坛辽墓》，《文物》1977年11期。

. 《河北涿鹿谭庄辽墓知进墓》，《文物春秋》1990年3期。

. 《张家口市下花园发现一座辽代墓》，《文物春秋》1990年1期。

. 《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考古》1993年12期。

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天泽家族墓地碑

刘化成

史天泽，元代永清县韩侯乡兴隆里人，自元太祖八年(公元1213)随父兄降元，历经太宗、定宗、宪宗时期，并扈从元世祖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拥立世祖继位，“位兼将相，望重四朝”，对元朝的建立和元初的政治及国体制度的确立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其家族墓地现已知有两处，一处为1985年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永清县大辛阁乡张四营北街；另一处为最近发现的石家庄市郊区赵陵铺乡后太保村(《中国文物报》94(29)期)。

—

永清县史天泽家族墓地，因永定河改道作用，现被张四营北街民舍覆盖，仅存的三通碑刻暴露出地表45~120厘米，呈东西排列，已不是原来最初位置。据清《顺天府志》：“真宜史氏墓，县(永清)西南25里，广袤一顷余，冢以百数，碣今多毁失，仅存四焉。”又清乾隆四十四年《永清县志》：“旧志，史丞相天泽墓在县西南20里焦垓村，墓前神道碑翰林学士王磐撰，今磐碑已失，仅存史氏庆源碑、秉直神道碑、乾隆四十二年知县周振荣掘地得进道神道碑。”《永清县志文徵》载录了碑文，即《史氏庆源之碑》、《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协史公神道碑铭并序》、《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神道之碑》、《史丞相神道碑》，与《顺天府志》所记碑的数目相同，所求碑文当无误。三通墓碑的发现，尤其是《史氏庆源之碑》，对史氏家族的世系、姻亲关系等记述较为详明、可补《元史》等史志文献的误渥之处。

《史氏庆源之碑》现露出地表，高45、宽93、厚26厘米，碑首雕盘龙。据碑文记载：史氏“至唐有太师者始占籍永清之兴隆里人，×

×××辽静江××使，又为尚书左司，任于金，以明经登第为县令，其子亦以荫补为县×××。”清乾隆四十四年《永清县志》载：“永清沿革，自唐以前最为纠纷难考。”说明史氏自唐设永清县建制开始至金朝初期，均为官宦之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并非如《元史·史天倪传》所载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始饶于财。”金中期开始弃官隐居故里，变为豪富乡里的大地主。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1)北方人旱，史氏一次“发粟八万石赈饥者，”可想史氏之巨富的程度，并开始“建家塾招徕学者，所藏活豪士甚众，以侠称于河朔。”真正发展成了雄居一方的豪强武装势力。从《元史·史天倪传》“先伦卒时，河朔诸郡结清乐社凡四十余，近千人，岁时像伦而祠之……。至是天倪先其壮比勇万人为义军，号清乐军”。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史氏家族的影响非同一般，完全是有组织、具备一定规模的地方武装势力，也只有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背景和影响，才能受到元蒙古统治集团的青睐和重用。1213年史氏降元后，木华黎“乃以天倪为万户“寻即”授副都元帅，改赐金虎符”：史秉直1215年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路行六部尚书：史进道1227年任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自此，史秉直、史进道“治北京十有余年，每施一号令如雷霆如河汉，如家至而日见之，闻其风者虽为妇人孺子之愚暗，军伍戍夷之骄抗，亦×敛任为之敬从，无有少忤者”1234年史进道退職后荐其长婿张之翼代其职，北京成了史氏的家天下，1220年开始，史氏家族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史氏倪以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进驻其定后，真定就成了史氏家族的封地——一个新

为家天下：史天泽——真定等无路万户；史天安——真定等路万户；史楫——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史权——真定等路总管兼麻尹；名樟——真定顺天新军万户。如此先后统治经营真定，其势力发展到世人称之为真定史家的地步，史氏家族也就逐步成了元代最有名的汉人世侯。

《元史》等史志资料中对史进道无有记载，据今发现的《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冲道之碑》，史进道是史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与其兄秉直共计降元，木华黎“令为总兵”，随其征战山东，两次围攻北京，占兴州，以“行阵和睦，号令严明，攻取有略，进退有法”而战功卓著，“任义州节度使，命公管北京勾当”。再从木华黎平“锦州渠帅张致判，命为广宁府留守。”1227年“复命公留守北京。”1234年荐其长婿永清人张之翼代己职务，同年8月“退身就归真定。”晚年崇奉道教，“起构老君小殿两间，日与羽衣之仕谈话，冬(终)日不有少倦。”1243年卒。

二

《元史》史氏家族中虽史天倪、史天祥、史天泽等数人有传，但对其世系和姻亲关系记述不详，绝大多数未加记入。今依据《史氏庆源之碑》，结合《元史》等资料，将史氏家族世系及姻戚关系分列于后，以从中了解元代汉人世侯与蒙古统治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附录1：世系姻戚表)。

从姻戚关系得知，史秉直娶蒙古纳合氏之女，史天倪、史楫父子先后娶蒙古完颜氏之女，史天泽娶蒙古纳合氏、束然氏之女。史枢娶蒙古奥屯氏之女，史天英娶蒙古达氏之女。史秉肖长女嫁木华黎，史天祥长女嫁北京路达鲁花赤之子，次女嫁北京宣差完颜氏之子，女嫁张××顽羊；史进道三女嫁北京同知吾古伦，六女嫁奥屯元帅之子。史氏家族是元代最有名的汉人世侯，其与蒙古统治阶层的姻戚关系也就更具有有一定的代表性。元代的

汉人世侯是指能在汉地的一定地域内进行世

袭统治，并如同封建领主那样行使管理军队、民政、税收、官吏任免及裁判各类事务权力的地方官，地位、影响举足轻重，蒙古统治者既依靠他们对汉族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又不绝对信任，在汉族地方官之上，一般路、州、府、县都设置了监督他们的蒙古达鲁花赤，以保持联系。而达鲁花赤一被任命。一般也不再调换，其职由子孙世袭。这样汉人世侯与世袭的达鲁花赤因利益关系又趋于一致，所以，蒙古统治集团和与汉地保持联系的达鲁花

赤、与掌握汉地实际政治、军事、民事等管理权的汉人世侯之间是相互利用、相互合作的关系，通过婚姻来谋求加强相互间关系是必不可少形式和自然的事情，是各自利益的需要。汉人世侯通过姻戚关系换取蒙古统治集团的信任，以保障其对一方的世袭统治；蒙古统治集团和达鲁花赤通过姻戚关系寻求得

到汉人世侯的协助、支持，以缓解民族矛盾，安定地方秩序，最终达到维护、稳定蒙古族对汉族地区的统治。

另在《史氏庆源之碑》中有：“真定知府(史天泽)生五子一女、一义子。”的记载，而“义子”的姓名却未写明，《元史·史天泽传》及《史丞相神道碑》中也无义子的支言片语，那这一义子为谁呢？据《元史·郭佩传》：“侃字仲和，幼为丞相史天泽所器重，留于家教养之。弱冠为百户……从天泽屯太康，复以下德安功为千户。”官至江汉大都督府理问官，中统三年，“宋夏贵复来犯边，天泽荐侃，召入见。世祖问计所出，……赐尚衣矢。”郭侃因史天泽的器重而得官，经史天泽推荐向世祖陈退兵安边之策而受赏赐，且与史天泽一损俱损，“至元二年，有言当解史天泽兵权者，天泽随迁它官，侃亦调同知滕州”即山东汉人世侯李壇之变后，史天泽奏：“兵民之权，不可并出一门，行之请自家起。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郭侃由江汉大都督府理问

官调任滕州同知，当是解兵符的十七人之一。由此推断，《史氏庆源之碑》听记史天泽的义子，应为郭宝玉之孙、郭德海之子郭佩。

二

《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铭并序》记载史秉直卒后，“葬于永清县兴隆里先茔之次，”即今永清县大辛阁乡张四营村北街。又《顺天府志》记史氏家族墓“广袤一顷余，冢以百数。”再据现存的三通墓碑，史秉直、史进道以及其祖辈前人均葬在永清县张四营北街史姓家旅莫地。史天祥晚年“屯霸州之益津，兼领霸州御衣局人匠都达鲁花赤。”益津即今霸州城地，所以，史天祥卒后似应葬入永清县家族墓地。关于史天泽墓地，据《中国文物报》94(29)期《河北发掘史天泽及其家族墓》报道，发掘者依据10号墓的位置、墓葬形制、规模和出土的铜狮等随葬品，以及清光绪四年版《获鹿县志》：“史天泽墓位于城东二十五里许太堡庄处……”，推断10号墓即为史天泽墓。因墓室遭严重破坏，未发现墓志及可断定墓主为谁的文字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版《永清县志》也载：“旧志，史丞相墓在县西南20里焦垓村，墓前神道碑翰林学士王磐撰。”这样就产生了有史志记载的两处史天泽墓。

我们先看发掘者引用的清光绪四年版《获鹿县志》所载：“史天泽墓：旧志，在城东二十五里太堡庄，不知墓所在。”又按：“按《畿辅通志》，天泽墓在永清县焦垓(垓)村。天泽祖籍永清，或迁葬焦垓(垓)村，未可知也。”我们知道我国的地方志以严谨而著称，《获鹿县志》对史天泽墓地是否在获鹿县太堡庄难下定论，或者说是以“不知墓地所在”和“未可知也”较为含糊的态度否定了墓的存在，显然，发掘者在引用《县志材料时只选取了支持其说法的部分，而舍去了其余部分。再看清乾隆四十四年版《永清县志》：“旧志，史丞相墓在县西南二十里焦垓村，墓前神道碑翰林学士

王磐撰。”据《日下旧闻考》，永清县城始筑于明正德五年，虽在万历和清代康熙、乾隆年间重修，其地点未有改变，焦垓村的村名也未有变化。现焦垓村称大焦垓，在张四营村北1.5华里处，据《永清县地名志》，张四营原为四个小村，解放初合为一村，当时墓地在村北730米处。《顺天府志》载史氏家族墓地。“碣今多毁失，仅存四焉”。与《永清县志》记载和所录碑文篇数相同。《史丞相神道碑》中有“期年(至元十三年)有特旨命臣磐制隧碑文”，就是说王磐是奉皇帝的旨意为史天泽撰写神道碑

文的。王磐(1202—1293)，中统元年任益都、济南等路宣抚副使，后入为翰林直学士，至元三年出任真定、顺德等路宣慰使。“凡帷幄谋议，有所未决，即遣使问之，磐所敷陈，每称上意”。王磐与史天泽同为元朝初期汉人重臣，官爵品位相当，虽“今磐碑已失”，《永清县志》所录碑文应是可信的，神道碑也是曾存在的。按一般规律，神道碑应树立于死者墓前偏东南方位，尤其是皇帝特旨重臣为元代最有名的汉人世侯、丞相所撰的神道碑，更应树立在墓前神道位置，无墓而立碑是不可思议的。清光绪三年版《获鹿县志》载录了元御使王恽撰写的《史天泽神道碑记》。王恽(1227—1304)，《元史·王恽传》记其“至元五年建御使台，首拜监察御使”。“九年授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十三年奉命试儒人于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八年拜中议大夫、行御使台治书御使，不赴。”可知王恽首任御使时史天泽还在世，其它时间王恽均为品位不高的外官，与史天泽官职品位相差甚远。再看碑文的格式、名称等，与一品丞相墓碑碑文不相符合，前无缘由后无颂词，内容文笔与王磐所撰神道碑文相比形兀九拙，似为后来凭吊怀念之作。这也可能即是清光绪三年版《获鹿县志》：“忠武公神道碑在马村东南隅，高丈余，日为积土听壅，今只有四五尺许。”而不载何人何时所撰的原

。据此,《获鹿县志》的“忠武公神道碑”可能是王恽后来撰写的。报当年“天泽将兵攻宋,过卫,一见接以宾”的知遇之情。况且清光绪三年版《获鹿县志》未记未录皇帝特旨王磐所撰神道碑和碑文,10号墓的发掘中也未见墓志或其它能证明埋葬者身份的文字材料。所以,目前根据文献很难确定哩天泽墓的所在。

那么岳太保发拙出的10号大墓葬者为甸人呢?我们认为极可能是史天倪的墓。原咽有二:一、史天倪1225年被金降将武仙所杀,当时其父史秉直、叔史进道远在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史天泽护母北归途中得报长兄天倪被害后,怀“兄弟之仇,义所当复,虽死不避”的心情,“即倾资装,易甲仗,南还,”与仲兄史天安合兵“击仙败之,遂复真定。”随后又追杀武仙于双门、抱犊寨等地,不可能将其兄史天倪回葬永清,而将史天倪与“闻乱,恐污于贼,乃自杀”的妻子程氏葬在真定是合理的。二、1220年木华黎与史天倪“还发真定,武仙降,木华黎承制,以天倪为金光紫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即将真定封为史天倪的封地。1225年天倪遇害,两子尚幼,暂由史天泽代行府事,1242年史天泽引史天倪长子史楫入见太宗,太宗“即以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佩金虎符,”将真定的管理权交还史楫,中统元年,史楫“授真定路总管同判本道宣抚司事,真定表由山带水连屋三十余城生杀进退,咸倚专决”,至元二年,史天泽奏“兵民之柄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家始,楫即日解绶归”。真定改由卸任江汉大都督总制兵马总管屯田万户的史天倪次子史权任“真定等路总管、兼府尹”史天倪、名楫、史权父子兄弟相继世袭管理真定,表明真定是史天倪的封地而非史天泽,所以,被封的第一代世侯史天倪卒后按礼应葬在其封地真定。

四

史氏本为汉族,弃金降元后在元代民族等级至上统治制度下一门显赫,官势不衰,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为官期间所采取的某些方法和措施在消除社会弊端、缓解民众饥苦、缓和民族矛盾等方面适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实:史秉直“遣放兵俘获为奴者二百余人,还为齐民”;¹³史进道“治北京十有余年,轻徭薄赋,悯弱抑强¹⁴”;史天祥“纵其奴千余口俾为民¹⁵”;史天泽奏罢“周岁车取出倍息,稍积则鬻妻卖子不能偿¹⁶”的“羔羊债,”“内立省部以杜绝政出多门斜封墨敕之权,外设六道宣抚司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之弊,给百官俸禄使得官者有以白贖而得保清廉之节,禁贿赂请托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为殉情枉法之私¹⁷”。这些举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都应予以肯定。但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代只能被视为个人行为;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世袭统治和蒙古族对汉族及其它民族的封建统治。所以,史氏家族被元末以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和后来的明政权视为“汉奸”,据清乾隆四十四年版《永清县志》,史氏的老家韩侯乡兴隆里原名龙凤庄,《永清县地名志》载:因史氏投降为官的缘故,“灭门九族,全村被焚毁,成为一片焦土,后迁民在此建村。取名大焦堡。”可想而知,村庄都被焚毁,更何况是投降者的墓葬和家族墓地呢,这也许即是永清县没有史氏后人的原因。所以,永清县史天泽家族墓地当是被元末明军或其它起义军毁下元顺帝末期。皇帝特旨王磐所撰立于墓前的史丞相神道碑亦毁于此时。

注释:

¹³ 《元史·史天倪传》。

¹⁴ 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神道之碑

¹⁵ 《元史·史天祥传》

¹⁶ ¹⁷ 《元史·史天泽传》。

¹⁸ 《元史·史楫传》。

¹⁹ 《元史·史权传》。

²⁰ 《永清县志》。

附录2： 史氏庆源之碑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口口口口者盖口口有不然者也活一雀小惠也尚四世三公之报渡群口口口也独有魁天口口口口阴功隐德潜积于数百年之间一旦疏而为流其膏泽浸科及后世口口口口口口无口特天之未定耳又何怪焉世之人欲朔观某人某家口口口口但顾其后世子孙口口口口斯可知已史氏得姓源于史佚当春秋时卫之鱼菑晋之口皆其裔也周口口口口口口口代不乏人历历可数至唐有太师者始占籍为永清之兴隆里人口口口口辽静江口口使叉为尚书左司仕于金国以明经登第为县令其子亦以荫补为县口口口口口口将口继继承承冠冕不绝尚书家世胚口口此尚书公曾祖岁久失其口口口口四人伯口叔季伯氏仲氏各有孙在叔无后季则尚书公之祖也讳伦妣鄂氏生一子口口口口尚书公之父也廉谨自将长于治生大口口口贞祐间以口口口口太夫人人口口固安之口口人有为真定推官及滑州刺史者乃其族也是为口口之母性淑善喜同人口口奉口尤谨人有见之者口听其温言慈色莫不爱而敬之生二子口口口则尚口口口口直前为北京行部尚书夫人张氏后娶纳合氏次进口口口则节度使口口口口口口口人刘氏王氏萧氏黄氏女长适西物张庆无次适同里张口口口西物口口口口口表堡提控赵彦卿次为益津尚书侧贵夫人次为高州安口口口口夫人口口生口口口口口口侄长子天倪为河北东西路兵马都元帅夫人程氏完颜氏口天安口口口权五路口户知中山府事夫人张氏贺氏口口王氏张氏次天泽见口口口口间东口口名口口口口口户知真定府事夫人李氏纳合氏束然氏二女长为太师国王夫人口口口口口同知刘天锡夫人二侄曰天瑞曾口口口氏之孙也见任枣强口口都提举口口王口口口口口天祥曹祖子仲氏之孙见为利州节度使夫人王氏三于长曰镇口口口口次日兴骤女三人长适北京达鲁花赤男口口马次适北京宣差千户完颜男次口口

口张口口口顽羊真定都元帅生子五人长日楫见为新军万户夫人完颜氏删只达口口口口未仕妻王氏次宝哥绳胡鲁添福俱幼口翠哥揖之一子小手口婢口口一字小字口口口口口字进哥中山知府生子一十二人女七人长日桢妻刘氏次日枢妻奥屯氏口口口曰长口次尚幼未名次桓妻张氏次常山妻刘氏次众家奴妻口口口口口次千家奴次寺口奴次僧家奴次海山次重山次道家奴女七人明童适李氏忠哥口哥口口口儿口口俱幼真定知府生五子一女一义子黑口长男百家奴次口口口口口口口次口口次赵家奴一女麻颜可北京行都元帅生四子七女长男天英妻蒙古达氏生一口口口口小字溥阳二女长庆口次素娥弟天均妻萧氏次天祚妻张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北京万口张之翼夫人次为监军张之纲夫人三瑞哥为北京同知吾古论夫人四进哥出家为尼五杏哥为北京都元帅舍人夫人六秀哥适奥屯元帅男口口口口口口口少时口口乡里间闻口人大父称道尚书之父当谓二子曰吾观世间事莫荣于仕宦而得意者常恨汝曹不能遂吾之愿贵列目前倪令及见今日硕大丰荣其喜可胜口口口口口革以来天下邑郡相望相承其间免坠劫火而保其室家兼享禄位者固不多得独史氏一门父叔兄弟子口孙甥皆贵显康宁而故园邱垅发掘所不及完然若新松楸成口口口异矣然出于穹苍保佑朝廷恩泽若非祖先素积阴功何以致口口口书公口孝先已通于神明二万户治军治民俱能得其欢心鼓舞讴歌溢口口口口史氏之庆方如川增浩荡汤汤传之庸有即乎是宜铭铭曰江河洪深其流也远沃日稽元口口有年人之祖称泽及子孙子孙逢吉是为庆源爰有史氏受姓于佚秦汉已来贤明口出分支别派至李唐室口居燕南显允太师太师劬口以焘后裔静江左司蝉联相继自辽己降小抑不伸独有经明易农措绅大朝革命其族始大成德帅公风云际会以身殉国天子旌忠为龙为光允答元功乃父乃叔弟兄子侄逮及孙

(下转60页)

中国的艺术一下子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开创了玉雕艺术的新纪元。

田自秉先生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曾经谈到：“装饰纹样内容的演变，决定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反映人类社会经济生产的水平。远古时期，人们还处在狩猎时期，每犬所接触、所熟悉的自然对象是动物。因此，动物不只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在装饰纹样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只有当人们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经济生活得到自在的满足，人们才能把整个自然界，特别是花草植物，当作审美对象。”所以说，这种审美意向与装饰纹



图 11：宋代玉凤鸟衔花佩



图 12：宋代花鸟纹佩

样的改变，无一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和折射。不论是唐代玉器的博大清新、华贵丰富，宋元玉器的情物交融、含蓄脱俗，还是明清玉器的吉祥瑞丽、多彩多姿，它们表

注释：

1、牟水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的自我认识》一文中指出：按照社会功能为主线，我国的古玉可分成神秘化、神玉化(史前玉器)：礼仪化、人格化(夏商周一魏晋六朝)；人间化、世俗化(唐代以下)三个人阶段。也可以将前两个阶段合称玉的冲化阶段，第三阶段则可称为玉的人化阶段。

达的都是民众的思想情感，反映的都是生活业，自然化的一种美学思想。

中国古建筑学家荣恩成先生说过：“民族的记忆不能没有实在的见证，民族的感情不能没有实在的依托。”内涵丰富的中国玉器，不公是工艺美术的精华，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连接炎黄子孙感情的纽带。无论是早期怪异而神秘的艺术境界，还是上升期雄浑博大的神韵气魄，以及成熟期的绰姿丰彩，均为中国古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和最富民族精神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玉器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生活的形象化反映，毋庸置疑，可以使我们从中透见出中华民

族古老文明的灿烂光辉，了解到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崇高理想和不断地追求、创造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楚戈：《商周时代的象征艺术》、《故宫文物月刊》总9期
贾娥《关于河南出土东周玉器的几个问题》文物
1983年4期。
刘风君《中国古代玉器市美浅论》、中国文物世界
101期。

(上接30页)甥一时垣共天于史氏何其厚耶
乡人皆曰积口口口口口竖碑大书深刻照映松
渺过者宜式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右啤在焦堡村
首书前北京路行尚书口口口口崔铉撰宣差五
路万户详议官赵世安篆额口口口口平元书丹

末书岁在庚子九月丙戌十七日戌寅前义州节
度使行北京都元帅史进道同立前行北京等路
六邓尚书史秉直立石东里郭汝砺刻扶沟刘泉
同刻

河北廊坊安次区出土金代遗物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安次区文物保管所

1982年春，廊坊市安次区落华乡场，在距地表约5米深处发现砖窑遗址。区文物保管所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并收集了全部出土遗物。

铁器九件：

六棱耳釜：1件，完整。平沿敛口，沿下饰三条弦纹，深圆腹，小平底，沿下附六个宽4.5cm、长9cm的棱耳，口径28.5cm，腹径35.8cm，底径4cm，壁厚0.7cm，高26cm。（图一、9、图二13）

三足釜：1件，两足稍残，侈口平沿，圆腹，小平底，双耳立于沿上，三扁平足微残，腹的外壁有三条纵向铸纹，偏上部饰有纹，口径28.5cm，腹径31cm，深18cm，底径4cm，双耳高4.5cm，宽14cm，足高4.5cm，厚1cm，总高31cm。（图一1、图二1）

车轮：1件，完整，外呈六角形，内径17.5cm，对角外直径21cm，厚5cm。（图二6）

铲：3件，两式：I式1件，弓背曲刃，细长柄，前部较宽，身长27cm，宽4.5cm，弓背厚0.5cm，刃带锯齿，柄长7.5cm，宽1.5cm，厚0.4cm。II式两件，弓背由刃，身长29cm，宽3.7cm，弓背厚0.6cm，柄长3cm，宽1.2cm，厚0.4cm。一件刃带锯齿。（图一2、7、图二3~5）

铎：1件，尾稍残，平面呈等腰三角形，斜上宽，下尖，尖端呈燕尾状，中间凹起，前部中间凹后为一高1.6cm、长8cm的尖，中间有孔，身长11cm，尾宽10.5cm，宽8.2cm，

厚0.5cm，孔径7.5cm，孔径5.5cm。（图二8、9、10）

削刀：1件，刃残，弓背微凹，前部稍厚，身长23.5cm，有一圆孔，身长8cm，宽6cm，背厚1.7cm，体为圆筒形，孔径1.5cm，长21cm。（图一4、图二11）

双齿耙：1件，完整，双齿断面呈长方形，前部出扁刃，长34.5cm，宽2.8cm，厚2cm，刃长3.5cm，宽2.5cm，齿间距8~10cm，率呈圆筒形，直径4.5cm，长19.5cm，齿与率间的颈断面呈长方形，长5cm，宽1.5cm，厚3cm，侧面圆孔内插踏柱，柱长9cm，直径1.7cm。（图一5、图二2）

磨角器：1件，残长22.5cm，前细后粗，断面呈圆角形，长径3.5cm，短径2.5cm，前端磨出三个平面，宽2.5cm，用途不详。（图二、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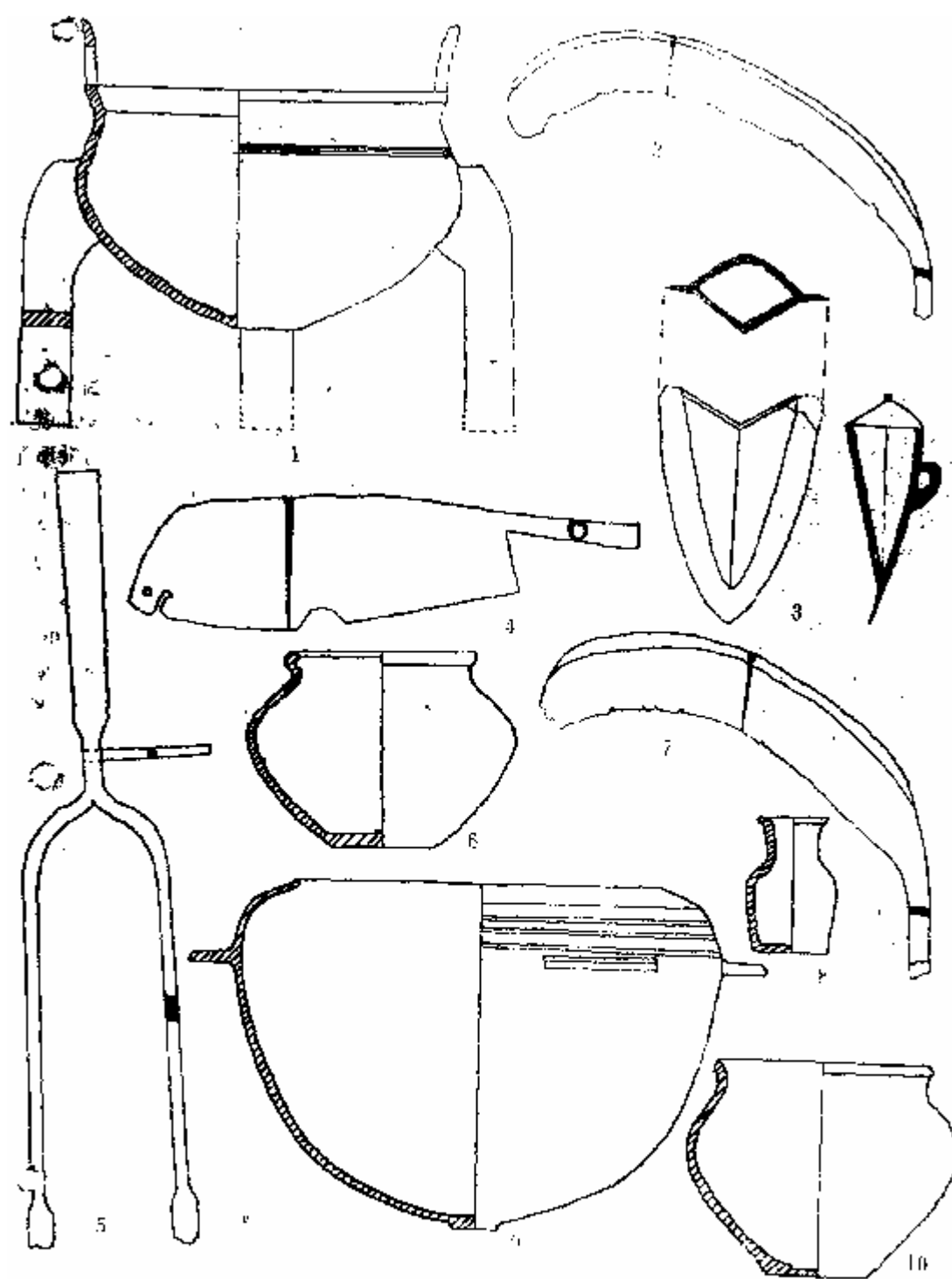
存什：1件，残半，平顶略小于最大腹径，高31cm，直径14cm，顶直径12cm，原有直径8.5cm，深5.5cm平底圆孔，枰身刻有“武”字。（图二、12）

泥质灰陶罐：两件，1件侈口斜直沿，口沿饰弦纹，圆腹小平底，素面，口径13.5cm，腹径16.2cm，底径6cm，高13cm，壁厚0.4cm。另一件直口斜直沿，圆腹，小平底，口沿，口径11.5cm，腹径17cm，底径6cm，高13cm，壁厚0.4cm。（图一6、13、14、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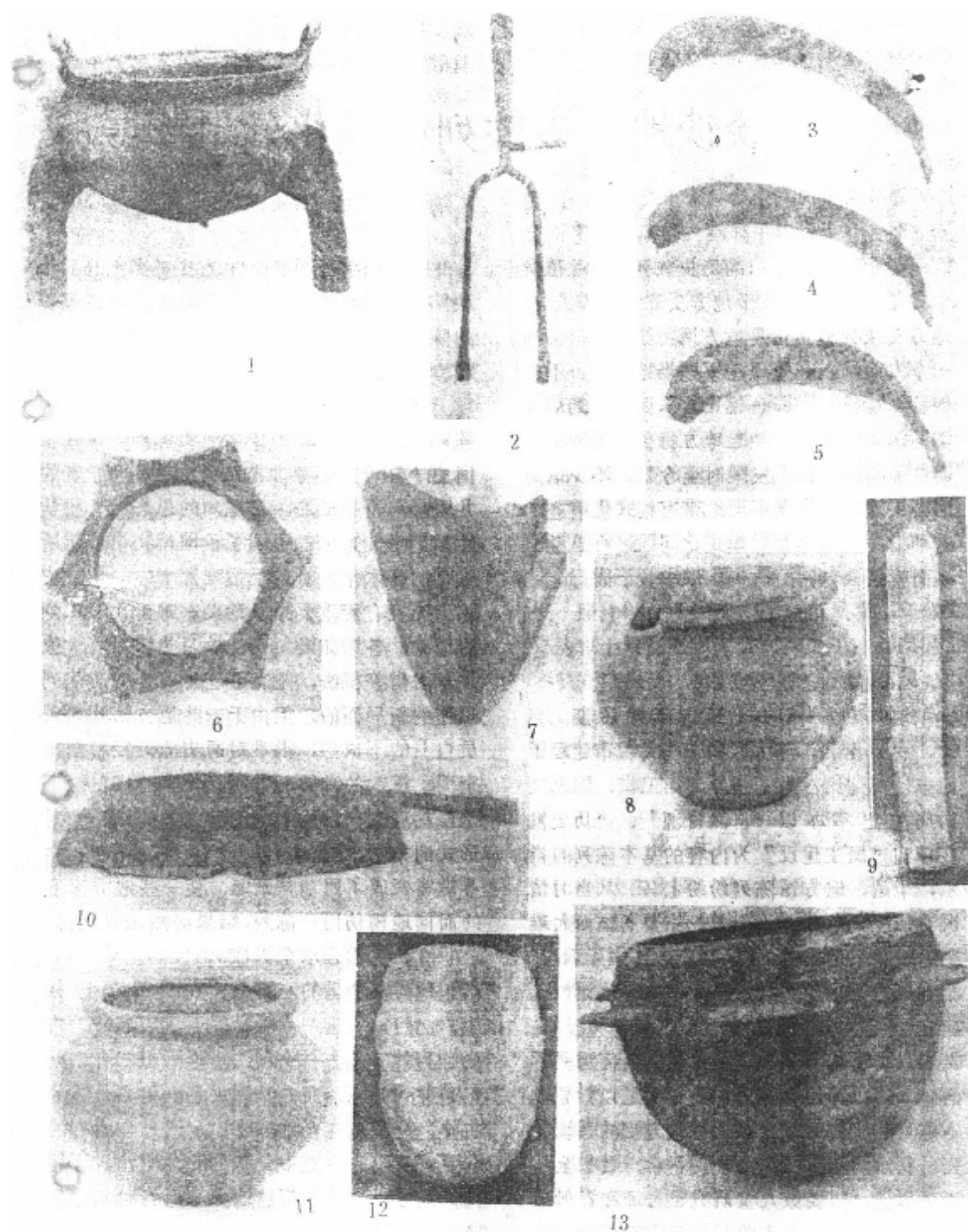
青瓷碗：1件，完整，深4.5cm，口径10.5cm，底径6.5cm，壁厚0.3cm。（图一12、17）

青瓷钵：1件，完整，深4.5cm，口径10.5cm，底径6.5cm，壁厚0.3cm。（图一12、17）

· 79 ·



图一：1. 三足釜、2. 7. 铎、3. 铎、4. 削刀、5. 双齿耒、6、10. 陶罐、8. 瓷注、9. 六棱耳釜、(1、5、9为1/5，1为1/10，4为1，2、其余为1/4)



图二、1：三足釜、2：双头矛、3～5：镰、6：车辖、7：铎、8、11：灰陶罐、9：鹿角器、10：剑、12：石杵、13：六瓣耳釜

(下转73页)

取历史长河中的支点，组织专题性陈列。从陈列手法工说，要善于运用多种陈列手段，使陈列生动活泼，富于变化。如，利用线、面、光、色的变化，孝现历史的韵律和节癸，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渲染历史的意境和气势。运用模拟、复原、景观等手法，再现当时当地历史图景。甚至各种展具，如陈列柜、假墙、屏风、台座、图版及镜框、画框、标牌等都要精心设计，做到静中有动，稳中有变。

3、物性

物性，是博物馆陈列的基本属性。长期的陈列实践证明，博物馆任何形式的陈列都离不开物性。坚持物性，陈列就形象生动，有较强的感染力，脱离物性，陈列就单调栗板，缺乏活力。

历史陈列如何坚持物性?关键一点，是摒弃传统的教科书式的陈列方式，真正让文物唱主角。在陈列中，应把文物做为历史的形象载体，通过博物馆特有的科学组合，科学复原，形象表现等陈列语言，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在文物所展示的历史文化风貌的演变和冲突中体现历史的发展。

但目前存留的文物，多是当年生活习俗和随葬制度意留下来的东西，局限性很大，种类以贵族的礼器、祭器和艺术吕居多，

(上接69页)

2．9cm，底径2．2cm，高4．2cm，底无釉。

(图一8)

铜勺：1件、柄残；椭圆形口，圜底，口径4．5×3．3cm,深2.5cm，残长5．9cm。

同时出土、的泥质灰陶板瓦，泥质红陶绿烛筒瓦等建筑材料从略。

该地出土的六釜耳铁釜、镰、铎等铁器，与北京，河北宣化、内蒙、吉林等地金化遗址窖藏中发现的同类器物十分相近，年代也应大体相同。但带踏柱双齿耒、双耳三足釜等各地均未有出土，过去金代遗存在

收人民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很少，能恰好说明某一制度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实物更不易得，给我们全面、系统地表现历史带来很大困难。这也是历史陈列物性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克服文物的局限性?首先，要充分揭示文物内涵，多角度、多层次运用文物。文物具有科学的、思想的、艺术的多种价值，这些价值除少量较为表面和直接外，大量的表现为潜在和间接价值。而深刻的历史内涵往往蕴藏于潜在价值之中，如陶器纹饰表面价值为美术成就，进一步发掘，可从中探讨祖先的生活环境和意识观念。其次，要重视研究文物组合。历史陈列高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文物价值的潜在性和间接性，决定了文物组合的必要性，文物组合能深化文物内涵，增大文物价值，显示出单件文物所不,具有的深刻含义。通常情况下，历史陈列中帶有一定思想性的主题都是靠文物组合来表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文物组合，就没有历史陈列。文物组合的优劣，决定着历史脉列的质量。

地方史陈列的改革创新，是一个新课题，很多问题有待于研究。笔者希望能多开展这方面的讨论，以期早日探求到既有耐代汽息，又有鲜明个性，适合九十年化观众需要的历史陈列新路。廊坊市发现极少，这次的发现，为认识该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特征增添了实物资料。

绘图：刘化成

摄影：杨文普

注释：执笔：刘化成

《北京市大堡台金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80年5期。《北京市出土的辽金铁器》，《考古》63年3期。

《河北宣化发理的金代窖藏》，《考古》87年12期。

《内蒙古霍林河矿区金代界壕边堡发掘简报》，《考古》84年4期。

《吉林市郊发现的全代窖藏》，《文物》82年1期。

明代李松墓志铭介绍

刘化成

1972年于廊坊市大城县王香屯乡任庄子村南子牙河西岸河床中发现李松墓志，今为大城县文物保管所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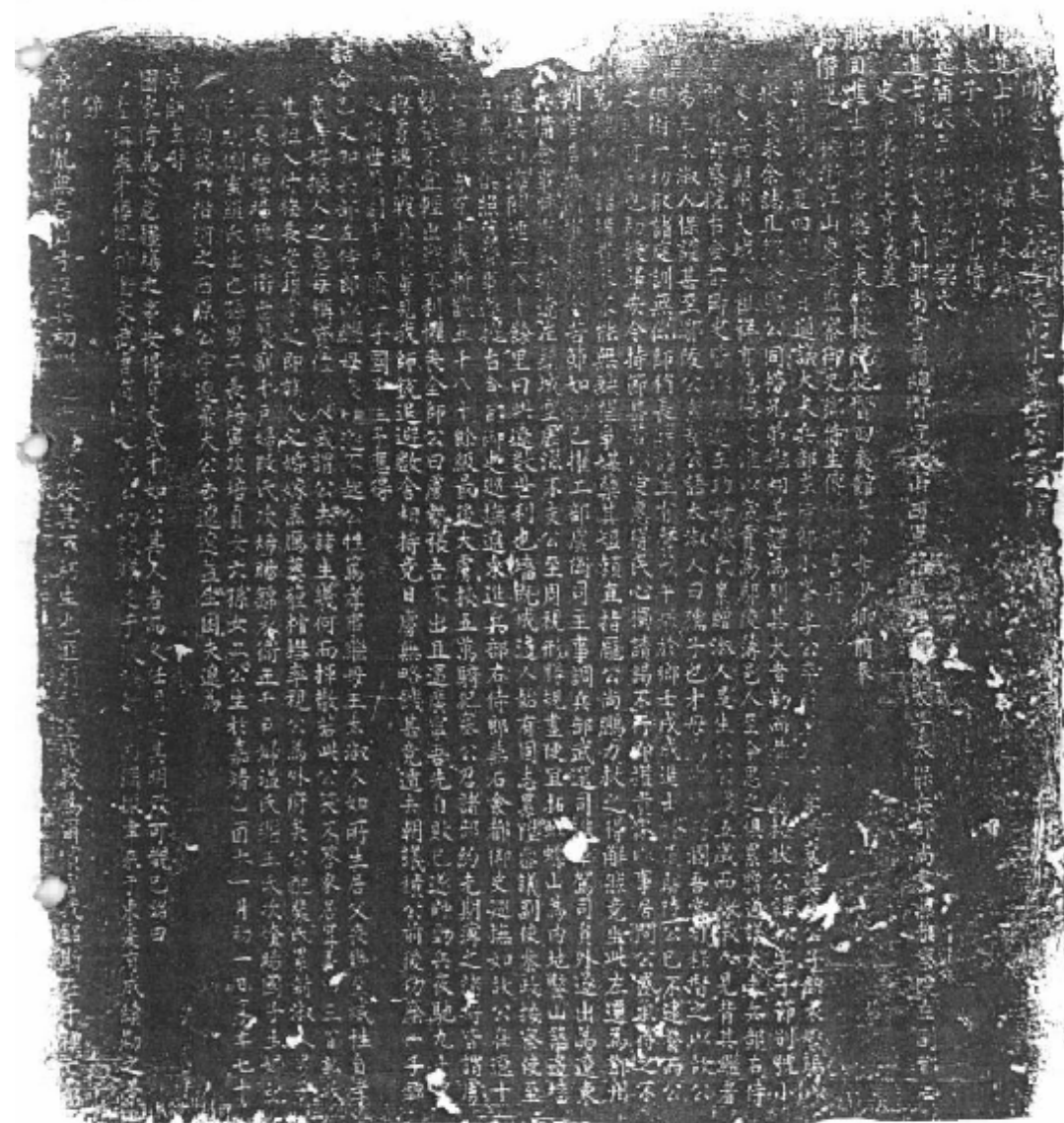
志石方形，宽74、厚17厘米。志盖双勾篆书“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公墓志铭”，篆盖萧大亨，周边饰有阴刻莲花图案(图一)。志文为楷书，35行，阴刻，满行41字。杨俊民撰文，傅好礼书丹。周边易阴刻莲花图案(图二)。撰文杨俊民、篆盖萧大亨、书丹傅好礼《明史》均有传。

李松，字子节，号小峰，大城县人。生于明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



图一 李松墓志盖

年)进士，初任归安令，贬为邓州判，夏为山东滕县令，擢为工部虞衡司主事，调兵部武选司，进车驾司员外，遂出任辽东兵备佥事。“在辽十二年，与虏百十战，斩前五千八十余级”。累升参议副使、参政按察使、右布政使、右佥都御使、兵部右侍郎巡抚辽东。《明史》无传，《明史·李成梁传》涉及其人。其一，万历十二年“北关清佳努，杨吉努素前南关。王台没，屡侵台季子猛骨孛罗，且藉土蛮，爰兔、慌忽太兵侵边境。其年十二月，巡抚李松使备御霍九臬许之贡市。清佳努，杨吉努率二千余骑诣镇北关谒。松、九臬见其兵盛，谯让之，则以三百骑入。松先伏甲于旁，约二人不受抚则炮举甲起。顷之，二人抵关，据鞍不逊，松叱之，九臬麾使下，其徒遂拔刀击九臬，并杀侍卒十余人。于是军中炮鸣，伏尽起，击斩二人并其从骑，与清佳努子兀孙孛罗，杨吉努子哈儿哈麻尽歼焉。”其二：“十三年二月，把兔儿欲报父速把亥之怨，偕从父炒花，姑胥花大纠西部以儿邓等以数万骑入掠阳阳。既退，驻牧辽河，声犯开原、铁岑。成梁与巡抚李松潜为浮桥济师，逾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帐。寇已先觉，整众逆战。成梁为叠阵，亲督前阵击，而松以后阵继之，斩首八百有奇。”据志文：“最后大虏挟五万骑犯塞，公召诸部约，先期薄之。诸将皆谓虏势张，不官轻出，战不利，惧丧全师。公曰：虏势张，吾不出，且逼广宁，吾先自败已。遂帅劲兵夜驰九十里与虏遇，且战且前。虏见我师锐，退避数舍。相持境日，虏



图二 李松墓志铭

无略，饥甚，竟遁去。”即为此战。由此可见，李松在辽东十二年，与总兵李成梁协调配合，守边御敌，有勇有谋。李松对李成梁“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藩输权门，结纳朝士”，“重賂中外要入为之左右”，“掩败为胜，杀良民冒级”等行为心存不满，然畏其权势。李松任辽东巡抚三年后即万历十三年，以继母王氏丧辞官返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加封通议大夫。因李松镇守辽东功绩，朝

廷在万历十二年赠其父李淮为“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生母缴氏为“淑人”，封其继母王氏为“太淑人”，其妻裴氏“淑人”，长子李灿“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次子李焮“赐锦衣卫正千户”，三子李奎“赐国子生”。

~ 《明史·李成梁传》。

万历十二年李松家簇墓地封诰碑。

(责任编辑：唐吟方)

从李松墓志铭看明代辽西虹螺山地段边墙的修筑

李松，字子节，号小峰，祖籍河北大城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墓志铭1972年出土于河北廊坊市大城县王香屯乡任庄子村南子牙河西岸的河床中，砖砌墓室因河水冲刷公存残迹，其位置与墓志铭所记“葬于沿河西原”相合，墓志铭现存大城县文物保管所。墓志由明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前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萧大亨篆盖，明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则少傅兼太子太傅杨俊民撰文，明万历二年进士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连巡按浙江山东道监察御史乡待生傅好礼书丹。志盖、志石均74×74厘米，厚17

厘米，志盖(图一)双勾篆书“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公墓志铭。”四周阴刻莲花图案，志文(图二)阴刻楷书三十五行，满行四十一字，四周阴刻莲花图案。志文记述了李松的官职等内容，尤其是李松任辽东兵备佥事期间，“视形胜规画便宜，拓虹螺山为内地，凿筑边墙，遥接山海关，连亘八十余里”的记载，为明辽东边墙——长城的研究补充了新资料。

辽东边墙西接长城，长一千七百六十余里，史志文献将其分为三段：鸭绿江到开原段的辽东上部边墙，修筑于明成化三年(1479年)左右；开原至北镇段的辽河流域边墙，修筑于明永乐年间(一说为正统年



图一 李松墓志志盖



图二 李松墓志志文

— 61 —

间)；北镇至山海关外铁场堡段的辽西边墙，兴修于明正统七年(1443年)。《全辽志·宦业志》载：“明辽东流官指挥佥事毕恭图上方略，开设西边堡城壕。”辽东提督王翱“躬出巡边，起山海关抵开原，高城垣，深沟堑。”王翱在辽东十年陆续兴办，使辽西边墙逐步完备。但明代的边墙、边堡并非一修永固，而要经常修筑，原因一是“任事者躁率苟且，速成之功，随手倾圯，杵声未绝，半成蚁蛭矣”。二是女真各部和蒙古兀良哈部的毁墙侵扰，“朵颜兀鲁恩罕以四千骑毁墙入”，辽西边墙自明正统七年至明景泰三年(1452年)修筑完成，到李松任辽东兵备佥事的明万历元年(1573年)，时隔一百二十余年，因建筑过程中边吏偷工减料，经年失修和蒙古部族的毁墙等原故，再加“镇城空虚，滋不支”。边墙残损严重。“敌方分骑绕墙而入”的侵扰，史志文献多有记述，随着明王朝的衰败，致使边患有增无减，修补加固边墙是防御外族，安定民心的需要，更是边官，边民的头等大事。李松“拓虹螺山为内地，凿筑边墙，遥接山海关，连亘八十余里”当是明朝对辽西虹螺山左近边墙的最后一次经营修筑。也就是说现存辽宁省葫芦岛市范围内的一段边墙是李松任辽东兵备佥事时督修的。“墙即成边入固志，此辽数世利也。”

李松《明史》无传，仅《明史·李成梁传》中有两则记述，其一：万历十二年，“北关清佳努、杨吉努素警南关。王台没，屡侵台李子猛骨孛罗，且籍土蛮，嶮兔、慌忽太兵侵边境。其年十二月，巡抚李松使备御霍九皋许之贡市，清佳努、杨吉努率二千余骑诣镇北关谒。松、九皋见其兵盛谯让之，则以三百骑入。松先伏甲於旁，约二人不受抚则炮举甲起。顷之，二人抵关，据鞍不逊，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击九皋，并杀侍卒十余人。於是军中炮鸣，伏尽起，击

斩二人并从骑，与清佳努子兀孙罗，杨吉努子哈儿哈麻尽歼焉”其二：“十三年二月，把兔儿欲报父速把亥之怨，偕从父炒花，姑婿花大纠西部以儿邓等以数万骑入惊沈阳，即退，驻牧辽河，声犯开原、铁岭，成梁与巡抚李松潜为浹桥济师，逾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帐。寇已觉，整众逆战。成梁为垒阵，亲督前阵击。而松以后阵继之，斩首八百有奇。”墓志所记“最后大虏挟五万骑犯塞公召渚部约先期薄之，诸将皆谓虏势张不宜轻出，战不利惧丧全师。公曰，虏势张，吾不出且逼广宁，吾先自败已，遂帅劲兵夜驰九十里，与虏遇，且战且前，虏见我师锐，退避数舍，相持竟日，虏无略，饥甚，竟遁去。”即为此战。从此看出，李松在辽东十二年，不仅督修了虹螺山一段边墙，而且有勇有谋，“抚辽三年，军民悦戴。

据李松墓志所记，李松在辽东任职十二年，即万历元年至历十三年期间，均为李成梁第一次出任辽东总兵时期，两人协调配合，守边御敌，同仇敌慨，但李松对李成梁“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灌输权门，结纳朝士”，“重赇中外要人“为之左右”，“掩败为胜，杀良民冒级。”等行为心存不满，而又畏惧李成梁的权势，《明史》载李成梁在辽东期间“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之，不得举法”，遂在任辽东巡抚三年后即万历十三年，托继母王氏丧而辞官，回故里大城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加封通议大夫。其父母，继母妻室，三子皆受朝廷封赠，均赖李松在辽东御敌安民守边之功。

下为李松墓志铭录文：
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小峰李公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侍经筵蒲坂年弟畅俊民撰文
赐进士第资政大夫刑部尚书前总督宣

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年弟萧大亨篆盖
赐同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前勘警运巡按浙江山东道监察御史乡侍生傅好礼书丹

万历戊戌夏四月二日逼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小峰李公卒于家越明年将丧葬事公子锦衣灿赐以状来求余志且铭余与公同榜兄弟稚相善谨为列其大者勒而藏之幽按状公讳松字子节别号小峰冢世霸州大城人祖祥有隐德父淮以岁贡为鄢陵簿邑人至今思之俱累赠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皆以公辽左功母缴氏累赠淑人是生公公才五岁而缴淑人见背其继者为王太淑人保护甚至鄢陵公素奇公语太淑人曰孺子也才毋为他儿所溷吾当自程督之以故公经术一切取诸庭训无他师稍长籍诸生有声戊午举于乡壬戌成进士于是鄢郟公已不逮养而公之悲可知也初授归安令持节甚苦以爱惠得民心独请谒不行印权贵家以事居间公盛气待之不为礼以此诸权责家不能无缺望争谋孽其短赖直指庞公尚鹏力救之得解然竟坐此左迁为邓州判官居无何擢滕县令苦节如初已擢工部虞衡司主事调兵部武选司进车驾司员-外遂出为辽东兵备佥事时虜数躏辽左镇城空虚滋不支公至周视形胜规画便宜拓虹螺山为内地凿山筑边墙遥接山海关连亘八十余里日此辽数世利也墙既成遗人始有固志粟陵参议副使参政按察使至右布政俱照旧管事遂擢右佥都御使巡抚辽东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如故公在辽十二年与虜百十战斩馘五千八十余级最

后大虜挟五万骑犯塞公召诸部约先期簿之诸将皆谓虜势张不宜轻出战不利惧丧全师公曰虜势张吾不出且逼广宁吾先自败已遂师劲兵夜驰九十里与虜遇且战且前虜见我师锐退避数舍相持竟白虜无略饥甚竟遁去朝议积公前后功荫一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荫一子国子生子应得诰命已又加兵部左侍郎以继母丧归遂不起公性笃孝事继母王太淑人如所生居父丧儿至灭性自孝谦时好振人之急每称贷佐之人或谓公去诸生几何而挥散若此公笑不答家居置义田三百亩收其粗入付族长老籍掌之即族人之婚嫁羔醵葬窆棺槨率视公为外府矣公配裴氏累封淑人男子三长即灿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妇段氏次烯赐锦衣卫正千户妇温氏继王氏次奎赐国子生妇纪氏则侧室罗氏出也孙男二长培寅次培贞女六孙女二公生于嘉靖乙酉十一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四葬于沿河之西原公守辽最大公去辽辽益坐困夫辽为京师左臂国家倚为安危疆场之事安得有文武才如公其人者而久任用之其明效可覩巴铭曰古称兼才樽俎折冲文武吉甫丞也其公初试骥足于彼蚁封蹶而弥振幸来于东爰有成绩勒之景钟帝祚而胤无忘 弓返其初服游于鸿蒙歿其不朽生也匪躬祁连袞裁为尔殯宫我铭斯在千瑾之穷

《皇明从信录·卷十八》。
李辅《陈辽东八事疏》。
~ 《明史·李成梁传》。
《盛京通志·卷五十六》。
[本文责任编辑 申国俭]

河北香河县庆功台村 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 香河县文物保管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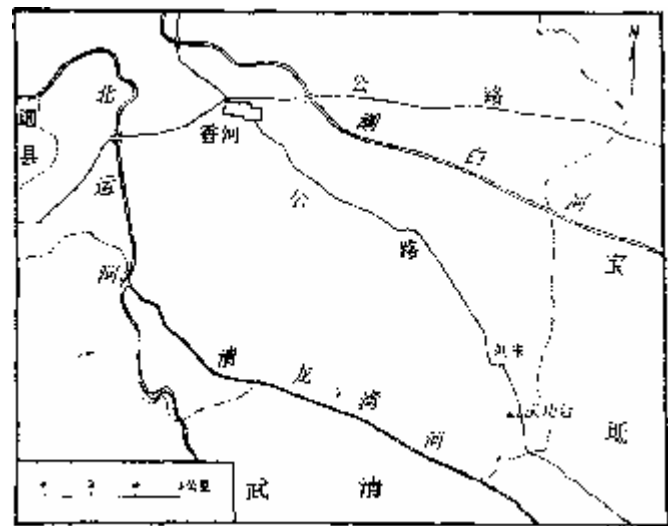
墓葬位于廊坊市香河县城南32华里的刘宋镇庆功台村西，潮白河故道东岸(图一)，1993年7月村民取土中发现并将大部分破坏，香河县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在刘宋镇公安派出所的协助下收缴灰陶罐、折肩鬲、金臂钏各一件，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对现场进行了调查，收集了陶器残片，确定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其南部为同时期遗址。1995年5月经河北省文物局批准，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对墓

葬残存部分进行了清理，现简报如下：
墓葬为东西向竖穴土坑墓，绝大部分在取土时被破坏。墓口南北宽1.3米，东西残长0.9~1.1米，墓坑深0.55米，未见葬具痕迹。据当事村民介绍为单身直肢葬，头东足西，随葬器物摆放在人骨架两侧及足部。清理的为残存的头前部分，出土陶质随葬品10件，修复陶器8件，金器1件，另有不能复原的陶器残片。器形有折腹盆、折肩鬲、折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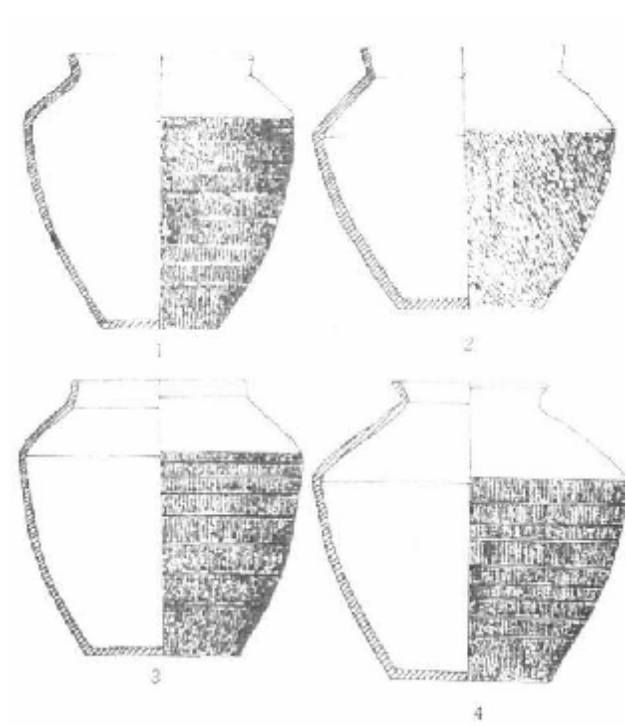
罐、三足罐等，因同属一座墓葬，统一编号介绍。

折肩罐 7件。可分四式。
1式：2件，完整。折肩，斜弧腹、平底、肩以上部分素面磨光腹壁器表饰弦断绳纹，底有绳纹，M1：4，泥质灰陶，直口方唇。短直颈，唇及肩部残有红色彩绘痕迹，口径14.5、底径14、高24.5厘米(图二：3 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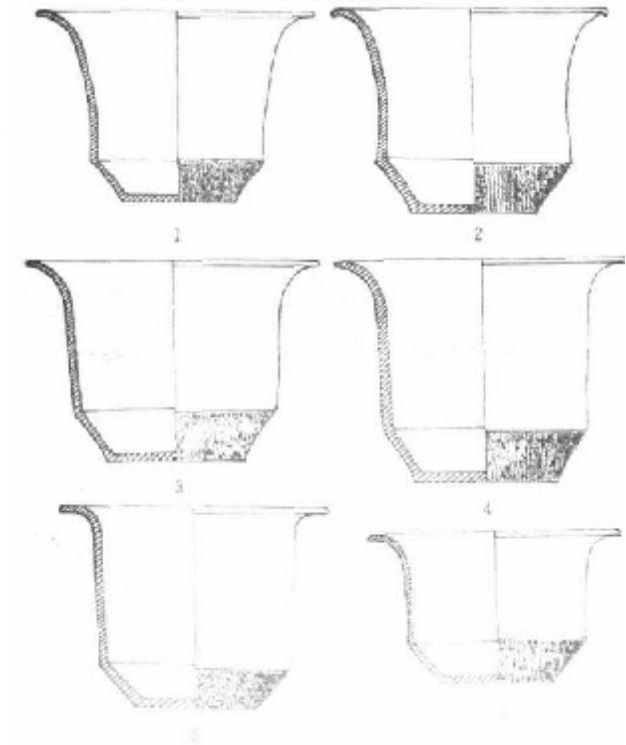
式：2件，完整。折肩，斜弧腹，小平底，肩以上素面磨光，腹壁器表饰弦断绳纹。M1：3，夹细砂黑陶，侈口方圆唇，短束颈，口径16、底径11.2、高27.6厘米



图一：墓葬位置图



图二：陶罐 1.Ⅱ式(M1:6) 2.Ⅳ式(M1:1)
3.Ⅰ式(M1:4) 4.Ⅲ式(M1:2)均为 1/6



图三：折腹盆 1.Ⅱ式(M1:17) 2.Ⅰ式(M1:8) 3.Ⅲ式(M1:14,M1:15) 4.Ⅳ式(M1:9)
5.Ⅴ式(M1:3)均为 1/6

(图四：1)。M1：6、泥质黑衣陶，侈口圆唇，短束颈，口径17、底径11、高24.6厘米(图二：1)。

式：1件，完整。M1：2、泥质黑衣陶，侈口，短束颈，折肩，斜弧腹，平底，肩以上素面磨光，腹壁器表饰弦断绳纹，底有绳纹，肩颈有红色彩绘痕迹 口径14、底径15、高26.5厘米(图二：4、图四：3)。

式：2件，完整。M1：1，夹细砂灰陶，形制不甚规整。大口微侈，短颈，折肩较缓，斜弧腹，小平底，肩颈素面磨光，腹壁器表拍印绳纹。口径18.5、底径12.8、高23.4厘米(图二：2)。M1：7，泥质灰陶，侈口圆唇，短直颈，圆折肩，平底，上腹及肩以上素面磨光，下腹器表饰弦断绳纹，口沿内壁残有红色彩绘痕迹，口径19、底径12、高19.8厘米(图四：5)。

三足罐1件，完整。M1：10，磨光黑衣陶，直口，短颈，折肩，斜收腹，下附三靴形足，肩腹结合处有三个与足相对应的乳状饰。素面。口径21、底径12.8、通高20.5厘米(图六：2、图四：6)。

折腹盆 12件。可分五式。

式：2件。M1：8，夹细砂青灰色陶，侈口宽平沿，圆唇，腹壁微曲，近底锐折，平底，腹壁涂黑陶衣后磨光，沿的背面饰绳纹后抹平。折腹以下饰竖向绳纹，沿面残有红色彩绘痕迹。口径26.8、底径12、高19.2厘米(图三：2、图五：5)。

式：1件。M1：13，夹细砂青灰色陶，敞口宽平沿，腹壁微内收，近底锐折，平底，沿背面饰绳纹后抹平，腹壁涂黑陶衣磨光，折腹以下饰竖向绳纹，沿面残存红色彩绘痕迹。口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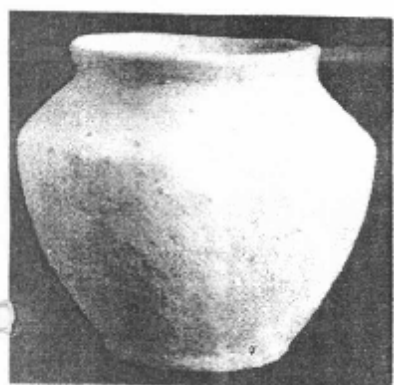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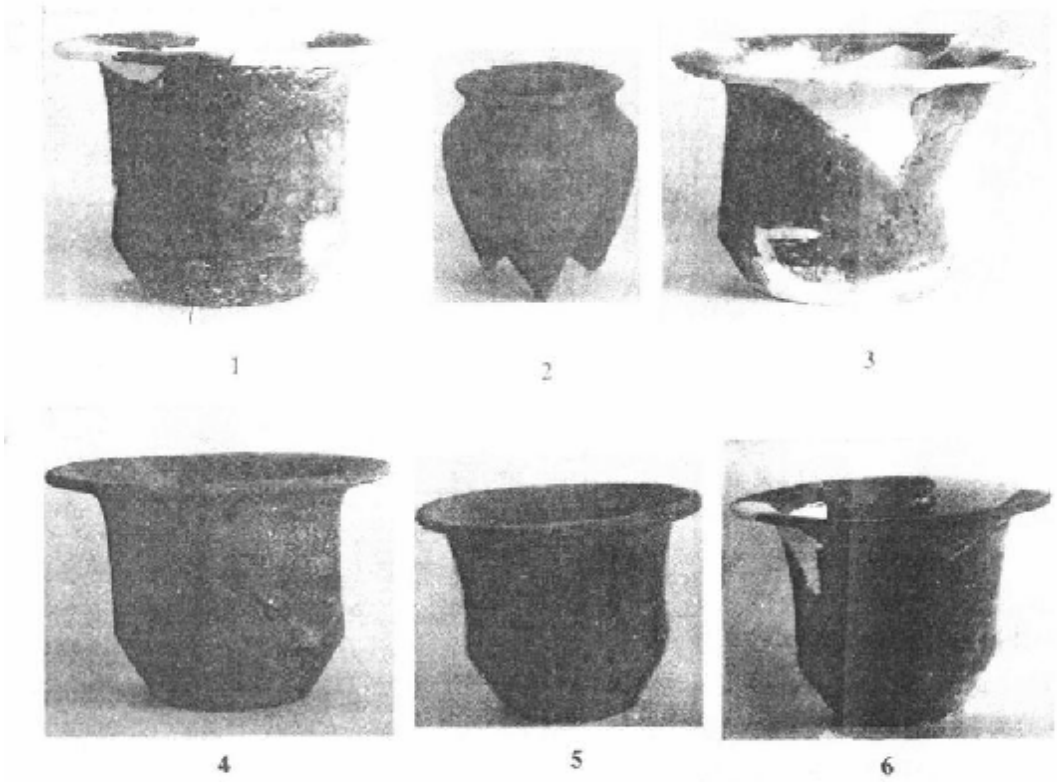


5



6

图四: 1. II式罐(M1:3) 2. I式罐(M1:4) 3. III式罐(M1:2)
4. 高(M1:22) 5. IV式罐(M1:7) 6. 三足罐(M1:10)



图五:1.Ⅱ式折腹盆(M1:9) 2.鬲(M1:21) 3.V式折腹盆(M1:16)
4.Ⅳ式折腹盆(M1:12) 5.Ⅰ式折腹盆(M1:8) 6.Ⅲ式折腹盆(M1:13)

7、底径11.5、高18厘米(图三:1、图五:6)。
式:3件。口微侈,宽平沿,腹壁呈直筒形,近底内折,平底,形体显瘦,腹壁涂黑陶衣磨光,折腹下饰竖向绳纹。M1:9,口径26.6、底径11.8、高19厘米(图三、5,图五:1)。M1:11沿面残有红色彩绘痕迹。

式:3件。灰陶,宽卷沿,侈口直腹,下腹内折,器表素面磨光,折腹下饰有抹痕的竖向绳纹。M1:12与M1:14底有绳纹,M1:17和M1:12沿面残有红色彩绘痕迹。M1:12口径18、底径12、高17厘米(图五:4);M1:14口径28.6、底径13.8、高21厘米;M1:17口径28.4、底径12.4、高18.8厘米(图三:3、4)。

式:3件。一件残去口沿。夹细砂青灰陶,形体近方形,口微侈,短直腹,下腹内

折,腹壁黑陶衣磨光,折腹下饰有抹痕的绳纹,底有绳纹,沿面残有红色彩绘痕迹,M1:16,口径23、底径11、高14.2厘米(图五:3)。M1:5,口径24.8、底径10.8、高14厘米(图三: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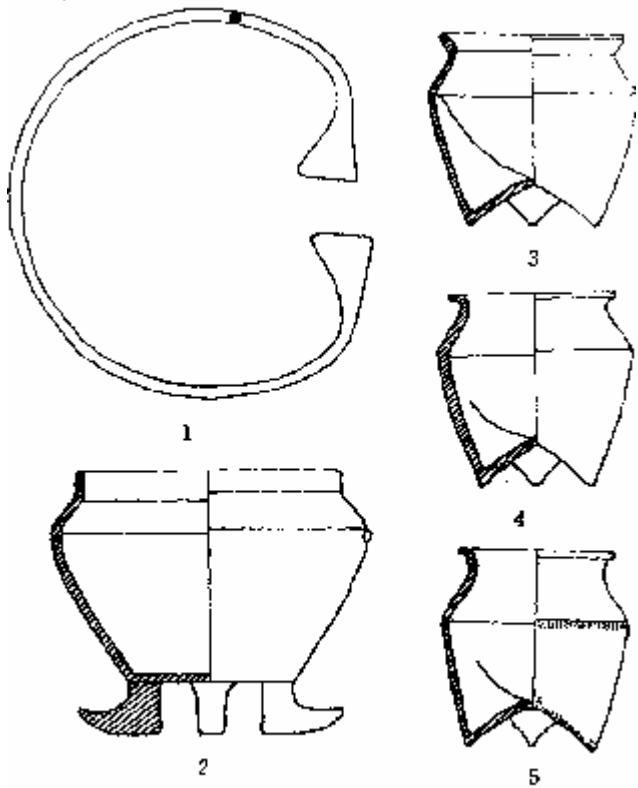
金臂用 1件。M1:19,为圆柱体,两端呈扇形,相对成环状(图六:1)。

折肩鬲 3件。1件稍残。器表涂黑陶衣,三锥形足,沿面及器表残有红色彩绘痕迹。M1:21,夹细砂褐陶,缓折沿,锐折肩,口径12.8、高14.8厘米(图六:4、图五:2)。M1:23,泥质红陶,侈口卷沿,折肩,足内侧有刮痕,口径12.8、高15.5厘米(图六:3)。M1:22,口微侈,平沿短直颈,折肩,近弧裆,肩、裆,足饰绳纹后抹平。口径12.5、高15.2厘米(图六:5、图四:4)。

结 语

此墓是村民取土中发现并遭到破坏，文物部门清理的虽为东西长0.9~1.1米的残存部分，但仍出土复原完整随葬品24件，不能复原的陶器17件。主要器形有折腹盆、折肩罐、折肩鬲，器表多涂黑陶衣并磨光，罐的腹部均饰弦断绳纹，多数折腹盆的沿面和鬲、罐的肩部有红色彩绘痕迹。器物组合、器表纹饰等与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墓 相同，同类器物在天津围坊 、张家园 、河北大厂大坨头 等遗址中均有发现。金臂钏与北京平谷刘家河 、天津张家园 、唐山卢龙东阸各庄 等地墓葬出土的臂钏、耳环形状相同，其文化性质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型文化的墓葬材料燕山南麓发表的为数不多，陶器墓有北京昌平雪山 、房山琉璃河 、平谷刘家河 、唐山小官庄¹¹，就随葬品数量而言以此墓最多。折肩罐、折腹盆、折肩鬲的器物组合及器物特征与燕山以北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筒形罐、折腹盆、曲腹罐的器物组合截然不同。结合北京平谷、河北三河、大厂、香河、天津蓟县¹²、宝坻¹³等地遗址、墓葬的调查、发掘材料，北京东部平原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虽与内蒙古、辽宁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联系密切，但两者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应是燕山南麓地区一支相对独立存在、发展的青铜文化，即韩嘉诜生所称大坨头文化。

香河庆功台陶器墓清理前虽大部分被破坏，仍是目前燕山南麓地区墓葬出土随葬品最多的，三靴形足罐为其它墓葬所不见，占一定数量的彩绘陶表明其与燕山以北夏家店下层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同属一个大的文化



图六：1. 金臂钏(M1:19) 2. 三足罐(M1:10)
3、4、5. 沿(M1:23、M1:21、M1:22)（1为2/3,余均1/6）

系统。作为燕山地区土著文化之物的金臂钏，现发表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天津蓟县张家园、唐山卢龙东阸各庄等墓葬资料，均与商末周初风格的青铜礼器伴出，陶器墓出土金臂钏的仅此一座，表明墓主人并非一介平民，应是土著贵族，而北京、天津等地铜礼器墓的主人应为在当地居住的商族人或周族人。

发掘：刘化成、张跃旺
执笔：刘化成、吕冬梅

注释：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下转32页）

我市发现的战国长城

● 刘化成 张兆祥

战国时期廊坊的文安、大城两县地处燕、赵、齐三国边界，三国曾交替领属，现代学者有燕国南长城——易水长城经文安达于海的说法，其位置、走向、存在形式等历史文献无任何记载，现代学者也不甚了了。使其成了战国史研究的悬案之一。1997年和1999年结合《长城志》的编写，我们对文安、大城两县境内的战国长城进行了考古调查，现就相关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长城的位置与走向

战国长城由保定市雄县张青口村穿大清河进入廊坊市文安县界，据《廊坊地区水利志》、“战国——西汉初（公元前346—204年），为阻挡南水北侵始修一千里堤”的记载，结合今天大清河两岸地貌环境认定，千里堤即是在战国长城基础上修筑的。

大清河古称寇水，即南易水的下游。王国维《水经校注》载：“寇水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者也”。《畿府通志》载：“大清河者、总集七十二河诸之委而汇于两淀者也”。两淀以保定市雄县张青口村为界称西淀和东淀。春秋战国开始由于黄河及随黄河入海河流的改道，壅塞作用而形成白洋淀、文安洼洼淀群，历史上远不是今天的范围。白洋淀及今文安县大清河右岸的百草洼是西淀的一部分，文安洼唐宋时期才始与白洋淀分离，清

乾隆32年（公元1767年）才始与东淀分开成为独立的洼淀。史志记载东淀的西缘在今文安县苏桥，南缘在今文安县滩里。今大清河左岸张青口村以东、溢流洼以西即霸州西南范围仍贯称“中淀”。清代以前东淀的范围包括中淀、溢流洼和文安洼，大清河为两淀泾流，散没于张青口村以东的连续性洼淀中。

《文安县志》等地方志和当地村民皆言大清河无北堤。且春秋时期黄河北支经今任丘、雄县在今霸州北侧一线入海，壅塞后形成大范围的河道间沼泽洼淀，就是说大清河左岸张青口以下段不具备修筑稳固堤防——长城的基本条件。文安县地貌形态主要受商周黄河及支流淤积，改道作用等影响，形成三条西东向，一条西南东北向宽2000至2500米的垄岗高地，最北端一条西东向高地位于今大清河右岸新镇至苏桥一线，与左岸洼淀相连的环境相比，右岸最晚形成于三千年前后的西东向垄岗高地修筑堤防——长城就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结合《廊坊地区水利志》的记载，今千里堤的基础就是战国时期的长城。

长城到苏桥后沿东淀西缘高地向东，再沿东淀的匹南缘高地和今文安洼东北缘一线向南，在文安县大长田村东南端分为两支，东支长城走向南偏东，沿今子牙河与文安洼同的高地经德归、西柴沟、北三岔口进入大城县界，经西子牙、旺

村、商庄子、孙河、北赵扶、在南赵扶村西南与子牙河大堤相接，向西子牙河大堤与战国长城重合至刘固献村。西支长城南偏西走向，经小长田、司吉城、夸大口，再沿文安县西南东北向垄岗高地经康黄甫、徐黄甫、岳辛庄等村，在韩村的东南转为东偏南走向，经前艾子村进入大城县界，长城继续向东偏南延伸，沿文安洼西南缘与海拔5米等高线的结合部，经郭底、轴北、前孝彩、西万灯，在南楼堤村东南转为南偏西走向，经温村、大王都、小王都、二姑院进入大城县界，出县城后经任场、王庄、杨堤等村，在高堤村西南转为南稍偏西走向，在刘固献村西南端与子牙河大堤相接。东西两支长城在此相合继续向西偏南延伸，子牙河大堤与战国长城重合，经东迷堤、刘演马等村，在毛演马村西南子牙河堤顺河而去。“长城”俗称九里横堤，向西经王范、小广安、大流河、大孟桥等村，在位各屯村西南转为南偏西走向，经东位敢、丁庄、王蔡间村进入沧州河间界。

长城在文安县左各庄龙潭湾、滩里折向南，在大长田村东南端又分为两支，西支长城的一段位于今文安洼内。据《文安县地名志》材料，司吉城村因建于战国长城脾下，而得名，夸大口等村曾发现汉唐时期砖室墓群，也表明唐代以前这里的地势并不低洼，战国长城今

廊坊市战国燕南长城 调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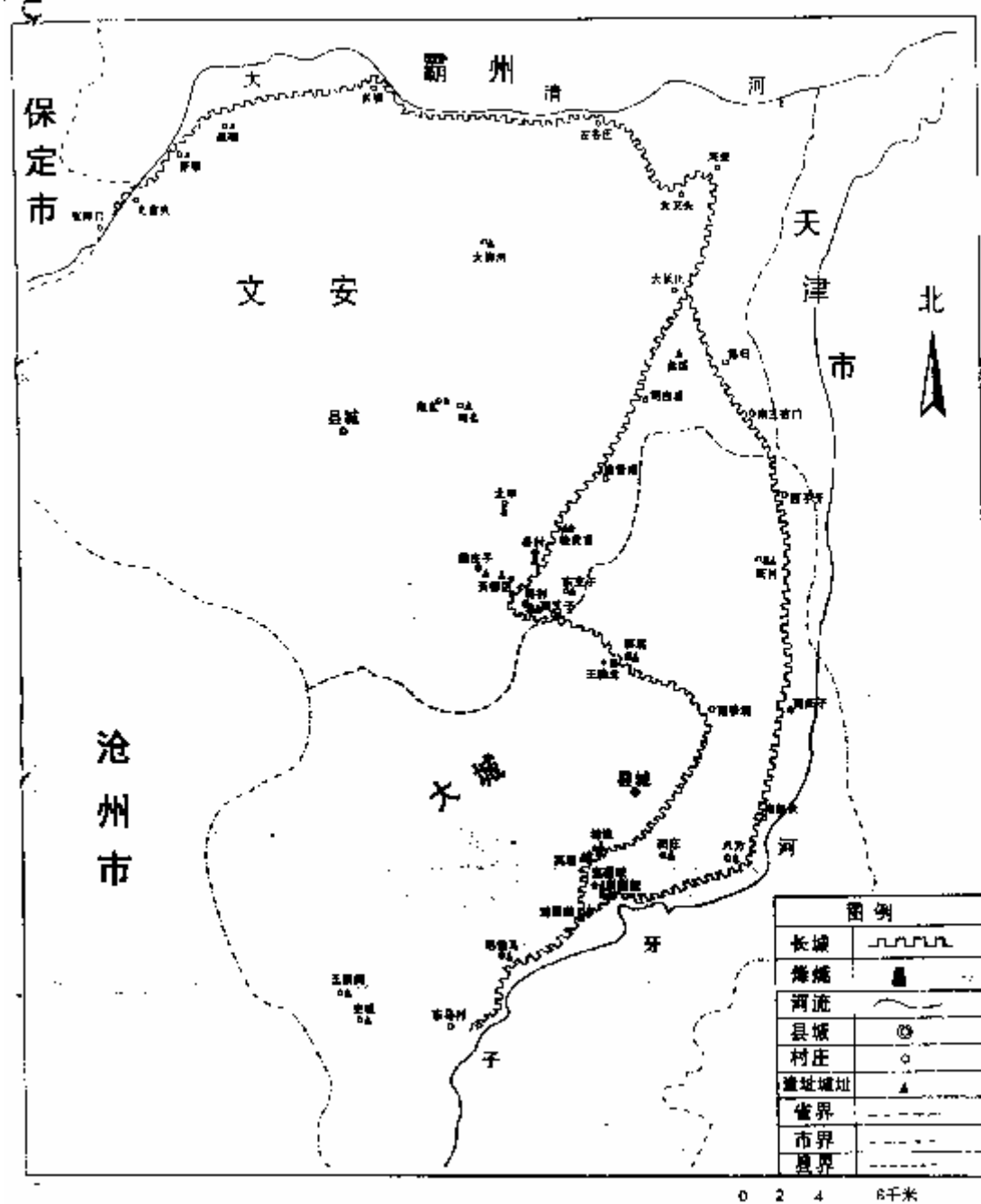
-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最早记载廊坊境内战国燕南长城遗迹的史籍是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卷二百八十五：“八月，李贞言：‘与契丹千余骑遇于长城北。’”胡三省注：“此战国时燕所筑长城也，在涿州固安县南。”战国时期，今廊坊的文安、大城两县地处燕、齐两国边境，《大清一统志》及文安、大城的清代、民国史志虽有长城的记载，也是寥寥数语。1989年廊坊的考古工作者首先在大城县杨堤村等处发现俗称“长城堤”的战国长城遗存，并做了小范围调查。1999年配合《河北省长城志》的编写工作，我们在原有工作基础上，采取从已知地段向两端延伸的方法，结合县志及地名、地貌、水文等资料，对文安、大城两县境内战国长城的位置、走向及相关的城址、遗址、烽燧等进行了考古调查（图一）。现报告如下：

一、战国长城的位置、走向

战国长城由保定市雄县张青口村穿大清河，在北舍兴村西北进入廊坊市文安县界。根据田野踏查并结合大清河南岸地貌，长城依大清河而东北走向，经新镇等村西，在鹿疃村西北转为东西走向，到苏桥村西北。大清河南

堤与长城重合至左各庄村。长城到左各庄村东龙潭湾再沿东淀西南缘、文安洼东北缘一线高地向东南，经张管营堤、南陶管营、滩里村西南、赵家营等村，在大长田村东南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长城南偏东走向。沿子牙河与文安洼间高地，经小长田村东、德归村西、西柴沟、南三岔口村西进入大城县界，再经西子牙村西、旺村村东、商庄子、孙河、北赵扶村西，在南赵扶村西南与子牙河大堤相接，自此子牙河大堤与长城重合，西偏南走向至刘固献村南。西支长城自文安县大长田村东南端起，南偏西走向，经小长田村西，穿司吉城村，绎夸大口村尔，再沿文安县东南境东北—西南向垄岗高地，经康黄甫、徐黄甫村西、岳辛庄村西，在韩村西南转为东偏南走向，经前艾子村南进入大城县界。长城继续向东南延伸，沿文安洼西南缘，经郭底村西南、王轴北村北、前孝彩村南、西万灯村北，在南楼堤村东南转向南偏西，经温村东、大王都、小王都、二姑院村西，穿大城县县城东部（县农机修造厂、物资局、教育局、皮件厂、服装厂、工会），出县城后经任场村东、宋庄子村西、王庄村北，穿杨堤、咸堤、高堤村，穿刘固献村西部，



图一：廊坊市文安、大城战国燕南长城位置走向图

在村的西南端与子牙河大堤相接(照1、2)。东、西两支长城在此汇合，走向西偏南，并与子牙河大堤重合，经东迷堤、西迷堤、王演马、刘演马等村南，在毛演马村西南转为南偏西

走向，至东马村，长城遗迹消失。据《日下旧闻考》、清代《大城县志》“沿河千里长堤，一名长城堤，又名护城堤，自县南马阁村起，沿三岔口进入文安”的记载，现大城县东马村当为战

国燕南长城的终点。

二、战国长城的墙体结构与沿线烽燧

文安、大城两县战国燕南长城遗迹多被现代堤防(大清河南堤,子牙河大堤)、土路、废堤埝、农田与村舍覆盖,调查过程中发现四处墙体剖面:

1.文安县赵家营村南 取土坑西壁露出长城墙体,暴露高度0.76米(未到底),南北长约62米,宽度不详,夯筑,为浅褐色沙胶混合土,夯层厚12~15厘米,未见包含物。墙体之上为废弃的堤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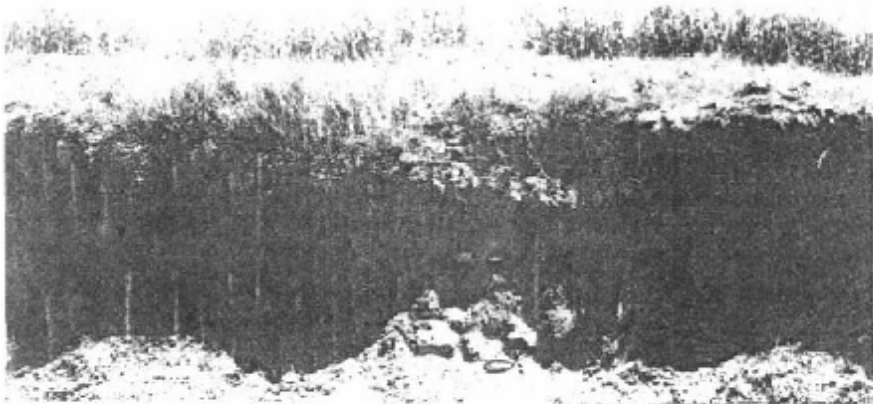
2.大城县温村东北 取土坑将长城墙体断开,墙体叠压在黄褐色沙质原生土之上,为浅褐色沙胶土,夯筑,夯层厚15~18厘米。墙体底宽21、顶宽17、残高2.1米。墙体之上为废弃的堤埝。

3.大城县场堤村东 取土沟四壁均暴露有长城墙体,叠压在黄褐色原生土或黑灰色文化层之上(照3)。夯筑,为浅褐色沙胶混合土,夯层厚15~20厘米。墙体残高1.38~1.46米,暴露墙体长约238米。墙体之上为晚期堤埝。南壁墙体下发现灰坑一个,暴露遗物有泥质灰陶、红陶粗绳纹器物残片,器形有罐、豆等,夹蚌红陶细绳纹釜、罐残片(照4、图二:1—3)。据群众介绍,在取土过程中,曾出土刀币、灰陶罐等遗物。

4.大城县高堤村西 取土坑的北壁暴露长城墙体,长约150米(照5),大部分叠压在黄褐色沙质原生土之上。中间偏西部位墙体下发现灰坑一个,暴露遗物有泥质灰陶、红陶器物残片,器表饰粗绳纹或红绳纹,可辨器形有折沿鬲、罐等,另有夹蚌红陶粗绳纹鼎足、夹蚌褐陶粗绳纹残片等(照6、图三)。墙体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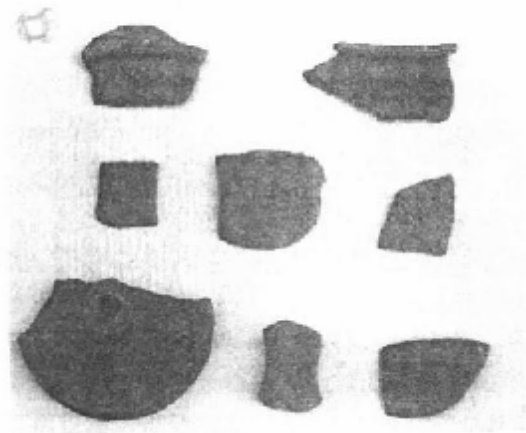
照1:大城县对固献村北长城走向(南→北)



照2:大城县对固献村北长城断面



照 3:大城县杨梁村东长城断面



照 4:大城县杨梁村东长城叠压文化层遗物

1.36 ~ 1.56 米，宽度不清。为沙胶混合浅褐色土，夯筑，夯层厚 13 ~ 19 厘米，墙体内部含有泥质灰陶粗绳纹陶片，墙体之上为淤土。墙体顶距现地表约 1.2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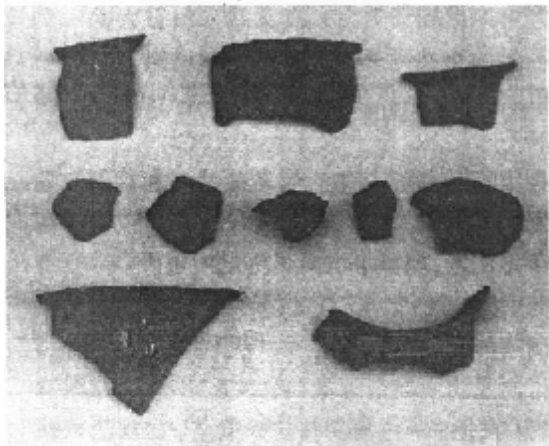
文安、大城县四处暴露的墙体结构紧密坚硬，风干后呈浅黄白色，根据其土质、土色、结构等观察，与原生土和晚期堤埝、淤土有明显区别，当是人工堆垒夯筑无疑。由于夯筑方法较为原始、质量差的缘故，致使夯层不甚清晰，夯窝极难辨认。大城县刘固献村北、王庄村西的长城墙体剖面因风蚀或取土破坏严重，墙体结构等极难分辨。东支长城调查中未有可见剖面。

在文安、大城两县战国长城调查中、沿线共发现烽燧（俗称“烟墩”）遗迹四处。

1.旺村烽燧，位于大城县旺村东南约 120 米处，东距长城约 2300 米。1966 年前后



照 5:大城县高堤村西长城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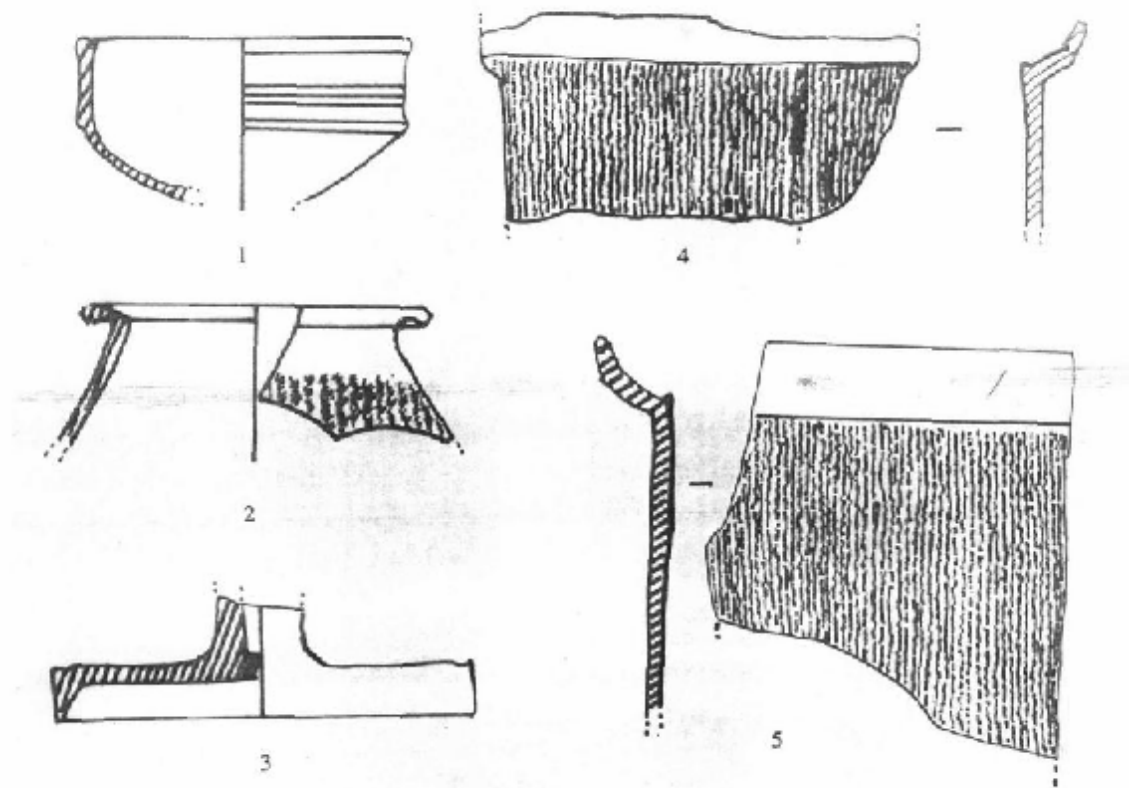


照 6:大城县高堤村西长城叠压灰坑遗物

平毁，当时面积约 500 平方米，高约 2 米，土呈硬块状。

2.韩村烽燧，位于文安县韩村东南，距长城南约 25 米，1973 年前后平毁，当进面积约 500 平方米，高约 1.65 米，为硬度较大的沙胶混合土。

3.郭底烽燧，位于大城县郭底村内，距长城东约 600 米。1976 年文物普查时建有文物



图二:1—3. 大城县杨堤村东灰坑标本(1/4)
4. 5. 文安县南城遗址标本(1/2)

档案，当时发现有夯土、灰烬遗迹和战国时期泥质灰陶器物残片等，面积约250平方米，高约1.2米，现积水坑内仍可见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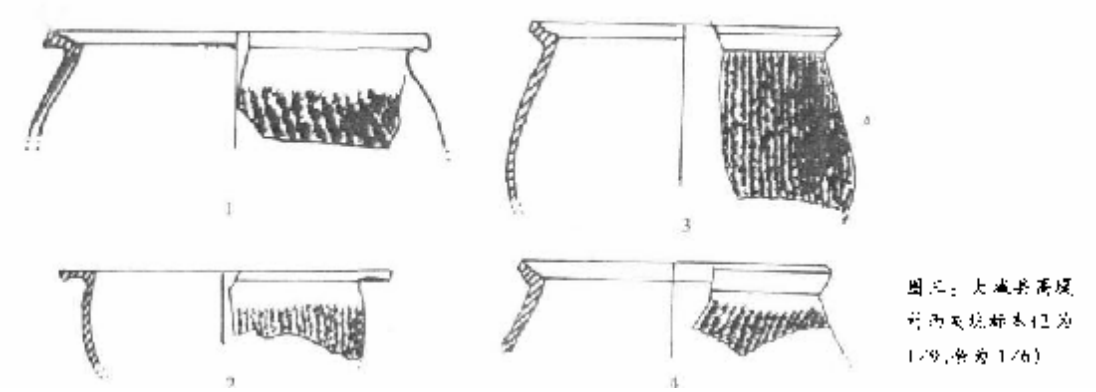
4.王轴北烽燧,位于大城县王轴北村东北端，距长城南约20米，1973年前后平毁，当时面积约350平方米，高约1.5米，曾发现灰烬、人骨、灰色陶器残片等遗存，为硬块状沙胶混合土。

三、战国长城的称谓

廊坊境内战国长城文安县北舍兴、新镇、鹿瞳段称千里堤，鹿瞳至苏桥段称官堤，苏桥至左各庄段称千里堤，左各庄龙潭湾、南陶管营、艾头、滩里段称古堤，滩里、赵家营、大长田段称长城堤。东支长城大长田、德归、西柴沟、南三岔口及大城县西子牙段称长城堤，旺

村、商庄子至南赵扶段称古堤或老路，南赵扶以下段称子牙河大堤。西支长城文安县大长田、司吉城、黄甫、韩村段称老路，韩村及大城县郭底、前孝彩、南楼堤、大王都、任场、杨堤、高堤、刘固献段称长城堤，刘固献、西迷堤、毛演马至终点东马村段称子牙河大堤。

今天人们对战国长城的不同称谓是其功能属性随历史发展不断演变的结果。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战争防御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将靠近边境原有的大河堤防加以扩建，把水利工程改造成军事防御工程，同时具备防水——堤和防御——长城的双重功能。在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办特定的军事作用而被称作防御性质的长城。秦统一后，防御功能丧失，防水功能依然，尤其是在九河下梢、地势低洼的文安、大城地区、长城经历了



防京→防御→防水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其用作防御功能的时间虽短，地位却很重要，又因防水功能用时间长，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双重称谓“长城堤”。随着历代水利工程的修筑，仍起着防水作用的长城在后期利用、增筑、重修过程中，名称也随之变化，而以时间最近、规模最大者称之，即有了今天的官堤、千里堤、子牙河大堤。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地段长城及在长城基础上增筑的堤埝防水作用也逐渐丧失，由于文安、大城地势低洼，积水洼淀众多，古代乃至近现代人们徒步旅行、商业活动和运输只能沿建于垄岗高地上的长城、堤埝进行，如千里堤清代曾作为驿站通行大道，称“官马大道”，自民国直至1960年，千里堤仍是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时代久远，历代查袭，长城因功能的改变而被称之为“老路”。同时各历史时期水利工程使水系重组，河道趋于稳定，或官或民在长城上增筑的堤埝防水作用不断减弱、丧失、随之而改善的交通环境使车马人行不再依赖地势较高的长城，遗迹却保存下来，世代相传、演化、就有了“古堤”的称谓。

四、战国长城与古河流的关系

据《国语》、《春秋左传》等记载，春秋时期西支黄河沿齐国西界北流，在无棣(盐山)入海、燕、齐以西支黄河为界，徐州(大城)是齐国西北界边城，属齐“河北之地”。随着环境的

变化，西支黄河渐塞，东支黄河入海口南移，原以西支黄河入海河道为界的燕、齐两国到战国时期就以其以北的滹沱、寇水为界。《水经注》载：“易互受通称矣。”王国维《水经校注》载：“易水经郑县故城北，东至文安，与滹沱合。”寇水，《汉书·地理志》载：“东至文安，入大河。”低洼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河流改道壅塞作用，使太行山东麓发源的众多河流集中在这一带注入渤海湾，在当时的文安县就形成了易、寇、滹沱等古河流“互受通称矣”的混乱现象，表明今大清河即是易水下游的寇水，子牙河即是古滹沱河的下游故道。王国维《水经校注》有关寇水河道有“《史记》苏秦曰：燕长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谓此水”的记述，与今大清河及长城的位置相同。子牙河的名称使用较晚，清代前称“沿河”。天津考古工作者经研究指出，战国齐国西北界边城徐州故城在今静海县西钓台，与大城县西子牙村“沿河相望”，燕齐两国以易水(寇水)、滹沱为界，燕国在自己境内修筑长城以邻为壑以自保，符合燕弱齐强的国情，有利于自身的休养生息和向南防御、目的与赵国修筑南境的漳滏长城、秦国沿洛河右岸修筑“堑洛长城”相同，就是防御强大邻国的蚕食进攻。据《大城县志》资料，在清康熙十四年前，沿线民从仍以战国长城为基础增堤防水，后期官修水利工程才使南赵扶以北地段废弃，公利用了南赵扶至东马村

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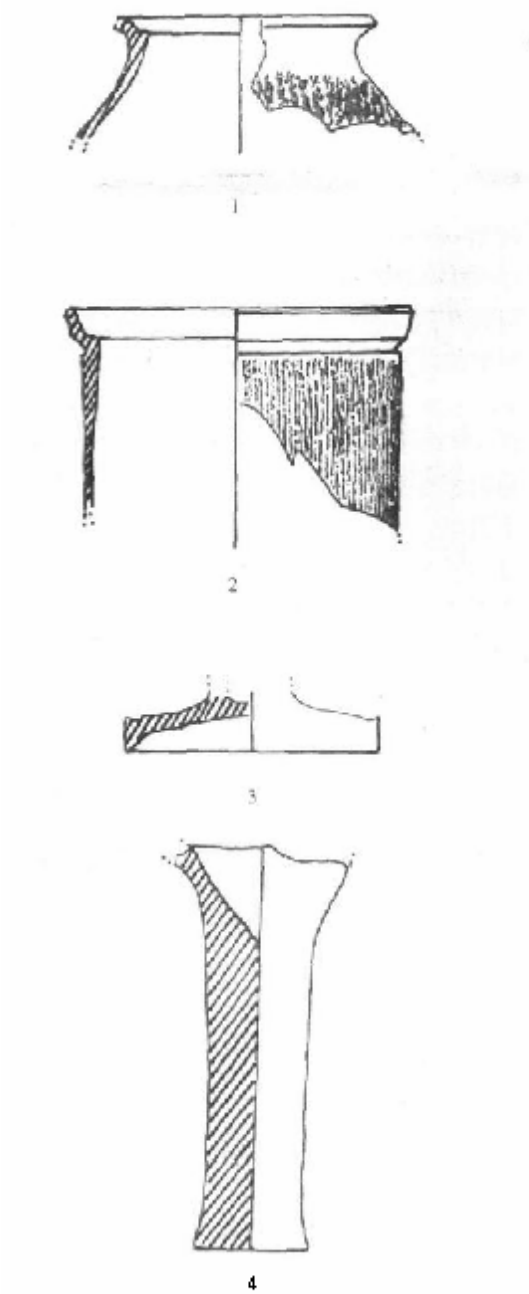
滹沱河长城自文安县左各庄龙潭湾起，至大城县东马村终点，与寇水长城共同构成了燕国东南境防线。但这条长城的大长田至大城县刘固献段外侧临河，内侧为大片积水洼地，受自然威胁大，不利于稳固防守和后方支援。随着燕国国势的增强和伐齐的需要，燕在稍晚的时候择有利地形，以大片平原高地为依托，修筑了文安县大长田、韩村，大城县郭底、南楼堤、大王都、杨堤、刘固献段西支长城。

五、战国长城与古洼淀的关系

大清河水系形成于14世纪中叶，《畿辅通志》载：“大清河者，总集七十二河诸之委而汇于两淀者也。”两淀以保定市雄县张青口村为界，称西淀和东淀，是全新世中期海侵后遗留下来的滨海泻湖洼地，又被后期古河道高地壅塞而形成的以白洋淀、东淀、文安洼等洼淀群形式存在的河间洼地。其历史上的范围远远超过现在，随着气候、水文条件的变化，洼淀群发生收缩或解体，文安洼唐宋时期始与白洋淀分离，清乾隆三十二所(1767年)始与东淀分开。史志记载东淀的西缘在今文安县苏桥，南缘在今文安县滩里，今大清河北岸、保定市雄县张青口村以东、廊坊霸州溢流洼以西仍俗称“中淀”，战国时期的寇水(易水)散没于张青口村以东的连续性洼淀群中。因此，张青口村以东寇水北岸不具备修筑长城(堤防)最基本的条件。今大清河南岸文安县的地貌受古代河流改道的影响，形成三条东西走向、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垄岗高地，宽2000—2500米，最北端一条东西走向的垄岗高地位于新镇至苏桥一线，即使明、清时期有小黄河之称的永定河泛滥南侵，也未能近使大清河越过这条垄岗高地。与北岸洼淀相连的环境相比，在南岸这条垄岗高地上修筑长城，自然的天独厚。

历史研究结果认为，西周初期开始的寒

冷期到战国时期才结束，干凉的气候，降水量的人幅度减少及河道稳定的淤积，造成战国中期洼淀范围较前期显著缩小，陆地面积急剧扩大，使文安县新镇至苏桥的垄岗高地沿



图四：大城县完粮村新田战国遗址出土遗物
(2为1/8,4为1/2.5,余皆为1/5)

东淀西南缘向南延伸，并与子牙河、文安洼间的条状高地和文安县东南境由大城县入境的西南—东北向垄岗高地相连，具备了修筑长城的环境条件。自然环境的改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对稳定的国与国关系，使人们获得了开拓更为广阔生存空间的机遇和能力。同时由于戍边和屯田(军屯、民屯)的需要，文安、大城两县战国时期的遗存剧增，且多围绕军事用途的城郭而分布，仅在长城沿线，文安发现了16处、大城发现了12处同时期遗址(图二：4、5，图四)，其中大柳河、刘么、完城、郭底等处的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发现城墙、房址、水井、灰坑、墓葬等。出土了大量的陶、铜质生活器皿及兵器、随葬礼器、钱币等遗物。由于各历史时期大清河、子牙河等古河流的泛滥淤积作用覆盖了战国时期遗存。目前发现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众多的城址、遗址表明，当时的人口数量基本能满足修筑长城的劳动力需求。另外据实地调查和村民介绍，张管营堤至南陶管营地段长城范围内至今地土质坚硬，结构与两侧截然不同。有地名资料历史活化石之称的文安县司吉城村就是因建在战国长城脚下而得名。司吉城、夸大口等村发现的砖室墓，表明汉、宋时期这一区域地势并不低洼，今西支长城的一段之所以处在文安洼内，可能是北宋“淤冻”防线和后期河流堵塞及水利工程的结果。

六、战国长城的修筑时间

燕国南长城的修筑时代，一般根据《史记·张仪列传》中提到的“易水长城”一事和燕昭王在武阳建下都加强南部边境防御的史实，认为始建于燕昭王之前，而完成于昭王时期。战国七雄中燕国“最为弱小”，战国中期开始国势渐盛。西支黄河的渐塞和东支黄河入海口的南移，使燕齐两国改以滹沱、易水(漈水)为界，在经历了长时期与齐国修好之后，随着国力的增强，燕国与齐国的关系也发生

变化，两国曾互有征伐。相对处于弱势的燕国在疆域之内沿易水(寇水)、滹沱水修筑长城以求自保，应在情理之中，时间可能在燕易王前后，即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文安县北舍兴、新镇、苏桥、左各庄、滩里、大长田、德归、南三岔口，大城县西子牙、旺村、商庄予、南赵扶、刘固献、毛演马至东马村为终点的长城始修当在此阶段。沿线战闻时期遗存皆位于长城燕国一侧，姜庄子、赵么、完城、郭底等遗址、城址均出土有燕明刀币，文安县曾出土“酈王职作屢萃锯”铭文戈，表明长城属燕国始筑无疑。

齐威王和宣王初期，齐是威慑东方的大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威王(公元前356—320年)言：“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大城)，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宣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五旬而举之”。这不仅说明当时齐国的强大，也表明燕国东南境无险可守，且防御设施薄弱。公元前311年燕昭王立，为报齐破国之仇，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外交、军事等措施，国势大增，燕“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马六千匹，粟支十年”。这一时期齐国的主要战略方向转移，南与楚、赵争夺中原，侵楚，灭宋，伐赵，穷兵黩武，国势渐衰，燕齐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燕国有能力和机会重新修筑边境的防御设施长城，即文安县大长田、司吉城、康黄甫、徐黄甫、韩村及大城县郭底、南楼堤、大王都、任场、杨堤、刘固献段长城。这条建在洼淀边缘高地和西南—东北向垄岗高地上的长城，不仅可少受水患威胁，也与易水、寇水长城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且较前一条长城坚固，又利于后方支援的南长城防线，增强了抵御齐国入侵的能力，同时也完成了伐齐的军事准备，所以，西支长城极可能修筑完成在燕昭王时期的乐毅伐齐(公元前284年)之前。

七、结 语

文安、大城两县战国时期地处燕、赵、齐边境，三国曾先后互有领属，燕易王前后和燕昭王时期修筑的易水下游(泲水)、滹沱水长城，即今文安、大城两县的燕国南长城，秦汉时期乃至以后历代仍继续发挥着防水作用，致使历代史志学者忽略了它作为长城的重要历史作用。加之两县地势低洼，古河道众多，清代以前淀泊河薮相连的恶劣环境，严重阻碍了前人收集信息资料的途径，这是造成史籍对文安、大城两县燕国南长城无记载的另一个原因。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之河流各历史时期的多次改道、淤积作用和“ 塘泺 ” 防线等大规模水利工程，更增加了前人确认、记述战国燕南长城位置、走向的困难，使其成了战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000多年沧海桑田，尤其是1949年后众多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地貌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文安、大城两县战国长城的调查遇到

了意思不到的困难，另外受时间、自身业务能与河水平的限制，本调查报告中的长城位置、走向及对长城与古河流、占洼淀的关系和修筑时间等的认识，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学首赐教。

战国长城调查和本报告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李文龙先生的指导帮助，文安、大城县文保所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一并感谢。

调查：刘化成、张兆祥、张鸿鹰、吕冬梅

执笔：刘化成、张兆祥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战国策》。

[2]《史记》。

[3]《前汉书》。

[4]《资治通鉴音注》。

[5]《日下旧闻考》。

[6]王国维《水经校注》。

[7]清代及民国《文安县志》、《大城县志》。

[8]廊坊市文物档案。

[责任编辑：张金栋]

(上接1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3115页。

[42]《后汉书·百官》二，志第二十五。

[43][45]《后汉书·祭祀下》志第九，中华书局标点本3199页。

[46]《后汉书·韦玄成传)第四十三，卷七十三，中华书局标点本3116页。

[47]《汉书·地理志》第八下，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642页。

[48]《汉书·韦玄成传》第四十三，卷七十三，中华书局标点本3130页。

[49][60]《汉书·霍光传》第三十八，卷六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2948页。

[50]《汉书·元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51]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成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0期。

[5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䴢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

[5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燕下都16号墓车马坑》，(考古)1985年11期。

36

[55]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6期。

[56]黄展岳：《释“ 便房 ”》，《中国文物报》1993年6月20日3版。

[57][62]《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58]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咀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1期。

[59]《长沙成家湖两汉霄撰墓》，《文物》1979年3期。

[61]《吕氏春秋·孟冬纪》，《百子全书》2681页，岳麓书社。

[63]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形制分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

[64]高崇文：《西汉长沙王墓和南越王墓葬制初探》，《考古》1988年4期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省博物馆)

[责任编辑：张金栋]

苯并三氮唑(BTA)在铜器文物 缓蚀中的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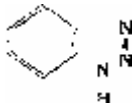
张 晓 峰 韩 雪 峰

[关键词] 苯并三氮唑气相缓蚀文物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苯并三氮唑在铜器文物气相缓蚀中的应用方法和缓蚀机理。
[中图分类号] G26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1—0483(2001)02-0098-03

我国的冶铜技术可追述到商周时代，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沉淀，铜器文物遍布地上地下，它对研究古代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化遗产。这些铜器文物，不论是传世品、馆藏品，还是出土文物，都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经受了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腐蚀，如不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这些珍品就会损其形、毁其貌，变为铜锈而灰飞烟灭。与一般铜制品的保护不同，铜器文物的保护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在进行保护时，下能改变和破坏其原貌，故电镀、油漆、涂油等方法不适应于铜器文物的保护：其欠，文物郁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已经受到了腐蚀，尤其是地下出土的铜器文物，受到土壤中化学物质的侵蚀，腐蚀程度更甚，其保护方法不同于洁净金属制品的保护；再者，文物出于展出的需要，不能长期包装封存。到目前为止，铜器文物的保护，应用最广泛的是气相缓蚀法，而苯并三氮唑是多种气相缓蚀剂中的佼佼者。

一、苯并三氮唑的缓蚀机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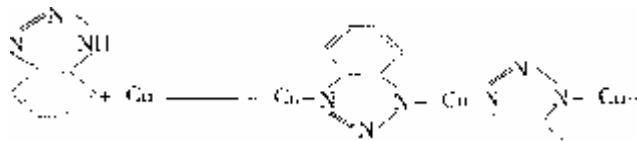
60年代，英国科学家提出苯并三氮唑可作为铜及其合金的气相缓蚀剂，90年代，我国专家成功地将其用于铁器文物的保护，从而使其应用范围从有色金属扩大到黑色金属。苯并三氮唑是一种有机氮杂环化合物，结构式为：



是一种白色或淡黄色针状结晶，无臭，熔点为98.5℃，在98~100℃时升华。在极性溶剂中易溶，其水溶液的PH=5.5~6.5，95%溶液的毒性为乙LD50=500mg/kg。

苯并三氮唑的缓蚀作用一般认为是吸附膜型机理，即苯并三氮唑先气化并溶解在铜表面的凝结水层中，随之与铜表面反应形成一种络合膜，其反应如下：

[作者简介] 张晓峰，女，1956年12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为河北廊坊市文物管理所馆员；韩雪峰，男，1955年12月出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为河北廊坊师范学院化学系副教授。邮编065000



此络合膜薄而致密，不溶于水。这样，一方面隔绝了与外界侵蚀性物质的作用，另一方面改变了金属表面的电荷状态和界面性质，使金属表面的能量状态趋于稳定化，从而起到缓蚀作用。由于渗透挥发作用，苯并三氮唑也可深入到锈层之中接触胎体，不但使原本锈层稳定，而且能防止进一步的锈蚀，所以也适用于铜器文物的带锈保护。

二、铜器文物的缓蚀处理

1．锈蚀物分析

铜锈分为无害锈和有害锈两种。无害锈较稳定，属于碱式碳酸铜或铜的氧化物，质地坚硬，聚集成层，呈现蓝、绿、黑、红等多种颜色，古色古香，颇具艺术观赏性。在防腐处理时。原则上保留其古雅锈斑。有害锈多为绿色粉末状的氯化物或腊状白到灰色的氯化亚铜盐，能使铜器的腐蚀不断扩展和死人，甚至蔓延到其它铜器，所以必须去除。锈蚀物成分可用化学定性分析或仪器分析方法确定，但前者简便易行，方法如下：

取锈层少许，用6M硝酸溶解，酸化，在通风下煮沸以除去干扰离子。冷却后，滴加5%硝酸数滴，如有氯化银沉淀出现，示含Cl，则为有害锈。

2．清洗

在防锈处理前，先将铜器清洗，除去泥沙和浮锈，尤其是随葬品，往往还受到尸体腐烂造成的有机物污染。清洗方法可视锈污情况采用化学方法与机械方法相结合，具体操作如下：

先用5%非离子洗涤剂清洗油污，再用六偏磷酸钠溶液涂敷或浸泡，以使紧附在铜器表面上的土锈疏松，再用竹刀小心剔除，反复操作，直到浮锈剔净为止。然后用冷热蒸馏水交替浸泡清洗至PH=7，晾干或在50～60 烘干。

3．去锈

有害锈和掩盖铜器花纹、铭文的无害锈需要去除。去锈的方法也是采用化学与机械的方法相结合，视锈的种类和去锈范围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具体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操份，本文不再赘述。

清洗和去锈是进行防锈处理前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它不但使器物显得整洁美观，更重要的是可防止锈蚀的扩展和更好地发挥气相缓蚀剂的防锈效果。

4．防锈处理

苯并三氮唑的使用可视被处理铜器体积和封存与否，灵活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1)溶液法

将苯并三氮唑溶解在有机溶剂(如乙醇、汽油)中，配成浓度为1～3%的溶液，浸渍或喷涂于铜器表面，当溶剂挥发后，即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防锈薄膜，一般有几个月的防护作用。

(2)粉末(或锭剂)法

将苯并三氮唑粉末撒布于被防护物上，也可装入纱布袋、纸袋内或压成锭剂分置于被防护物四周各处。视包装或展柜的严密程度使用量为50～100克，米3。随着药剂的挥发，吸附于器物表面起到缓蚀作用。如果密闭得好，防锈期长达数十年之久。

(3)纸载体法

本法是将气相缓蚀剂的水溶液涂浸于载体牛皮纸上。制成气相防锈纸，经过干燥后，再分置于器物的周围，涂布量约20～40克/米2，如果封存得当，防锈期可长达数年。

由于苯并三氮唑本身的PH值较低，对钢铁的保护是不利的，而一些佩刀等文物为钢铁和黄铜的组合件，为达到同时防锈的目的，需将苯并三氮唑和其它缓蚀剂复配，兹援引下列配方供参考：

99

表1 气相防锈纸配方示例		
原 料	配方 1(%)	配方 2(%)
苯并三氮唑	5	2
尿素	11	
亚硝酸钠	11	
苯甲酸单乙醇胺	22	
亚硝酸二异丙胺		5
水	余量	余量

配方1和2可加工成气相防锈纸，涂布量为5克／米²，在12．5厘米内对铜、铜合金、钢、铬有共同防锈作用。另外，国产06#和19#气相防锈纸对钢—铜组合件的防锈效果也很好。

(4)缓冲材料法
当采用粉末法或气相防锈纸法封存铜器文物时，往往要在容器内填充一些缓冲材料减震，这些缓冲材料在接触金属表面时，由于阻隔了气相缓蚀剂的蒸汽而引起锈蚀。因此，可用相应的缓蚀剂处理，使其本身也成为防锈材料。

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几种方法灵活组合使用，并注意配合使用干燥剂和适宜的内包装材料，以延长防锈期。

三、铜器文物的表面封护

露天存放或因展出而不能封存的文物，在用苯并三氮唑溶液法处理后，可进一步喷涂高分子聚合物进行表面封护，以防止缓蚀剂的挥发并进一步隔断金属与腐蚀环境的接触，延长防锈期。鉴于文物保护的特点，高分子材料应具备高透明度，防水，耐光照，抗寒热，既有强硬度，又有柔韧性，对金属粘着性好等特性。为加强缓蚀性，也可在高

表2 铜器文物的表面封护剂配方		
原料	理	用量[克]
苯并三氮座		
聚乙烯醇缩丁醛	3	
95%乙醇	100	

分子材料中添加相应的缓蚀剂。特别是苯并三氮唑本身也是一种紫外线吸收剂，可提高封护膜的耐光老化性。用于铜器封护的配方之一见表2：

将上述封护液喷涂在器物的表面，干燥后即成膜。封护后外观变化甚微，基本保持了文物原貌。

实践证明，苯并三氮唑用以铜和铜合金文物的防锈保护，操作简便，缓蚀效果显著，防锈期长。我们曾使用苯并三氮唑气相缓蚀剂处理了一批契丹古墓出土的“铜缕葬衣”、“鎏金铜面具”、“玉柄铜刀”等：文物，时隔二十年，没有发现明显再腐蚀的迹象。目前，随着防锈理论和技术的发展，苯并三氮唑经过改性已派生出一系列性能更加优越的衍生物，例双苯并三氮唑、硝基苯并三氮唑和烷基苯并三氮唑等。但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文物保护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和实践，以寻求性能更加优异的防锈手段和缓蚀剂，来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复旦大学、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CN1026017C，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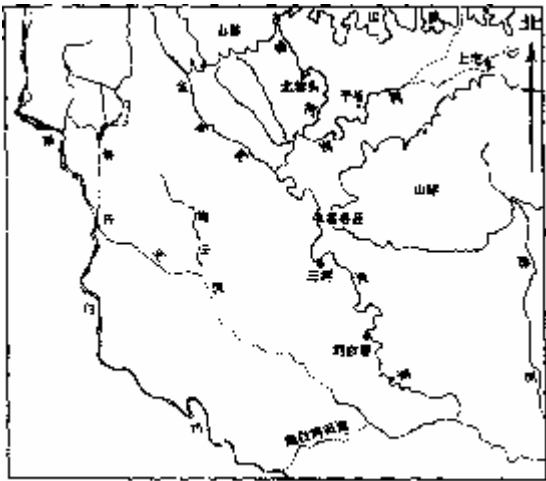
魏宝明主编：《盒墟腐蚀理论及应用》266—271页，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手册》110—11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试论上宅文化

刘化成

The Shangzhai Culture of Juhe T3ver ValIPs to the east of Beijing was named in 1989.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periodizations, cultural chat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uITound-ing areas and analvses its development and enviromental influences on it.

燕山南麓北京东部沟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以197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廊坊地区三河县孟各庄遗址 为开端，1984年—1987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平谷县上宅、北埝头 遗址的发掘为这一小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依据有特色的陶器器类将其命名为“上宅文化”，从而使人们对沟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1991年，廊坊市文物管理所发掘的三河县刘白塔遗址 为探索这一文化的晚期遗存提供了可能。(图一)随着这一特殊地理区域内新石器时代遗存的不断发现，对其文化属性，分期等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目前大体存在三种认识：一是将潮白河(蓟运)水系新石器遗存分为三段；二是将燕山南麓京、津、唐地区新石器遗存分为六组，分别属于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三是将沟河流域新石器遗存作为一支相对独立存在，发展的文化类型，分为三期四段 或五期。这些认识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沟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本文依据现已发表的材料，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试对这一区域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分期，自然地理环境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提出我们初步认识，以求教于关心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专家和同仁。



图一 上宅文化遗址分布位置图 (1:800000)

一、文化分期

燕山南麓北京东部沟河流域受全新世以来气候，河流变迁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不多，发表的资料有限，遗迹和遗物较少，不免给全面深入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不过上宅、孟各庄和刘白塔遗址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层位关系，同时陶器形态的排比、演变关系，基本能反映沟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脉络。我们将其分为四期，即以上宅遗址第8层，孟各庄遗址T11第3层、T12第3层，北埝头遗址F5、F9为代表的一期；以上宅

作者：刘化成，河北省廊坊市，065000，廊坊市文物管理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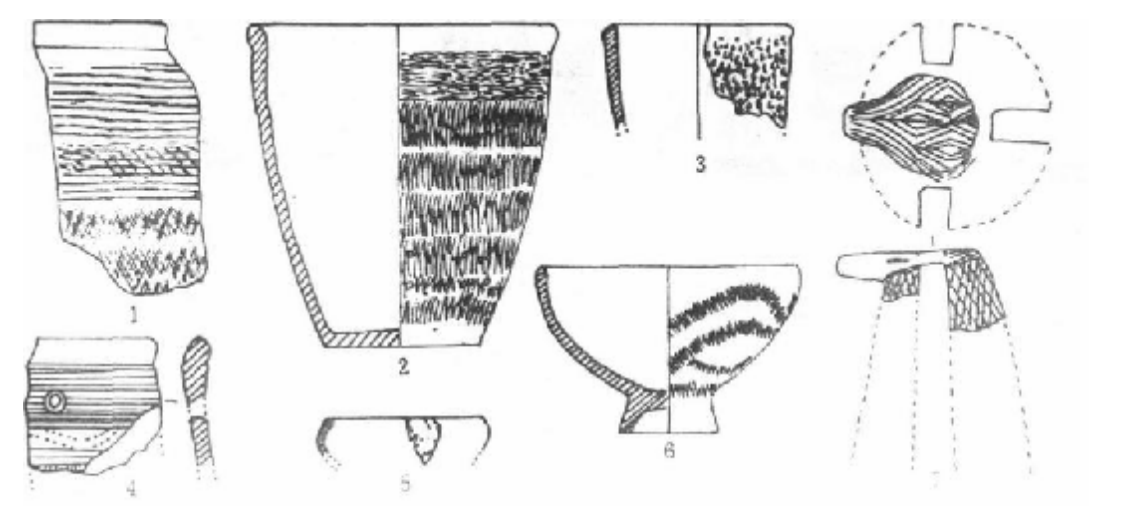
遗址第7、6层，孟各庄遗址F1、T1H2为代表的二期；以上宅遗址第5、4层，孟各庄遗址T4第2层，T1H1、T1H4为代表的三期；以刘白塔遗址、上宅第3层为代表的四期。

一期 本期陶器均为夹砂掺大量滑石粉陶，色泽不均匀，多呈红褐色，内壁呈黑色，多经抹压光滑、泥片贴筑成形、器类简单。深腹罐占绝大多数，敞口或微侈口，厚圆唇外叠，斜直腹或微斜弧腹，平底厚重，器表施满两种或三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饰，即唇下饰一条压印鳞纹带，腹部主体纹饰为纵向横排压印之字纹，或唇下施两条压印凹弦纹带，弦纹带之间施一匝麻点纹或点状波折纹等，腹部主体纹饰为压印交叉状网纹，以后一种纹饰居多。另一类罐为掺滑石粉浅灰色硬胎，方唇微外叠，直壁，底径与口径基本相同，形体方形，器表施满戳刺纹。圈足钵为敛口，厚圆唇，腹近圆，圈足较矮，内壁近呈弧状，腹壁施满规整清晰的纵向横排双股压印之字纹组成的~形纹。深腹钵为厚圆唇，敛口，器表饰篦纹。不见泥质陶，多平底器，不见圜底器和三足器，也不见其它装饰手法。(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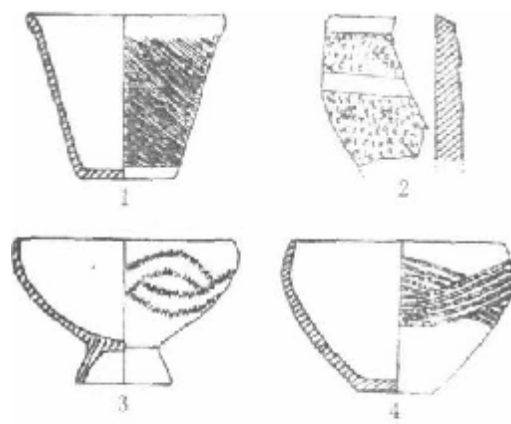
一期的房址以北埝头遗址F2为代表，半地穴式，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门道开在东面，室内仅南壁内侧一面有无秩序圆形柱洞，栽柱后填土经夯实，室内地面经简单烧烤以防潮湿，以深腹罐为灶并储存火种

二期 本期陶器绝大多数为夹砂掺滑石粉陶，出现极少的泥质陶，夹砂陶呈红褐色，少有灰褐色，有些器为内黑外红，器类无在变化，仍以深腹罐，钵类为主，另有碗，盂等，与一期相比深腹罐形制无大变化，但圆唇变薄外叠不甚明显，唇面显尖，器表仍施满纹饰，但由两种或三种纹样组成的分段式复合纹饰基本消失，多为单一的抹压条纹。掺滑石粉浅灰色硬胎罐为斜方唇，口微敛，直腹。圈足钵为敛口，圆尖唇，腹壁斜收弧曲，圈足增高，内壁显直，器表组成~形纹的纵向横排之字纹浅细草率，整体变窄集中于腹的中间部位；深腹钵为弧鼓腹，最大腹径在腹的中上部，小平底稍内凹，器表饰由篦点纹组成的方格纹。本期仍不见圜底器和三足器。有少量的细密篦点纹、划纹、素面磨光陶，不见彩陶、绳纹和篮纹等。(图三)

二期房址以孟各庄遗址F1为代表，平



图二 上宅一期文化陶器
1. 上宅 (T1307⑧:12) 2、6、7. 北埝头 (F5:1, F9:2, F6:14)
3、4、5. 孟各庄 (T12③:24, T12③:9, T13③:9)



图三 上宅二期文化陶器
1、3、4. 上宅 (T0409⑤:5、T0407⑤:1、T0607⑤:1)
2. 孟各庄 (H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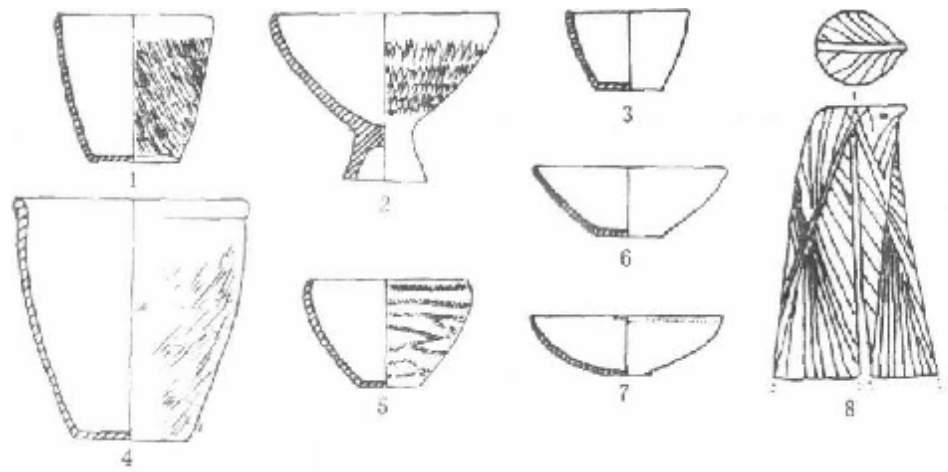
面略呈方形，半地穴式，门道开在南面，四壁对称栽，栽柱后原土回填，无特殊处理，柱紧贴半地穴墙壁或部分栽入墙壁内，直径10~40厘米，直径较粗的柱子多分布在南北两壁，室内地面撒细砂后再经烧烤，略呈方形的灶台凸出室内地面。

三期 陶器仍以夹砂掺滑石粉红褐陶为主，但夹细砂陶和泥质陶大幅度增加，器类增多，主要器形仍是深腹罐、钵类、另有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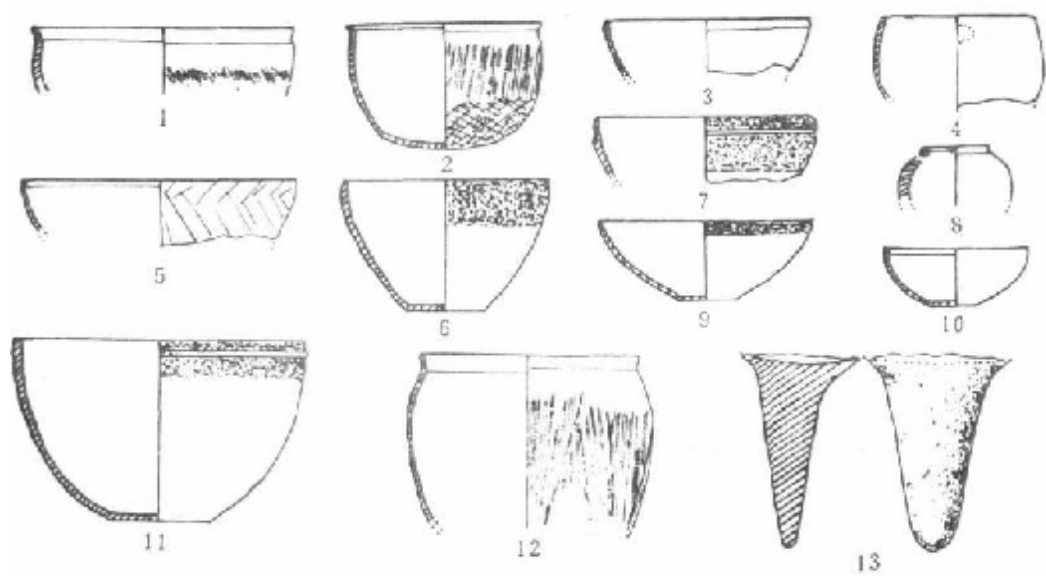
盆、盂等。泥质陶有碗、钵、杯等，均为手制 夹砂陶纹饰以细密的刮条纹、压划之字纹为主，划纹数量上升，另有篦点纹，不见复合纹饰和纵向横排压印之字纹组成的~形纹。与二期相比深腹罐的形态有所变化，外叠唇基本消失，微侈口，尖圆唇，微弧腹，通体饰单一的刮条纹，不见掺滑石粉浅灰色硬胎方形罐。圈足钵近直口，尖圆唇，腹壁斜直，圈足进一步增高，足壁斜直，器表施满不规整的纵向横排压划长之字纹。深腹钵为尖圆唇，最大腹径在唇下，器表饰篦点纹。泥质陶器有细泥红陶和红顶器，不见灰陶器。器形以钵为主，多尖唇浅弧腹，极少外叠唇，小平底微外凸，另有杯、勺等。(图四)

三期目前未发现房址。灰坑发现较多，均为弧壁锅底形浅坑。

四期 本期陶器陶质发生明显变化，以泥质陶为主，红顶器占突出地位，器形以钵、碗为主，另有盆、罐等，钵多为敛口圆唇或尖圆唇，倒勾唇、外叠唇较少，浅折腹或上折腹，小平底。浅腹碗多为敞口尖圆唇，弧腹。深腹碗多敛口圆唇，斜弧腹，均



图四 上宅三期文化陶器
1、2、5、6、7、8. 上宅 (T0709⑤:14、T0706⑤:1、T0406⑤:16、
T0307⑤:1、T0408⑤:8、T0606⑤:6) 3、4. 孟各庄 (F1:26、H4:1)



图五 上宅四期文化陶器
1. T1③:5 2. H1:2 3. T13③:9 4. H1:3 5. T3③:10 6. H1:13
7. T3③:30 8. T3③:26 9. 采:7 10. T3③:15 11. H1:5 12. 采:6 13. H1:9

为平底，器表多灰腹红顶，内壁绝大多数呈红色。盆、深腹碗，唇下常有一周凹弦纹或凸弦纹。罐多泥质红陶直口短颈圆鼓腹。夹砂陶降至从属地位，掺滑石粉陶消失，以红褐、黑褐陶为主，另有少量夹蚌褐陶，器壁较薄，器形有罐、盆、釜、碗、鼎等，未见圈足器。深腹罐为折沿尖唇或外翻缘尖唇，鼓腹，器表以施单一的划纹为主，少见刮条纹和其它纹饰。新出现的釜为敛口弧鼓腹圆底，器表施划纹和划纹组成的方格纹或戳刺点纹，鼎未见完整器，可能为釜形鼎，足呈扁舌状。夹砂、泥质陶中均以现带流、蜃(耳)附件痕迹。罐、钵等器局部经慢轮修整，仍不见彩陶、绳纹和篮纹。(图五)

四期目前虽未发现房址，但据刘白塔遗址灰坑出土的掺杂粟壳等物的遍平有齐边的红色烧结残块分析，可能已有涂瑾草、粟壳筋抹面的房屋建筑。

上述四期遗存代表了白河流域上宅文化的基本面貌。目前，上宅遗址发表的材料虽不够全面，但孟各庄、刘白塔遗址的材料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仍为其文化遗存的确

立提供了大体框架和基础。夹砂掺滑石粉陶、泥质陶陶系的变化，以深腹罐、圈足钵、平底钵等为化表的器形及纹饰的演变，反映出燕山南麓沟河流域上宅文化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陶质由一期的均为夹砂掺大量滑石粉褐陶，不见泥质陶，到掺滑石粉陶减少、消失，夹细砂陶增加，出现泥质陶，最后占全部陶器的绝大多数；制法由泥片贴筑成形到局部经慢轮修整；器类由简单的平底器深腹罐、圈足钵、平底钵，到除平底、圈足器外出现圆底器釜、三足器鼎和带流、蜃(耳)附件的器形，盆、碗、盂等器形大量出现。深腹罐由厚外叠圆唇到外叠唇变薄、消失的圆尖唇，再到短折沿尖唇或翻缘尖唇，由斜直腹到弧鼓腹；器表由施满压印凹弦纹、鳞纹、麻点状波折纹、短斜线闪叉纹、竖向横排压印之字纹等组成的分段复合纹饰，到施单一的抹压条纹、刮条纹、各类划纹。圈足钵由微敛口厚圆唇，圆腹，到敛口圆唇弧腹，再到近直口尖圆唇，斜弧腹，圈足逐渐增高，由弧曲到斜直，器表由施满一组双股规整的压印之 字纹组成的 ~ 形

纹，到施窄条状浅细草率的双股~形纹，再有无图案的纵向横排细长的压划之字纹，四期未发现此类器物。二期开始出现的泥质陶，王期明显增加，四期上升为主要陶系，器形除钵外，碗、盆、杯、罐等大量使用，多红顶器，次为泥质红陶，灰陶极少，钵、碗、盆多在唇下有一周凹弦纹或凸弦纹。

陶质的变化，器类的增多，贯穿始终的深腹罐、钵类等的演变，器表纹饰的变化反映出上宅文化自身发展的渐进性和连贯性，前三期反映的尤为突出。掺滑石粉浅灰色厚贯唇硬胎方形戳刺纹罐、圈足钵、深腹钵、鸟首形镂孔形器，抹压条纹、刮条纹、纵向横排压印之字纹组成的双股~形纹；多平底器，少圈足器，圜底、三足器不发达，无彩陶、绳纹和篮纹是上宅文化区别于燕山以北及唐山地区滦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主要特征。上宅文化年代范围在公元前5400~公元前4300年。

二、环境对上宅文化的影响

人类生产和生活都无法超越自然地理环境这一生存空间的制约，忽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就无法全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貌，尤其是远古时代人类认识、抗拒、利用自然的手段和能力上分有限，“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

京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东西走向连绵起伏的燕山山脉横亘在平原的北部。平原地貌一为靠近山麓倾斜的洪积平原和其南部低平的河流下游冲积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步降低，源自燕山山地的古潮河(鲍丘水)、白河(沽河)、洵河等流出山之后，陵蚀切割了晚更新世后期堆积的平原地表。进入全新世以后，受温暖湿润气候的影响，形成了高深的河谷和相当开阔的低河漫滩，温湿气候

带来的充沛降水，古潮河(鲍丘水)，自剖(沽河、洵河等河流在漫滩平地上反复改道，加之自成了以来京、津平原的主要河流经这里入海，河流散乱横流，地面低洼卑湿，绝大部分陆地被湖沼覆盖，可供古代人类从事简单农业生产的空间仅是地势较高的、土壤覆盖较厚、地面不受洪水威胁的山前狭窄的洪积及部分冲积平原。全新世以后的海侵虽未商接作用到这类平原上，但对生活在这类平原上的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必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据《三河县志》记载，刘白塔现海拔高度不足8米，“灵山以西早期有海水侵入”。处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下的上宅文化，北、东北面为燕山山脉和茂密的森林，东面古庚水、巨梁水等河流的改道泛滥，南面永定河、古潮河、白河下游众多汊流、大面积淀泊沼泽，西面温榆河、古潮河、白河及时分时合形成的湖沼，都成了上宅文化生存、发展和与周边地区占文化交流的天然屏障，甚至是难以逾越的自然地理障阻。

“不同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 and 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日寸代越早这种不同反映的程度越强烈，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对其生存的地理环境和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有一定的选择性：北京东部及附近地区山麓平原及河流冲积平原面积有限，气候、降水，地形，海侵等因素及众多河流在没有堤埝，没有固定河道的平原上随意摆动，彤成了湖沼遍地、杂草丛生的恶劣环境，供给人类生活的自然资料匮乏，远不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有着广阔肥沃的土壤和适宜原始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这是北京附近地区至今很难发现较大规模原始人类稳定生活遗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京津平原史前文化远不如太行山东麓北京西部保定地区发达的原因。所以上宅文化遗存应是一支北不越燕山，东不越蓟

运河，在潮白河以北、以东的相对独立生存发展的原始文化。即活动范围在东经116°4′~117°20′，北纬39°40′~40°10′之间。全新世晚期众多河流在这片狭小的平原上漫流改道，受牛仔环境、条件的支配，人类不断频繁迁徙及自然破坏因素是上宅文化遗存发现小多，且堆积不甚丰厚的主要原因。

三、上宅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上宅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阻滞了自身的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联系和交流，但这决不等于它是一支封闭的文化。有关古地理研究和考古发现表明，距今8000~6000年间的全新世中期，气候约与今天相似。较为稳定且适宜人类从事生产生活的气候，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孕育了黄河流域原始农业文化和西辽河流域草原细石器文化。两支强大的文化集团从南北两面在不同时期对上宅文化施加着不同的影响，见燕山南、北麓新石器时代遗存对照表。

燕山南、北麓新石器时代遗存对照表

燕山北麓	燕山南麓	
	洹河流域	滦河流域
兴隆洼文化早期		东寨文化遗存
兴隆洼文化中晚期	上宅一期文化	西寨一期文化遗存
赵宝沟文化	上宅二期文化	西寨二期文化
	上宅三期文化	遗存
红山文化	上宅四期文化	安新庄晚期遗存

古代华北平原受气候、地形、河流纷乱及海浸、黄河改道等作用，存在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洼淀，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北辛文化，夫汶口文化根本没有能力向北发展，也迫使仰韶文化只能沿太行山东麓一线较高的地势缓慢向北拓展势力，而平缓的燕山山脉河谷发育，出山口众多，西辽河流域的兴隆

洼文化^①。首先到达这里。兴隆洼文化和上宅一期文化均小见泥质陶，都以通身施满压印凹弦纹、各类点状纹、压印交叉状网纹、蛭向横排之字纹等组成的分段复合纹饰的外叠厚贺唇深腹底罐、钵等为丰要器类，不见圜底器、三足器。在纹饰风格、器类等方面都趋于一致。但两暂又存在一定的区别，兴隆洼文化以夹砂黄褐、灰褐陶为主，泥圈套披成形为主，上宅义化一期以夹砂掺大量滑石粉红褐陶为主，泥片贴筑成形、器形方面兴隆洼文化的深腹罐为敞口斜直腹，体瘦长，与上宅一期文化形体显矮胖的深腹罐形态不同。兴隆洼文化更不见掺滑石粉浅灰色硬胎方唇外叠的直壁方形罐和纵压横排之字纹组成的双股~形纹圈足钵。两者的房址虽均为半地穴式，但其形制、用柱、灶都不尽相同，表明两者不是同一文化系统。其间的共性表明同时期人类对生产生活的共同认识，或是一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接受了另一支文化的影响，也说明上宅一期文化在时间上与兴隆洼文化中、晚期相当，碳—14测定数据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兴隆洼中晚期6895±205B.P.^②，白音长汗遗址F13为6580±85B.P.^③，上宅遗址第8层为6580±100B.P.^④。证明上宅一期文化是兴隆洼中晚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的结果。上宅一期文化与外界联系的另一条通道是沿燕山南麓的山前高地向东，与唐山地区滦河流域的西寨一期文化^⑤接触，两者都以夹砂掺滑石粉红褐陶为主，西寨一期D型深腹罐(T15：5)，A型圈足钵(T13：8)与上宅文化一期北埝头遗址深腹罐(F5：1)、圈足钵(F9：2)的陶质、器形、纹饰完全相同，纵向横排之字纹在两支文化中均占较突出的位置，表明两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关系，是燕山南麓各有源头、各具特点、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上宅二、三期文化面貌在融合了兴隆洼文化中晚期因素的同时，发展形成了以夹砂

红褐陶为主，深腹罐、圈足钵、深腹钵、碗、盂、鸟首形镂孔器等为主要器类，抹压条纹、刮条纹、纵向横排压印之字纹或由其组成的双股~形纹为主要纹饰、半地穴对称栽柱的方形房址等为特征的自身文化主体。如前所述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周边文化接触甚少，仍仅限于西辽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²⁶、滦河流域唐山地区西寨二期文化²⁷，赵宝沟遗址、小山遗址²⁸个别陶器的刮条纹与孟各庄二期(上宅三期)相似。小山遗址式钵12²⁹：267与上宅三期红顶碗T0408：8基本相同，碳-14测定数据赵宝沟F6³⁰层为6200±85B.P.，小山遗址6170±85B.P.，上宅遗址T0707³¹层为6000±105B.P.，年代基本接近。但赵宝沟文化仍保持着以夹砂黄褐、灰褐陶为主的兴隆洼文化特色，不见夹砂掺滑石粉陶，上宅二、三期不见赵宝沟文化的尊形器、椭圆底罐、矮圈足圆腹罐等器形，赵宝沟文化也不见上宅二、三期文化的高圈足钵、深腹钵，即使共有的深腹罐在形体上也明显有别。纹饰方面上宅二、三期以抹压条纹、刮条纹、纵向横排压印之字纹或由其组成的双股~形纹为主，赵宝沟文化以压印几何纹为主，上宅二、三期文化根本不见赵宝沟文化类似地纹(琐印纹)和主纹为装饰手法的几何纹，赵宝沟文化也不见上宅二、三期文化的压印(划)之字纹或由其组成的~形纹。两者的房址在形制、用柱、灶台设置方面也明显不同。所以，上宅二、三期文化与赵宝沟文化是燕山南北同时期并行发展的两支新石器文化遗存，两者的接触可能发生在上宅文化三期，而且相当有限——同一期相比与燕山南麓唐山地区滦河流域的西寨二期³²在文化面貌上很难看出有相互接触交流的迹象，西寨二期遗物中泥质红顶器与上宅四期文化中某些器物风格近似，整体文化面貌受地理因素的影响，西寨二期文化更接近赵宝沟文化。同时上宅二期尤其是三期文化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³³、中原仰韶

文宅后岗类型³⁴均有泥质红顶器，上宅三期全由文化都有外叠唇碗、钵，这可理解为文化接触传播的结果，是否也可理解为原始烧陶工艺在不同文化区存在的某些共性。

上宅文化偏晚阶段开始受气温下降、气候温凉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平原的降雨量减少，河道基本稳定，湖淀沼泽面积缩小，滩地成陆面积扩大，主要是随着人类认识、适应自然能力的提高和交流环境条件的改善，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强大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与辽西发达的红山文化共同对这一小区域的故有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其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刘白塔遗址为代表的上宅四期文化虽然夹砂陶仍保持着以深腹罐为主，并延续传统的划纹、刮条纹等因素，但掺滑石粉陶、高圈足钵、深腹钵消失，夹砂陶降至从属地位，泥质陶占绝大多数，尤其是泥质“红顶器”最多，圈底器釜、三足器鼎、泥质陶盆、鼓腹罐等器形风格与北京西部拒马河流域镇江营³⁵、保定地区梁庄³⁶、陈村³⁷仰韶文化后岗类型近似。红山文化因素仅限于三期已出现的外叠唇、上折腹钵、碗，表明随着华北平原交通环境和人类交通条件的改善，中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对上宅四期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使其呈现出全新的文化面貌，自身特征远不如前三期突出。同为燕山南麓的唐山地区滦河流域安新庄遗址³⁸，依据理发表的材料，在器形、纹饰等方面也应有早期——赵宝沟文化和晚期——红山文化之分，安新庄晚期遗存中泥质红顶器的风格与上宅四期文化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年代也应大体相当，各自在形成过程中同时受到南北不同文化集团的影响，安新庄晚期受红山文化影响较大，上宅四期文化受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影响较大。

四、结 语

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下生存的上宅文化，

受生仔空间的限制很雄发展成为一支有相当分布范围、原始农业和原始手工业大规模发展、对周边文化产乍一定影响的文化集团，这就决定了它在尽可能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化因素。燕山山地虽出山口众多，但茂密的丛林、高深的河谷对缺乏交通工具并徒步往来的先民来说交往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困难很多。同时燕山以北这一时期发达的文化集团尚未发育成熟，所以，上宅一期文化中虽有兴降洼中晚期文化的因素，但不是主流，二、三期文化更难看出外来艾化的影响。夹砂掺滑石粉红褐陶深腹罐、掺滑石粉浅灰色硬胎厚方唇外叠的方体罐、高圈足钵、深腹钵、鸟首形镂孔器，抹压条纹，刮条纹、划纹、纵向横排压印(划)之字纹或由其组成的~形纹是这一文化的主体，前三期内在联系较为密切，是一支原始农耕与采集、渔猎经济共存的新石器文化，总的面貌属大的北方文化圈。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原原始农业文化和北方细石器文化不断发展壮大，这里成了南北两大文化接触、交流的地带，平原陆地的交通条件优越于山地，中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强劲北上改变了上宅文化自身发展的渐变节奏，这是上宅四期文化内涵发生显著变化。明显带有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特征的主要因素，也使自己迅速地融进了华夏文化的大潮。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廊坊地区文化局：《河北三河县孟各庄遗址》，《考古》1983年5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8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北埝头考古队：《北京市平谷北埝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发掘》，《文物》1989年8期。
廊坊市文物管理所、三河县文物管理所：《河北三

河县刘白塔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1995年8期。
孔哲生等：(河北境内仰韶时期遗存初探》，《史阿研究》1986年3—4期。
段宏振：《燕山南麓新石器时代文肥初论》，《北方文物》1995年1期
14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北京考古的新成果》，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4页。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90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
12 杨虎：《关于红山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1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村西县自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3年7期。
17161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迁西西寨遗址1981年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1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1987年6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西水泉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2期。
21 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99页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2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拒马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9年3期。
2324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安新县文化局、河北大学历史系：《河北安新县梁庄、留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
2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安新庄新石器遗址调查和试掘》，《考古学集刊》第4集
(责任编辑：方燕明)

雕塑在博物馆展陈中的应用

高小龙 张兆祥

展陈是博物馆三大功能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审美需求的提高、陈列主题的不断深化、陈列内容的丰富，博物馆展陈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及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已成为必然。在这一趋势和实践中，雕塑(含雕刻)的运用——由于其自身的优势如：硬质材料制成、三维艺术、鲜明的艺术个性、丰富的情感内含、强烈视觉效果等与展陈的艺术特性一致——走在其它艺术的前面。雕塑在博物馆展陈中的作用及如何运用这种艺术形式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也成为亟待研究探讨的课题。

一、雕塑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博物馆的陈列中，雕塑多被运用在博物馆的广场、门厅、序幕厅等地方，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场醒狮雕塑和序幕厅的浮雕众志成城、三星堆博物馆广场的超大青铜面具、中国革命博物馆序厅的血肉长城浮雕、平津战役纪念馆序厅走向胜利雕塑、中国印刷博物馆大厅的刻有前言的石雕书和毕升立像等，但是，博物馆陈列的设计者必须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概念：雕塑是博物馆陈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雕塑如同文物、图片、文字说明一样既是一种手段也是展陈内容之一，是展品所要表达的思想的补充和诠释、艺术手法的丰富和延伸；同时也传达着自身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价值。当文物及其它物化的艺术手法无法突出陈列的主题时，雕塑自然地被引入进来，而且，也有一些展览，雕塑已融入到其它展品之中，如(红岩魂)中小萝卜头的半身塑像，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古代

排版工人排版的雕塑、平津战役纪念馆的鱼水情深和前仆后继雕塑等。

二、雕塑在陈列中的作用

雕塑在博物馆陈列中的作用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陈列中的雕塑在内容上是其它展品的补充和延伸。但是，它不简单的、机械的表现内容，而是要起到画龙点睛、“点题”的作用。在首都博物馆基本陈列《北京历史文物陈列》中，序厅正面是一面大型浮雕，上面雕有北京猿人、长城、卢沟桥、天安门、曹雪芹等，力争表现出北京的历史脉络，把观众带人北京的历史长河中。浮雕“点出”北京历史之“题”。平津战役纪念馆序厅中央是铸铜像《走向胜利》，墙壁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手迹的浮雕蕴意为平津战役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打响的，雕像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领导人面含微笑阔步向前，蕴意为战役胜利和胜利进城，也反映了战役胜利这一展陈的主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展陈中有一间独立的平面呈圆形的展厅，进门两旁是各一组浮雕，内容为国共两党将士进行抗日战争的情景。在展厅中呈弧型陈列着刻有阵亡烈士姓名的石碑。按这样的陈列方式，大厅中心无疑成为展览的核心，是这座展厅的画龙点睛之处。由于多方面原因。这里陈列任何一件文物都起不到这一作用，可选文物也是有限的。只有雕塑，既能再现历史，又能超越历史。第一稿雕塑家汪碧波女士设计的是长明火。用永远燃烧的火焰象征烈士精神的永存。但是，这种手法在中外烈士纪念碑

中已大多采用，艺术个性不鲜明。最终的方案是“无名烈士雕像”：一名身受重伤即将牺牲的年轻战士匍伏在地上，手中仍紧紧握着带有刺刀的钢枪，钢枪直刺青天。这座雕像无疑将烈士们的那种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视死如归的精神表现出来。而且倒下的战士和直刺青天造成强烈的反差，使观众感觉到战士的躯体倒下了，可他的精神不死、魂还在，而这魂就是我们民族的魂。雕塑也成为整个展厅的“睛”和“魂”。

博物馆展陈设计者也常常采用雕塑手法在展陈中再现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情景，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展品，同时解决历史文物与现代化展室不协调、缺少历史氛围的难题。例如，四川大邑地主庄园的收租院泥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七三一部队“解剖活人”雕塑、周口店猿人遗址纪念馆的古猿人在原始森林中狩猎取火的雕塑、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中的南昌起义雕塑，都再现了历史场景，营造出特定的历史环境。使观众“身临其境”。雕塑这种艺术形式的运用，首先使展陈在艺术形式上更显活泼、丰满、更有情趣。尤其是历史文物陈列，如果仅是文物、文字说明、图片，无论展柜如何变化、创新，文字如何精美，图片如何逼真，由于展柜将文物与观众隔离，文字、图片都是二维的平面艺术，总难免使展览显得呆板、冷冰冰。而雕塑是用硬质材料创作的立体形象，可触摸，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可克服文物、图片的弱点，同时，文物并不是满足观众审美需求而创作的，且不能进行艺术加工。雕塑则是直接为参观展陈的观众的审美需求设计的，设计者可根据展陈总体艺术构思的需求，自由发挥。其次，雕塑是展陈空间设计的最佳结合点。博物馆展陈设计者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展室空间较大，展品体积较小，二者难于协调。展室中即使放许多展品、展柜，也使人感到空旷，还会让人感到零乱。这时，就需要有一件过渡的展品，放在特定的位置上，起过

渡作用、平衡空间。雕塑由于其体积、高度的可变，恰好担此重任。例如，湖北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曾举办的《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展室3间相通，面积104平方米，展线长50米。展览的设计者在展室开始之处陈列了一尊孙中山先生雕像，雕像后面是红、黄、蓝、白、黑五色立柱，立柱从地面一商顶到天花板。立柱将展室与陈列连为一体，仿佛是立柱支撑着屋顶，同时也将孙中山“顶天立地”、“中流砥柱”的寓意传达给观众。它作为孙中山像的衬景，既自然，又有透视感。

我们许多博物馆设计人员，常常抱怨建筑师设计的博物馆从外观造型到展室空间如何不好，不利于展陈设计。这是展陈设计者没有努力寻找一种艺术手段，将两者结合。事实上，雕塑是具备建筑艺术和展陈艺术的共性的一种艺术，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广场的大型青铜雕塑就起到了这种作用。雕塑的体量、风格、色彩及内在的韵律与博物馆建筑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平津战役纪念馆主体建筑是一个四方体中“镶嵌”一球体，馆前有一大型广场，广场中若没有构筑物必须显得十分空旷，可若构筑物体量较小或低于纪念馆，在视觉上必“淹没”于纪念馆主体建筑中，产生不了应有的艺术感染力。基于此雕塑家设计了一件高60米的不锈钢三棱刺刀雕塑，直刺云霄，与纪念馆主体建筑达到完美地结合。这件雕塑和广场两侧群雕、进口处的胜利门雕塑，共同创造出与展陈主题思想一致的思想内涵，并美化广场的环境。

三、展陈中应用雕塑艺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雕塑是一种艺术形式，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展陈中应用雕塑艺术。也应尊重其创作规律。

1 要切忌“直”与“白”的弊病。
所谓“直”就是过于直接反映历史、反映展览主题，没给观众思考、想像的空间。周

思来纪念馆是周恩来雕像，白求思纪念馆是白求恩雕像，中国印刷博物馆是毕置雕像，而且它们都坐落在博物馆(纪念馆)的门口，手法单一，低估了观众的审美能力，缺乏艺术感染力。相反，许多蕴意曲折、深刻的雕塑，确能震撼了观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门前的“醒狮”铜塑，大多数观众都明白它象征着抗日战争时期觉醒并起来抗争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它独特的艺术效果，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谓“白”就是雕塑本身缺乏较深的思想性和较强的个性，平淡无味，创作时只考虑了为展陈服务这一条。例如前面提到的首都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的浮雕，全是北京历史文物古迹和名人像的堆砌，整个浮雕中有人物达30余人，上至北京猿人，下至清朝平民，没有突出的“亮点”。曹雪芹被雕成一位神情呆板、手握书本、身着清末服装的老人，有明显的公式化、脸谱化、卢沟桥、北京的城门也都变形失真，不具有艺术魅力。再加上雕塑的材质较差，浮雕显得单薄、呆板、沉闷。

2. 展陈中的人物雕塑要有“感情”。

优秀的人物雕塑是有感情的，有作者的感情，有雕塑人物本身的感情。雕塑家罗丹曾指出，“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作者的灵魂”，人物雕像的肖似，“是灵魂的肖似”。我国博物馆展陈中人物雕塑运用得越来越普遍，但能做到达一点的较少。成功的如《红岩魂》中小萝卜头的雕塑，展陈中的文物是镣铐，血衣，遗书等让人心情沉重的物品，可小萝卜头却神情天真无邪，目光平直，面带微笑，使观众感觉到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他金子般的“童心”。在他脸上，看不到对敌人和死亡的恐惧。雕塑反映出小萝卜头应有的精神形象和作者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思想、另一个成功的人物雕塑是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无名烈士”雕像。据介绍，这座雕像最初设计制作时烈士的表情表现得较为痛苦，嘴角向下。寓意战士忍剧

痛战斗到最后一刻 但他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惋惜。雕塑师经过长时间的构思，又大胆地进行了修改，让烈士的嘴角向上，表情安祥，面带微笑。因为，战士是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这是他的心愿，他的头已贴近大地，他是将自己与大地母亲融为一体，而且他的枪未倒。修改后的雕塑具有更强的艺术震撼力，可让人从中体味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勇于献身、坚强不屈的可贵精神。

3. 展陈中的雕塑要具有典型性

“典型”这一概念最初产生于文学艺术中。所谓典型就是某一艺术品中的某一情节、某一环境、某一人物具有以下特征：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独创性、较高的审美价值，它(他)就具有典型性。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成功的范例，《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就是一典型环境，《基督山伯爵》中的基督山伯爵就是一典型人物，《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偷看《西厢记》的情节就是一典型情节。现在将“典型”这一概念引入博物馆展陈的雕塑创作中，是因为对于典型的创作要求同样适用于展陈中雕塑的创作要求。这方面我国许多博物馆也都有成功的范例。例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近代史陈列中的林则徐的雕像就非常成功。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事件，林则徐则是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为此展陈设计者独运匠心地将林则徐雕像确定在展陈标题的前面。雕像中林则徐身披迎风扬起的披风，双目平视前方，面部表情威严、肃穆。雕塑的材质为青铜。呈弧线的披风表现出一种“力度”，衬托出人物的威武。这一人物的雕塑在展陈中体现出了典型性：同样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序厅浮雕《血肉长城》的中心雕刻了一位背枪的年轻战士手中领着一年幼的孤儿的形象，也非常具有典型性。这一形象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的主流，也包含了前仆后继、勇上战场的寓意。当然，这两件作品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同样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组雕塑就

缺乏典型性。雕塑内容是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解剖室，几名日本军医正在解剖一名仍活着的中国平民。雕塑的风格是写实的，人物刻划的细致入微，被解剖的人体打开的内脏清晰可见。这组雕塑之所以不具有典型性，一是因为听史的真实不等同于艺术的真实；艺术是对现实的加工和提炼，而不是自然和义的流露。二是这组雕塑给人的感觉是恐怖可怕，反映的是人的兽性的一面和对人的存在的漠视，人只是战争的工具的试验品。雕塑在环境处理上也过份渲染了血淋淋的恐怖气氛，不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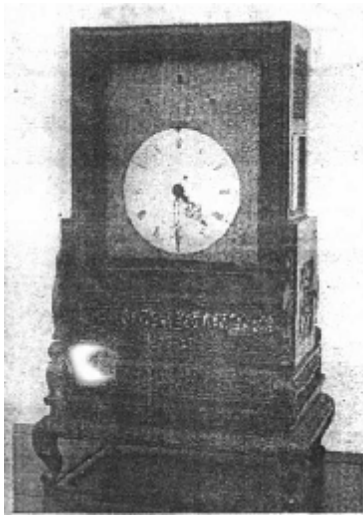
- 4．正确处理雕塑和其他展品的关系。
- 将雕塑这种艺术形式运用到展陈中，要把握好雕塑在内容和形式上所产生的效果的“度”。雕塑与其他展品在内容上应是互补关系，而且在文物展陈中，雕塑应是起补充和引导作用的，不能喧宾夺主。从审美效果上来讲，雕塑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应是：能使观众通过对雕塑的审美过程，能更加欣赏、理解展陈中的其他展品。对整个展陈的美学价值给予肯定。而不是欣赏雕塑后，对其他展品失去兴趣。雕塑应以其自身的艺术魅力，调动起观众对整个展陈的兴趣和好奇，这也是许多展陈在前言、序幕位置陈列雕塑的初衷。
- 5．处理好雕塑与博物馆的建筑、展室的比例关系。

雕塑和建筑都是三度(三维)艺术，但我国许多物馆展陈中雕塑与展室、建筑的比例关系较差，没有给观众一种较好的视觉效果 现存普遍现象是人物雕像体量较小、与高大的建筑、展室比例失调 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采用雕塑的背后衬托大型壁画的办法来过渡，位于天津的周恩来邓颖纪念馆序厅就比较成功的范例，博物馆序厅进门正前方是周恩来邓颖超双人白反大理石雕象，雕像后面是以蓝色为主色调的绘有大海、蓝人的壁画，壁画由地平直到屋顶，起到了很好的衬托和过渡作用，使雕像在高大的序厅内不仅不显得矮小，而且非常突出。

雕塑如何在博物馆展陈中成功运用是一门艺术，甚至是一门科学。要掌握好这门科学，一方丽需要展陈设计者尊重雕塑师，理解雕塑师，要给他们一个自由创作的空间，不能在完成展陈大纲后，让雕塑师按大纲要求机械地完成雕塑作品；另一方面，雕塑家在创作前要深入研究理解展陈的主题思想、整体艺术构思，掌握博物馆的外形、体量和展室的面积、高度及博物馆的周围环境，要有激情地去创作，要大胆地发挥自身的艺术个性。只有展陈设计者和雕塑师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才能创作出完美的展陈。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illegible]

釉，辰部露胎无釉，纽砂底。釉色白中微泛黄，施釉较厚，釉色中有细小的开片纹，深者为黄褐色，浅者为浅黄色。胎与釉烧结不甚紧密，局部有脱落现象。胎胎由上至下随之加厚，使重心下移，器物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瓶体由4组双凹线纹分隔为5层装饰带，肩部及近底部光素无纹，腹部主体纹样为3株折枝牡丹。腹下部饰两层线纹，一层为半圆形，一层为圆形。这类线纹图形虽比较简单，但经制瓷匠师巧妙组合，精心刻画，使图案排列严谨有序，因此格调不俗。线纹在瓷器装饰上的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经济财富的追求，也是当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和商品生产发达的具体表现。

这件梅瓶造型质朴，体态端庄，肩部圆浑丰满，呈上宽下窄状，修长秀美，有如亭亭玉立的美人一样，正如叶喆民先生借用东坡诗所形容“欲把梅瓶比西子，曲直刚柔总相宜”那样令人陶醉。

该瓶在器形制作和装饰技法方面直接受定窑影响，器形的外部轮廓线敦厚矫健，造型丰腴浑圆，刻画方珪简练明快，随心所欲，有一种粗犷不羁、自由奔放之感，它充分展示了辽代制瓷工艺的特殊风貌和水平，加以花纹流畅，格调淡雅盲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张鸿鹰 / 图）



4 鉴赏交流

白瓷刻花牡丹纹梅瓶

■ 河北 陈卓然

梅瓶也称“经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描述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及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白地黑花梅瓶器腹有“清沽美酒”与“醉乡酒海”的诗句。由此可知，梅瓶不仅用于贮酒，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仅考虑到贮酒容量，还注意到造型优美。

1983年香河县辽代墓葬出土一件白瓷梅瓶。高38厘米
口径2.6厘米，底径12.5厘米，小口 短束颈、丰肩，肩以下
内收，近底部外侈，浅圈足，胎质细腻苇润，通体施白色

5奇情雅趣



三河市新集东达屯出土陶器

· 陈卓然

东达屯村位于三河市新集镇 1998年5月,村民在村西南砖场取土时采集陶器4件,分别为钵、罐、盆、现简要介绍如下:

深腹盆 残,夹砂红褐陶 敞口,卷沿,颈部微束,贺唇不甚规整,腹壁微鼓,小平底。器表遍饰绳纹,有抹掉的绳纹痕迹。高12、口径22。5、底7。5厘米(照1)。与张家园遗址 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盆(T1 :5)、蓟县围坊二期 陶盆(T3 :20)形制相同。

深腹罐 残、夹砂红褐陶。敞口,圆唇,鼓腹,腹壁较深,平底。器表下半部饰细绳纹。高14。5、口径22。5、底径9。5厘米(照2)。

灰陶盆 残缺、夹砂灰陶。敞口,卷沿,圆唇,斜直腹,素面。高10。5、底径12厘米。

钵 较完整,夹砂红褐陶。口微敛,圆唇,曲腹,平底,素面。高10。5、口径18。5、底径10。5厘米(照3)。与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钵(T2 :14)形制相同。

上述陶器因属采集,无地层关系。
器类

简单,均为夹砂陶质,器表色泽不均匀,除素面外,仅见绳纹一种纹饰,深腹盆和肩部绳纹抹掉作法,与蓟县张家园等遗址的风格相同。陶器的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制作粗糙,在器形、纹饰方面也与张家园遗址、围坊二期文化有共同这处,时代也应大体相当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遗存,从制作工艺和器形观察,可能属墓葬和随葬品。

近年来,三河市西小汪、说诸葛店,香河县庆功台、八户等地均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此次东达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物的发现,为潮白河流域大坨头类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8期。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作者单位:廊坊市文物管理处)
[责任编辑:张金栋]

